

三月茶笋初肥，梅风未困。九月尊鲈正美，秫酒新香。胜客晴窗，出古人法书名画，焚香评赏，无过此时。

润州鹤林寺，有马素塔，唐人诗“因过竹院逢僧话”，即此地也。元章爱其松石沉秀，誓以来生为寺伽蓝，拥护名胜。公没时，鹤林伽蓝无故塌下，里人知公欲还宿愿于此。至今祀于寺之左偏。余谒之，乃袍笏像也。

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、《成都碑目》，元费著《器物谱》、《蜀锦谱》、《钱楮谱》、《岁华丽纪谱》，陆游及胡元质《牡丹谱》，洪迈《糖谱》，沈立《海棠纪》，皆载在《蜀志》，可读。修郡乘者，宜援以为法。

紫微夫人诰“仰和天真，俯按山源”。天真是两眉之角，山源是鼻下人中。两眉之角，是澈视之津梁。天真，是引灵之上房。

宋奉宸库玻琉毋一筐，初不知其美，诸璫分去。后燕之作百花香气，清都可爱，诏收集之。此大食国所献，即于阗古名也，今产不见志。

秦淮海云：予少时读书，一见辄能诵。暗疏之，亦不甚失。然负此自放，喜从滑稽饮酒者游，旬朔之间，把卷无几日。故虽有强记之力，而常废于不勤。此数年来，颇发愤自惩艾，悔前所为，而聪明衰耗，殆不如曩时十一二，每阅一事，必寻绎数终，掩卷茫然，辄复不省。故虽然有勤苦之劳，而常废于善忘。嗟夫！败慧业者，常此二物也。

涪翁绍圣四年八月后，自誓不复奕棋。

李白生于彰明县之青莲乡，故号青莲。司马公父，以大德五年守光州，而温公生，遂名光。

试剑石不独虎丘有之。武夷山六曲边，有控鹤仙人试剑石。又武昌县郭外西山，苏子瞻建九曲亭，其亭傍有孙权宫，亦有试剑石。山西亦有杨六郎试剑石。

范文正公家古镜，背具十二时，如博棋子。每至此时，则博棋中明如月，循环不休。又有市人蒋家十二钟，能应时自鸣。李雁山公、宋宗眉皆各见一炉，幕上有十二孔，应时出香。俱不可晓。

文征明，始名璧，征明其字也，后更以为名。昔文文山死宋，而其弟文璧，号文溪者，附元。公之改名，意或憎此。

王龟龄《龙行记》题名云：“永嘉王龟龄、少城周行可、海陵查元章，载酒来游。时冻雨初霁，风日清美，山谷明秀照人，道傍杂花盛开。篮舆徐行，应接不暇。寺有茶蘼，罗络松上如积雪。崇兰数百本，秀发岩石间。微风透香，所至芬都。东荣牡丹大丛，雨前已开，道人植盖护持，留以供客。饮罢纵

步泉上，瀹茗赋诗而归。乾道丙戌清明前四日。”

东坡云：“孔子、孟轲道同，而其言未必同。何以知之？以其言性知之。孔子之言，如珠走盘；孟轲之言，如珠着毡。”

袁白燕海叟墓，在吾乡郡城外，龟蛇庙之东。

《黄山谷集》二十八、二十九卷，皆评书法。

穆修有《琴笺》。

昆山白莲花寺，乃陆鲁望舍宅之所。后有祠堂像设，皆当时物。咸淳中，盛氏子醉游寺中，因仆其像于水，则满腹皆鲁望平生诗文亲稿也。

沉香，出真腊者为上，占城次之。

何仙姑，衡州人。晚年墨瘦，一衰媼耳。

至顺辛未二月，王用享携酒要集，与华阴杨庭镇、高安张质夫、莆阳陈众仲，观杏花于上东门外岱宗之祠宫。其花之主人董君宇定所植也，其多至千株矣。是日风气清美，飞英时至巾袖杯盎之上。众皆有诗，虞集为之记。和诗者周伯琦、揭傒斯、欧阳玄。余于石刻见之。

鲍信卿取蒙古及伟兀尔问答比譬之言为书，曰《选玉集》。凡其音韵之所自出，字画之所由通，毫厘之间，具有分别。南北人谓蒙古学，未有出信卿右者。

鲜于伯儿，以震余琴送赵文敏，是许旌阳手植桐所斫。

钱塘有水仙王庙，林和靖祠堂近之。东坡先生以为和靖清节映世，遂移神像配食水仙王云。山谷题水仙花用此事云：“钱塘昔闻水仙庙，荆州今见水仙花。暗香靓色撩诗句，宜在林逋处士家。”

伏羲氏尽地之制，凡天下山五千三百七十，居地五十六万四千五百六里，出水者八千里，受水者八千里。出铜之山四百五十七，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

。

先朝西域贡马，高九尺余，颈与身等，昂举若凤，京师多有画本。景泰末，西域进白马，高如之，颈亦类焉，后足胫节间有二距，毛中隐若鳞甲。松雪翁所图六蹄，此类也。

桑悦《客星亭记》云：“客星有曰周伯，曰老子，曰王蓬絮，曰国皇，曰温星。凡有所犯，无不灾凶。《后汉·天文志》：客星居周野，光武崩应之。于此不书，似因子陵而讳占也。且犯帝之变，刘聪遂亡，光武无应者，岂目前下贤一事，亦可弭其灾患欤？”

榜葛刺国，有衣黑白花彩紫帔，佩珊瑚、琥珀、缨络，系臂硝子、镯钏、歌舞侑酒者，曰根肖速鲁柰柰，盖优人也，能作百戏。以铁索系虎，行市中人家，解索坐虎于庭，裸而搏虎，虎怒交扑，仆虎数回乃已。乃或手没入虎喉

，虎亦不伤。戏已，仍系之，人家争以肉啖虎，劳戏者钱。

王元美公，以重九母忌，终身不登高。万历甲申，有闰九月，邀余登弇山园缥缈楼。是日大醉，殊觉有婆娑之致。

闫头陀缩龟，能于酷暑中坐竟日。出行，则小儿数十时随其后，辄令通身试摩以为快。或上下俱赤体趺坐，或入沸汤中浴，或索酒恣饮啖，不问贵贱必分及。顾独好余甚，盖先见于元美公及辰玉家，后又见之常州白家园。

陆平泉先生八十六时，手书邀余同眺白龙潭阁。行不支杖，上下楼笈如健少年。谓余云：“每夜欲睡，必走千步始寝，日以为常。”

莫廷韩有米海岳石，远望之其色玄，近视之其色澄碧。高约七八寸，长径尺。多峰峦洞壑，叩之声清越。虽天燥，苍润欲滴，下刻“云卿”二字。

殷无美有《酒志》十本，未刻。

宋杲与张侍郎书，云：“左右既得此禅柄，便可改头换面，用儒家语说向士大夫。”

万历间，恭顺侯香最良。

滇南宝井中一石，中官三百金得之，石中有玉苍蝇二头，羽鬣皆活，置几上能辟蝇。雁山季公滇宪副时事。又言为工曹郎董夏镇河工浚河，有鱼肠剑，剑柔可绕腰如带围，翁中丞得之。

滇中宁山有虎能飞，状如蝙蝠。蒙岫有蛇，见人自断。余甲午十月，王太原公出一兽皮，大不能二尺，如紫貂色，左右皆有肉翼，翼上有毛，疑即飞虎耳。

杨惠之以塑工妙天下，为八万四千手眼观音，不可措手，故作千手眼。今之作者，皆祖惠之。

张应韶吹铁笛，数里外闻之。后杨廉夫自号铁笛道人。笛在张仲仁处，闻其色有羽绿，损而多坎，吹之不能成声矣。廉夫草玄阁至今存。望仙桥阁署亦付之祝融，可惜。

管夫人出泖西小蒸，今其路尚名管道。

元美公有宋刻《两汉书》，皆大官板，长尺五许，后有《题文敏小像》，盖赵魏公物也。元美五百金买之，亦画一小像在其后。

赵文敏小像一轴，止半身。其面圆而俊伟，神观灿烂，世祖所谓神仙中人也。公有七言律诗题其上，后有“男雍重装”四字。友人刘无己家见之。

黄鹤山樵《铁网珊瑚官窑轴》，其画止散树三四株，四面界画之。界画外第一首诗，有“铁网珊瑚”起句者，故名。

吴孺子状如老猿，有木瘿炉及曲木几，光净如蜡。所至焚香扫地而坐，以诸物自随。瓶中花枝狼籍，则以散衾绸间卧之。能画山水，有黄鹤笔法，余有

其图书。露居三十年，真山泽之癯也。最爱一瓢，偶失之大哭，一时名士皆有《破瓢诗》。

于阗国贡使，每来必携一宝铛，往返如是。典客者视之，一铁铛耳。盖其来道涉流沙，逾三月程无薪水，独挹水而行。是铛者，投以水，顷之百，沸矣。用是不乏，故宝之。

岳坟桧树劈开，天顺时杭州郡丞马伟为之。

吴之诗，自唐皮陆唱和为一盛，再盛于元季。自王元俞、郑元祐、张天雨、龚子敬、陈子平、宋子虚、钱翼之、陈敬初、顾仲瑛辈，各出所长，以追匹古者。继而张仲简、杜彦正、王止仲、杨孟载、高季迪、宋仲温、徐幼文、陈惟寅、丁逊学、王汝器、释道衍辈，附和而起。故数诗之能，必指先屈于吴也。维时张来仪自江右来，与高、杨、徐相友善，名为大家，比唐之四杰。故老言，不唯文才之似，而其终亦不相远。眉川、盈庵令终如一。高太史存心无疵，而毙则同乎宾王。北郭虽溺海，仅全要领，而非首丘。张来仪窜岭表，寻召还，以对内政不协，恐祸及己，遽投龙江以没，又与照邻无异。

秘书乔中山云：“至元十年，自以束曹掾出使延安。道出鄜州，土人传有杜少陵骨在石中者，因往观之。石在州市，色青质蓝，树于道旁。中有人骨一具，跌坐若自生成者，与石俱化，以佩刀削之，真人骨也。”

秘阁有《古笑林》十卷。

《索隐家语》云：“言偃，吴人，仕鲁为武城宰。”今吴郡有言偃冢，《吴地记》云：“旁有监洗石，周回四丈，为梁太守萧正德将去，莫知所在。”

文太史家有《墨竹笔铭》，耐辱居士撰，王局散吏书：咸通三年，余登进士，叨职史馆。适有客自山西来者，馈余以墨竹一本。本长二尺许，如指大，本纯黑色，叶玄碧，节二，萧疏森秀，郁郁峥峥。余甚爱之。越戊戌，余归中条山。自后召拜礼部员外郎，迁知制诰，寻以中书舍人拜礼、户二侍，岁月长迈，无日不与竹对。昭宗播迁，余以密迹乘舆奔走，弗暇及竹，遂毁。余恋恋不忍舍，因命从事，断笔成千，配以毛颖。醉涂醒抹，颇知人意，复与余游研席者二十余年。今为梁庚寅，余年八十有二矣。余变耄昏，不时作书，笔忽蠹。余忆由咸通中至播荡日，几四十年，而竹之隆替判然。其生也，以时蒙雨露洗洒之恩，人工栽培之力；其没也，以涸涸不遂生意。及断笔后，虽日涉翰墨风流间，而本性已枯，虽生亦死矣。其蠹，可伤哉！亦固然也。嗟！嗟！运数岂独竹然。余岂复忍弃之，乃瘞于休休亭之西池上，并系之铭。铭曰：“君子者姿，改节者岂其之蛊。蹇者易行，藏者惟其时，人亦尔也，于物奚疑。”

高贲亨作《东湖樵夫传》，先伯父南郭翁尝曰：革除间，有樵夫鬻薪东湖之上。人曰：“燕王为天子矣。”樵夫曰：“信乎？”遂投水而死。吾闻诸故

老，姓名无传焉。賁亨藏诸怀久矣，虑其忘也，为之传。呜呼！樵夫，其采薇之徒与，死于樵可以愧夫不死于官者矣。革除之变，吾台死义者凡四人，樵夫无名焉，而其事传。其不传者，又未可知也。传不传，樵夫无与焉。故曰：采薇之徒也。

严幼芳，天台营妓，赋红白桃花，调如梦令，云：“道是梨花不是，道是杏花不是。白白与红红，别是东风情味。曾记，曾记，人在武陵微醉。”此女不特夭韵韶秀，即其不肯证唐仲友一事，至今侠骨犹香，宜其彻阜陵之听也。

文太史得古端砚，锐首丰下，形如覆盆，面缕五星聚奎及蓬莱三岛，左右蟠双螭，剖其背令虚，镌东坡制铭：“一龟横出，作鼃鼃状。文镂精致，不知何时物也。”因命为五星砚。

康德涵云：“往岁奔丧西归，见刘少师健于洛阳里第。留入卧内，微揭帷帐示之。双瞳炯然，童颜黑发，自帷中语云：‘往岁陈繡编修借来俞琰参同，是汝批朱的，却是我几被此书误了。’既而相对，则又更一老翁也，大声曰：“吾眼目已昏，闷闷见人，休胡说。’”德涵以为仙云。

张可观与吴仲圭游，故其笔力古劲，无俗弱之气。尝徙居华亭，再徙嘉兴，还寓长洲之周庄，卒。

慧远禅师退隐硖石山，著《涅槃经》成，掷其笔曰：“若疏义契理，笔当驻空。”已而果然。后人名掷笔堂。

张长公仲颐，号雨怀，生而美丰仪，修髯白皙。绝意进取，托酒德以隐。家善造名酒，岁得百石，尽置床头，日引客高饮。所居扫地焚香，图史左右，窗扉闲敞，几榻明净，不着一尘。虽芜秽半亩，颓败数楹，一经辟荆，往往精雅，都如新构。人以似伟左司、王右丞之间。莫云卿为铭，而余为之赞，曰：“佛不必礼，金粟而斋戒有余；仙不必礼，玉晨而清虚有余。游不必裹五岳之粮，而坐啸者有城隅之修竹古庐；文不必发二酉之秘，而手勘者有先世之断简残书。口不必挂是非，交不必择贤愚，而一杯之酒，足以入混沌之门户，窥醉乡之藩篱。呜呼，噫嘻！吾不知其为谁，疑所谓今之贫孟尝，古之富伯夷。”

隋高祖幸并州，宴秦孝王及王子相，帝为四言诗，曰：“红颜讵几，玉貌须臾。一朝花落，白发难除。明年后岁，谁有谁无。”明年而子相卒，十八年而秦孝王薨。

钟离翁诗，宋溧阳斗子坐盗米，估籍，得草书，题云：“庚申岁书。”其名权，花押如一剑状。

空桑，伊尹所生之地。又里许，即伊尹墓地，名三家。次过范郎庙，庙塑孟姜女偶坐，配享者乃蒙恬将军也。

七十二贤中，秦非，大中祥符时，鲁封华亭侯。

黄彝《字说》：酒溺人，故六彝皆以舟为足。

宋高宗手书龙王敕，向在三塔寺，寺僧信大源质项子京家。

高宗书《养生论》，姚侍郎物也，质吴伯度家。

杜康泉，在舜祠东庑下，世传杜康用斯泉酿酒。或以扬子江水成惠山泉，称之一升重二十四铢，是泉二十三铢。

曹州东有雷泽，《山海经》云：“泽中有雷神，龙身而人颊，鼓其腹则雷，故名曰雷夏。”《史记》：“舜渔于雷泽，”即此。今涸。

洪崖跨白驴，曰雪精。今树上至今有雪精遗迹，其诗云：“下调无人采，高心又被嗔。不知时俗意，教我若为人。”

玉真先生云：“阳气为雷，阴气为霆。雷有声，霆无声。雷性善，霆性恶。雷好生，霆主杀。”

严子陵娶梅福季女，生子茂，茂生隆，隆生卓，子陵年八十终。

汉兴，有纸代简，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，而左子邑尤得其妙。

颜杲卿墓，在曲阜县旧鲁城内颜之推墓内。颜真卿墓，在杲卿墓左。

赵承旨手迹一启，颇得老农风味，其略云：“孟俯前得书，发至农具，又田园丈尺，及稻杷旧椽竹，皆已收。今欲新竹椽五六十条为用，可折西边江南竹并斑竹，择恰好者斫五六十竿。余旧椽竹，疾发来。”

陈履常为博士，言者谓在官常越境出见苏轼，改教授颍州。张文潜在颖，闻苏轼讣，为举哀行服，言者以为言，遂贬房州别驾，安置于黄。出本传。

山谷移监德平镇，过泗洲僧伽塔，作发愿文，戒酒色肉，但朝粥午饭如浮屠法。

李于鳞白雪楼，元美公言其上于鳞读书，其下甚秽可笑。乃平生极爱蔡姬，蔡姬必侍太夫人匕箸。一日姬手制小食进之，太夫人不下食。于鳞目摄蔡姬，叱令啖尽。姬即时跪而谢无状，于鳞稍解。

王唤为屋四合，各植花石，随时之宜，春海棠，夏湖石，秋芙蓉，冬梅，名四照亭。庆元中，赵公喜会客，问名亭所自。铜陵主簿姚行简对曰：“《山海经》云：招摇之上，其花四照。《华严经》云：无量宝树，普庄华严，焰成轮光四照。又云：光云四照常圆满。今亭四面见花，故以此名。”赵称赏，赠遗甚厚。

吴惟信寓白鹤村，糜先生登诸父也。一日相遇，叩所作，惟信诵一绝云：“白发伤春又一年，闲将心事卜金钱。梨花瘦尽东风软，商略平生到杜鹃。”糜不觉下拜，曰：“天才也。老夫每欲效颦，则汉高祖、唐太宗追逐，不少置矣。”盖前辈服善如此。

武林地有号园前者，宋画院故址也。

山谷云：“阴阳家谓克己者为官，既已从仕，则受制于官，不得悉如意也。”

云桑茶，琅琊山出，茶类桑叶而小，山僧焙而藏之，其味甚清。

古今雪诗甚多，独中峰老衲一偈云：“冻云四合雪漫漫，谁解当机作水看。只为眼中花未瞥，启窗犹看玉琅玕。”

华尚古，名理，字汝德，无锡人。有尚古楼，凡冠履盘盂几榻，悉拟制古人。尤好古法书、名画、鼎彝之属，悬购益勤，能推别真贋美恶，故所蓄皆不下乙品。时吴有沈周先生，号能鉴古。尚古时时载小舟从沈周先生游，互出所藏，相与评鹭，或累旬不返。成化、弘治间，东南好古博雅之士称沈先生，而尚古其次焉。见衡山作墓志。

元士大夫以乐府鸣者，奇巧莫如关汉卿、庾吉甫、杨淡斋、卢疏斋，豪爽则有如冯海粟、滕玉霄，酝籍则有如贯酸斋、马昂父。

管辂云：“眼有方睛，多寿之相。陶隐居末年，其眼有时而方。”

赵仲光，号西斋，晚居吴中。与昆山顾仲瑛交，仲瑛称其风流文雅，有王孙风度，而无纨绮故习。文敏三子，长亮，次即仲穆，仲光其季也。

《韩昌黎外集》五卷，文缓而衍，不类昌黎笔。赵台卿言：“孟子又有《外书》四篇，后世依仿而托之者。”

文博士寿口云：“在长安时，过顾舍人汝由研山斋，见其窗明几净，折松枝梅花作供，凿玉河冰烹茗啜之。又新得鳧鼎奇古，目所未见，炙内府龙涎香。恍然如在世外，不复知有京华尘土。”

茅山乾元观姜麻子，阎蓬头弟子也。黑夜初衲，从扬州乞烂桃核数石，空山月明中种之，不避豺虎。自茶庵至观中，有桃花五里余。

杨铁崖云：“吾未七十休官，在九峰三泖间殆偃二十年，优游光景，过于乐天。有李五峰、张句曲、周易痴、钱思复，为倡和友。桃叶柳枝，琼花翠羽，为歌歛伎。第池台花月，主者乏晋公耳。然东诸侯如李越州、张吴兴、韩松江、钟海盐、口伎高燕，余未尝不居其右席，则池台主者未尝乏也。风日好时，驾春水宅，[先生舫名]。赴吴越间，好事者招致，效昔水人仙舫故事，荡漾湖光鸟翠，望之呼铁龙仙伯，顾未知香山老人有此无也。”客有小海生，贺公为江山风月福人，且貌公老像，以八字字之，又赋诗其上，曰：“二十四考中书令，二百六字太师衔。不如八字神仙福，风月湖山一担担。”

铁冠道人张中，高皇帝祭山川百神于覆舟山下，问中曰：“此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吉。天马两重，似拜似舞。”祀毕，上欲还，马忽人立作舞状，已而俯若拜。是日中原贄名马，果符两重之名。中狷介，寡与人言。其人类

佯狂玩世者，与之语，稍涉伦理，辄乱以他言，竟莫测其故。

卷二

唐人酒令，有《钓鳌图》一卷，刻木为鳌鱼，沉水中钓之，以行劝罚。

宛丘赵期颐，以书名世，得之吾衍者为多。衍所著书，有《尚书要略》、《听玄造化集》、《九歌谱》、《十二月乐辞谱》、《重正卦气》、《楚史檣杌》、《晋文春秋》、《道书》、《授神契》、《说文续解》、《石鼓咀》、《楚文闲释》、《闲中编》、《竹素山房诗》。

花光长老不特写梅，兼长山水，曾为王翼写湘山树及橘州图。其石门诸跋，上尚多也。

杜少陵自成都来夔门，欲下三峡，达荆襄，以向洛阳，渐图北归。始至暂寓白帝，既而复迁瀼西，后徙居东屯。东屯稻田水畦，延袤百顷，于是卜居。今有杜工部草堂。

黄长睿遭会稽公之丧，广读佛书，恍若有悟，遂笃好之，尝作《西方净土发愿记》。将殆之夕，沐浴易衣，西向念佛而逝。

虞集尝自称曰：“执笔唯凭于手熟，为文每事于口占。”

王辟之《澠水燕谈》云：“景祐时，姜遵奉太后意，悉取长安碑石为塔材。”按《水经》，洛阳天渊池中，有魏文帝九花楼殿基，悉是洛中故碑累之。闻父老言，今南京街中，亦半是六朝旧碑也。

杨铁崖云：“往年与大痴道人扁舟东西泖间，或乘兴涉海，抵小金山。道人出所制小铁笛，令余吹《洞庭曲》，道人自歌《小海》和之，不知风作水横，舟楫挥舞，鱼龙悲啸也。道人已仙去，余犹堕风尘瀕洞中，便若此境，与世相隔。今将尽弃人间事，追游洞庭耳。”

青元真人注《度人经》云：“三界之上，四种民天，多是历代圣君贤臣居之。如浩劫交周，鸿蒙开辟，此诸天人降生人间。元祐奸党碑诸名贤，多是星宿，晦庵亦自是武夷洞天神仙出来。”

吴中钱孔周，所与游唐伯虎、徐昌国、汤子重、王履约、履吉、文征仲。室庐靓深，嘉禾秀野。性喜蓄书，每并金悬购，故所积甚富。山经地志、稗官小说，无所不有。遇有所得，随手割记，积数巨帙。文先生极重之，写《赠碧梧高士图》。

沈云鸿，字维时，石田之子也。性特好古，器物书画，遇名品，摩抚谛玩，喜见颜色，往往倾橐购之。菑畲所入，足以资是。缥囊湘帙，烂然充室。而裘藏惟谨，对客手自展列，不欲一示非人。至寻核岁月，甄品精驳，历历有据依。江南赏凿家咸推之。又喜积书，仇勘勤剧，曰：“后人视，非货财，必不易散。万一能读，则吾所遗厚矣。”公先石田而卒。

冯给事有偈云：“公事之余喜坐禅，未尝行胁对床眠。虽然现出宰官相，长老之名四海传。”

严光，本新野人，避乱会稽。《任延传》云：“天下新定，道路未通。避乱南江者，皆未还中土，会稽颇称多士。”延为会稽都尉，如董子仪、严子陵，皆待以师友之礼。以此证之，子陵非会稽人明矣，范晔失于检考耳。

米颠《捕蝗帖》云：“鲁君素谤芾者，与薛至亲，一体加毁。幸天恩旷荡，尽赖恩庇。及此愧惕。”又《云林帖》云：“友生倪瓚上公武先生，比承专寄《瘞鹤铭跋尾辨证》，深见远怀。小楷宽绰而遒媚，尤得唐人风格。敬叹，敬叹！命写鄙作，谨书上，求教益。比来想惟尊履康裕。正月中为醉客捶骂，不肖亦醉，颓然如土木偶，人不屑也，人所能共知闻。乃反兴谤于云门翁，谓讥议其诗文字画。况云门学皆造极，其艰虞中又留遇仆不薄，仆果尔，人耶？兽耶？闻云门中不无少动，是不可晓也。四日瓚启。”此迹在携里包仪甫家。公又有《次韵答友人诗》：“吹竽岂为求齐好，在楚何妨自越吟。醉人捶骂吾何恤，且复清尊与子斟。”其诗，疑一时作也。不知捶骂者何人，二公想皆以颠迂得罪。

山阳县城都北二十里，父老犹谓嵇康竹林地，以时有遗竹也。

史，沐猴而冠。沐猴，猴名，出罽宾国。见《汉书》。

“憨憨无役老人怀，春日烘门宴始开。游衍太平初试杖，安排乐事且拈杯。世情花党富家发，公道燕均贫户来。识字不多强不识，小轩聊与物追陪。余今年六十，凡事举在灰念中，但醉吟兀坐，饮饫终日，以享太平而已，故赋此诗。沈周书。”公六十，为癸卯。

滕用亨待诏，善鉴古器。尝侍上阅画卷，众目为赵千里，用亨顿首言：“笔意类王晋卿。”及终卷，果有驸马都尉王旉名。

石田，好竹者也。辟水南隙地，因字其中。将以千本环植之，然未易卒致。作《化竹疏》，皆四六文。

钱唐女士有曹雪斋氏，以才諝称于人。尝持所著诗文，介其师丘公，自陈幼获见于酸斋贯公、恕斋班公，而犹未及谒廉夫先生。复偕乳母氏访之洞庭、太湖间，为歌诗鼓琴，以写山川荒落之悲，引《关雎》、《雉朝》、《琴操》，以和白雪之章。廉夫大赏，叙其《曹氏弦歌集》。

菌蕈有一种，食之，令人得干笑疾。士人戏呼为笑矣乎。《青莲集》亦有《笑矣乎》一篇，断然伪作。

《列仙传》云：“盗道无师，有翅不飞。”

蜀人黄制参，有大年，且九十。作书抚州，求《荆公集》，云：“人虽误国，文则传世。”

“春光入水到底碧，野色随人是处同。不必殷勤频借问，妾家只住杏花东。”侯诚叔《西池春游》，记妇人诗也。

中峰禅师，闻郑所南思肖名，偶会于孝子梅应发家。一见，各默不语。坐久之，本忽云：“所南何不说法？”思肖曰：“两眼对两眼，无法可说。”及别去，本又云：“博学老子。”思肖即曰：“世法和尚。”赵孟頫才名重当世，思肖恶其宗室而受元聘，遂与之绝。孟頫数往候之，终不得见，叹息而去。无何，化其所居，得钱则周人之急。田亦舍诸刹，唯余数亩为衣食资。仍谓佃客曰：“我死，则汝主之。”盖不以为家矣。自是，无定迹，吴之名山、禅室、道宫，无不遍历，多寓城之万寿、觉报二刹。疾亟时，嘱其友唐东屿曰：“思肖死矣，烦为书一位牌，当云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。”语讫而绝，年七十有八。盖其意谓不能死国与无后也。自赞像曰：“不忠可诛，不孝可斩。可悬此头于洪洪荒荒之表，以为不忠不孝之榜样。”宋社既墟，适意缁黄，自称山外野人。尝著《大无工十空经》一卷，空字去工字而加十，宋字也，寓为大宋经。造语奇涩如庾词，莫可晓。自题其后云：“臣思肖呕三斗血，方能书此。后有巨眼识之。”又著《释氏施食心法》一卷、《太极祭炼》一卷、《谬余集》一卷、《文集》一卷、《自叙一百二十图诗》一卷。思肖母楼氏，宋侍从钥之族妹，为比丘尼，名普西，受业于饮马桥南宝林尼寺。

杜绶，号云林。黄老睿，亦号云林子。倪云林，又尝号云幻霞。

沈清友，女子也，《咏渔父》云：“起家红蓼岸，传世绿蓑衣。”

端州下岩石，干则灰苍色，湿则青紫色。岩两口通为一穴，大穴取研所自入，小穴泉水所自出。岩北壁水浸，莫测浅深，工不能采，往往于石屑中得之。然是泉生石中，非石在泉中也。泉珠散落，如雨不绝。

晏子城，安吉西北二十里。《吴地志》云：“晏子娶吴王女，筑城于此。”至今耕者得黄金，状如菱角，中有齐字，名晏子金。

苏东坡有《研铭》手迹：“或谓居士：‘吾当往端溪，可为公购砚。’居士曰：‘吾两手，其一解写字，而有三砚，何以多为？’曰：‘以备损坏。’居士曰：‘吾手或先砚坏。’曰：‘真手不坏。’居士曰：‘真砚不损。’绍圣二年腊月七日。”

可观法师，字宜翁，华亭戚氏子。一日闻举唱，曰：“般若寂寥。”忽有悟，云：“如服一杯降气汤。”魏杞镇郡请主北禅，适当九日，上座云：“胸中一片灰已冷，头上千茎雪未消。老步只宜平地去，不知何事又登高。”魏公击节赏叹。有《圆觉手鉴行庵录》。

平泉陆宫保，自题其像，留于诸寺作供。“岂有文章置集贤，也无勋业到凌烟。只应画作老居士，留与香山结净缘。”

顾况丧一子，年十七，其子游魂恍惚如梦，不离其家。顾悲伤不已，因作诗哭之：“老人苦丧子，日暮泣成血。老人年七十，不作多时别。”其子听之，因自誓曰：“若有轮回，当再为顾家子。”顾果复生一子，至七岁不能言，其兄戏批之，忽曰：“我是尔兄，何故批我？”一家惊异。随叙平生事，历历不误。乃知羊叔子事非怪。其子，即非熊也。

唐孙处立，尝恨天下无书，以广新闻。王右军《十七帖》，每问蜀中古迹，云为欲广异闻。大抵闻见新，是古人第一乐。

蜀僧湛然，注《楞严》及《易》，皆有名理。与余同坐顾光禄熙园桥上，指柳枝云：“此物何以易生？盖柳星在二十八宿中，寄根于天，故栽之辄活。”

虞世和甫，名士，善医。公卿争邀致，而性不可驯狎，往往尤忽权贵，所得赂旋以施贫者。最爱黄庭坚，常言：“黄孝于亲，吾爱重之。”每得佳墨、精楮、奇玩，必归鲁直。

裴休相公，法门中龙象也。歿后作于阗王，于阗一小国耳。当懿昭际，不闻有所兴阐佛法也。此公未见黄蘗圭峰，未谈般若，不妨作相作节度。既见而既谈之，使天下归以龙象，而奈何作相作节度，富贵如故也？于阗之报，业报也，非福报也。[王弼州云]

僧齐己《听琴诗》云：“万物都寂寂，堪闻弹正声。人心尽如此，天下自和平。”余极喜诵之。同时，徐东野有诗云：“我唐有僧号齐己，未出家时宰相器。爰见梦中逢武丁，毁形自学无生理。”

李献吉云：“道理一横一直尔，十字是也。数尽十，理亦尽之矣。王字真草篆隶不变，挺三才而独立也。变之，非王也。”

金张秦娥者，颇能小诗。其赋远山，云：“秋水一抹碧，残霞几缕红。水穷霞尽处，隐隐两三峰。”其后流落，刘昂赠诗云：“远山句好画难成，柳眼才多总是情。今日衰颜人不识，倚炉空听煮茶声。”又云：“二顷山田半欲无，子孙零落一身孤。寒窗昨夜萧萧雨，红日花梢人梦无。”秦娥为之泣下。

宋周鲁《秋塘图》一卷，元皇姊太长公主所藏，前有皇姊图书印记，后有集贤、翰林诸词臣奉皇姊教旨所题，自太学士赵世延、王约而下，凡十六人。时邓文原、袁伯长俱为直学士，李洞以翰林待制居京师，为监修国史，实至治三年也。元运方隆，皇姊雅尚文学，一时名公巨儒，以文章、翰墨宠遇当世，其盛盖可想见也。

停云馆朱巨川告刻邓乔二跋，余藏又有陆太宰完题，不及刻。跋云：“此唐德宗建中三年六月，给授中书舍人朱巨川告身符。”年月职名之上，用尚书吏部告身之印，计二十九颗。世传为颜鲁公书。按唐式，书符，令史事也。代

宗之丧，鲁公以礼吏部尚书为礼仪使，杨炎恶其直，换太子少师领使事。及卢杞益不容，改太子太师，并使罢之。是时适在闲局，而其忠义、书法，巍然为天下望。巨川欲重其事，特求公书，犹今士大夫得请诰敕封赠，多求善书者操笔，同一意也。米元章《书史》载，朱巨川告，颜书。其孙灌园持入秀州崇德邑中，余以金梭易之。刘涇得余颜告，背纸上有五分墨，装为秘玩。王诜笃好颜书，遂以韩马易去。此书今在王诜处。《宣和书谱》载颜书，亦有朱巨川告，今卷中并无宣和印记，独存梁太祖御前三印，前后压缝有宋高宗乾卦绍兴印耳。岂旧藏御府，靖康之乱，散落人间，南渡收访，应募者截去本朝玺跋耶？然五代时既入御府，则宋时不应在灌园处，岂王诜所得乃别本耶？不可得而知矣。此卷作文虽小，而与《东朔赞》用笔同，其为颜书无疑，告中细字不知出何人。唐制唯侍中、中书令为真宰相，其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虽行宰相事，而未为真。中兴以后，藩镇节使，多授中书令，故敕后细字，首行云“太尉兼中书令臣在使完，是年四月，卢杞恶张镒，出之凤翔，”故第二行云“守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臣张使，”其第三行云“守给事中臣关播奉行，杞爱播和柔易制，是年十月，即同平章事矣。”牒后细书首行云“侍中”，阙第二行，云“守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杞”，即卢杞也。又吏部正员尚书一人，侍郎二人，其属有四，曰吏部司封、司勋、考功、吏部郎中一人，掌文官阶品、朝集、禄赐、告身。尚书左右丞各一人，掌办六官，吏、户、礼左丞总焉，兵、刑、工右丞总焉。故牒尾尚书、侍郎、左丞俱云缺。而云“判吏部侍郎范阳郡开国公翰”者，卢翰也。后此二年，为兴元元年正月，亦进同平章事。符后书云“判郎中滋”者，刘滋也。贞元二年正月，遂从吏部为左散骑常侍。末后书令史不名，益可验此告非令史笔矣。一展阅间，而唐之黄故历历可考。且鲁公书，得其背纸墨迹，尚装为秘玩，况真迹耶？宜何如其宝贵之也。时在正德丁丑五月望日，陆完跋。”此跋精核辨博，今之收藏家即具双眼，如公之反覆检括者少矣。

东坡诗卷，有一跋云：“观此真迹，如觉伪者，甚可笑也”。周公谨极喜此跋，可谓善下语。余尝谓多见石刻，少见真迹，往往覆以真者为伪，此岂眼中有筋者乎？

顾野王读书台，一在亭林，一在携李之双溪桥后，一在海宁县之峡石山。和靖读书台在虎丘。梁昭明读书台在招隐。段文昌读书台在广都县之南龙华山。董子读书台在广川。

张三影墓，在卞山多宝寺。其西园故址，在南门外牟存叟端平所居。子野诗名《安六集》。

余出不能负向平五岳之笈，入不能辟香山五亩之园。惟买舟补被，于郡城

内外名胜处避客息躬。倪尚书经锄堂所谓每月一游，则日日可度，每岁一游，则可阅三十年也。马嗜雪上人观音阁、龙树庵桥柳堤、超果紫藤、嘉树林、孙汉阳东皋雪堂、竹素园、灌锦园、熙园、文园、楚园、宝胜庵、宝莲庵、郭外禅居、庵山、雪山、小昆山、天马山、余山、小赤壁、白龙潭、唐氏拙圃、陆君策畸墅、泖塔、范象先梅花楼、神山云香书屋、金泽寺、洙泾钓滩、机山下平原村、莱峰书屋、瑶潭、白石山房。

太宗白沟河大战，阵亡军士，积骸遍野。上念之，命收其头骨，规成数珠，分赐内宫念佛，冀其轮回。又有脑骨深大者，则以盛净水供佛，名天灵碗。

范丞相质畜一墨，表曰“五剑堂造”，里曰“天关第一煤”。

巴丘南百折山中，有道士善槛虎。两函桁之以铁，中不通也。左关羊而开右以入虎，悬机下焉。饿之，抽其桁，出其爪牙，楔而鋸之，絙其舌已。重饿之，饲以十铢之肉而已。久则羸然弭然，始饲以饭一杯、菜一盂，未尝不食也，亦不复有一铢之肉矣。以至童子皆得饲之。已而出诸囚，都无雄心，道士时与扑跌为戏，因而卖与人守门，以为常。率虎千钱，大者千五百钱。初犹惊动马牛，后反见大牛而惊矣。或时伸腰振首，辄受呵叱。置庭中以娱宾。道士诊其口爪，锈剔扰洗，各有期。道士死，其业废。临川汤义仍有《嗤彪赋》。

上元县有两东山，一在崇礼乡，即土山是也。谢安栖迟东山，在会稽，后于土山营筑，以拟东山，今去县二十里。一在钟山乡蒋庙东北，刘勔栖息之地，今去县十五里。陈轩《金陵集》载，李白、李建勋《东山》诗，皆指土山而作也。

王子幻云：“永州养驯獭，以待鸕鹚，没水捕鱼，常得几十斤。以供一家。”甚有捉鳖者，子幻亲见之。

舜井有二，一在垣曲县北五十里，傍建庙。一在蒲州东南二里。东西二井相距，有舜祠，真宗名为广孝泉。王钦若撰碑。

郭太史守敬，七十致仕，独不许。元翰林、太史、天官不致仕者，自公始。

李北海与张说交恶，以枉下狱论死。公妻上书请戍边自赎，许昌男子孔璋亦上书愿代邕死，曰：“臣知有邕，邕不知有臣。”得末减，贬遵化尉，流璋岭南。邕早有名，重义爱士，人斥外不与士大夫接。既入朝，闻其眉目环异，至阡陌聚观，后生望风内谒，填隘门巷中。

天目中峰禅师，赵文敏公与之方外交，同院学士冯海粟子振甚轻之。一日松雪强拉中峰同访海粟，海粟《梅花百韵诗》示之。中峰一览，走笔而成，如冯之数。海粟神气顿慑。

“陆瑁湖边水漫流，谷阳城外问渔舟。鲈鱼正美蓴丝熟，不到秋风已倦游

。”陆平泉公作也，不减老坡。

关中孙太白山人，与许九杞善。寓南屏时，一鹤自随，九杞为买鹤田，岁输粮千万峰深处，而纳券曰：“太白山人鹤田，在九杞山书院之阳，倚山面湖，左林右涂，广从百步，计岁入粟三石有奇。以其奇为道里费，而归其成数于杭之西湖南屏山。歉岁则沃其半，以九杞润笔金取盈焉。佃之者主人之邻李仁，输之者主人之仆妇义，董之者主人之弟墙卿舟仲。主人谓谁？山人之友杞泉子许台仲甫也。”名鹤田券。

宋松皮研，朱太史象玄斋中物也。研有墨偶失，浣涤出之。墨彩如新，声清质细，目中罕睹其偶。幸为余所藏。

坚昆国，其人赤发绿瞳。李陵居其地，生而黑瞳者，必曰陵苗裔。

莫中江先生云：“中州地半入藩府。”惟李于鳞《送客河南诗》，云：“惟余芳草王孙路，不入朱门帝子家。”可谓诗史，而语意含蓄有味。

张即之书东禅寺《林酒仙诗》，有刻石。盖寒山子之流，朱紫阳极赏之。上海靖安智俨师，尝食活虾斗许，事颇相类，名虾子禅。当时贡师泰、郑元祐、杨元诚、孙大雅、仁一初、王原吉，皆有诗，杨维祜作序，名《靖安八咏集》。

景定三年，司历者曰：“星有天尾，旅于奎，填与辰，从月后会，四星不相能也。乃季春月朔同轨。其占为文运不明，天下三十年无好文章。”

浮石洞有异兽，状如猴，四耳，虎身牛尾，音如犬吠，其名曰彘。今人所谓彘，盖豕也。

王履吉手写经书，皆一再过，俗言未尝出口。凤仪玉立，举止轩揭。然其心每抑下，虽声称振叠，而酝藉自将，对人未始言学，盖不欲以所能尚人。性恶喧嚣，居洞庭三年，既而读书石湖之上二十年，非岁时省侍，不数数入城。遇佳山水，辄忻然忘去。或时偃息于长林丰草间，含醺赋诗，倚席而歌，邈然有千载之思。

葛延之，尝以亲制龟冠献东坡，赠以诗，曰：“南海神龟三千岁，兆叶朋徒生庆喜。智能周物不周身，未死一钻七十二。谁能用尔作小冠，峋嵝耳孙创其制。今君此去宁复来，欲慰相思时整视。”集中无此诗。

昔人以陆羽饮茶，比于后稷树谷。及观韩翃《茶》，云：“吴主礼矣，方闻置茗。晋人爱客，才有分茶。”则知开创之功，非关桑苎老翁也。若云在古茶勋未普，则比时赐茶已一千五百串矣。

元美公推轂于鳞，没世不衰。顾世人一瓣香，往往为拈州拈出。余有祭元美公文，云：“公与于鳞，焚舟而济。初为敌国，晚难兄弟。公之虚左，亦有深意。以大事小，菜羹必祭。”见者颇以为定论。

东夷、北狄、南蛮，皆不闻有历，而西域独有之。盖西域诸国，当昆仑之阳，于诸夷中，为得风气之正，故多异人。若天竺梵学，婆罗门伎术，皆西域出也。

书蕉[明]陈继儒撰

卷上

勿勿非匆匆→《颜氏家训》云：“勿勿非忽忽，亦非匆匆。”《说文》云：“勿，州里所建之旗，以趣民事者。凡言遽遽状，皆称勿勿。”《祭义》云：“勿勿，诸其欲飨之也。勿勿，犹勉勉也。”杜樊川有诗云“浮生长勿勿”，王虞帖云“臣故患匈满气上，顿乏勿勿”，皆此意。

胎卵二族→至正时，史官熊太古经上都，遇雕窠站。站吏指站后山上一穴，云：“往年雕窠其中，生三卵，一为犬，一为蛇。”心切疑之。后于脱脱丞相家见一犬，坐客咸指此犬为雕窠所生，则知向者所闻不为异也。

相马→《相马经》云：“马生下堕地无毛行千里，尿举一脚行五百里，兰箸竖者千里，马膝如团曲千里。马一岁上下齿，二十四岁齿黄，三十二岁齿落，不复出。”

花刑→俗以开花风为花鞦扇，润花雨为花沐浴。至花老风雨断送，盖花刑耳。

杨用修→俗有规杨用修者，杨答书云：“文有仗境生情，诗或托物起兴。如崔延伯每临阵，则召田僧超为壮士歌。宋子景修史，使丽竖然椽烛。吴元中起草，令远山磨谿糜。是或一道也。走，岂能执鞭古人？聊以耗壮心、遣余年。所谓老颠欲裂风景者，良亦有以。不知我者，不可闻此言；知我者，不可不闻此言。”

颖慧→人有颖慧，似由于学问，似不由于学问者。如介葛卢解兽语；公冶长及侯瑾，字子瑜，并解鸟语；李南解马语；詹何闻牛鸣，知牛黑白；沈僧昭听南山虎啸，云：“国有边事，当选人丁。”荀勖食饭，而知炊者之为劳薪，乃故车轴脚也；符朗食鸡，而知其栖之恒半露。

青岚帚→陈陶《咏竹诗》：“青岚帚亚思君祖，绿润偏多忆蔡邕。”注：“陈张君祖《竹赋》：青岚运帚，碧空扫烟。蔡邕《竹赞》：缘润碧鲜，甜文紫钱。”

玉米田→归州有玉米田，屈原耕此，产白米似玉。屈原耕田，人多不知。

胭脂虎→陆慎(言妻)沉惨狡妒，吏民语曰胭脂虎。

簾簾→唐李郢诗：“薄雪燕翁紫燕钗，钗垂簾簾抱香怀。”簾簾，下垂之貌，又作𦉰首。

禹穴→石泉县石纽村，大禹生此。石穴杳深，人迹不到。近世掘地得古碑，有“禹穴”二字，乃李白所书，乃知会稽禹穴之误。

贾岛诗→贾诗：“长江风送客，孤馆雨留人”二句，为平生之冠。全集不载，坡诗注引用之。

山豸参→西方深山中有豸焉，其长尺余，袒身捕虾蟹。性不畏人，见人止宿，喜依其火以炙虾蟹。伺人不在，而盗人盐以食蟹。名曰山豸参，其音自叫。人常以竹箸火中樸畢(音朴毕)，而山豸参皆惊，犯之令人寒热。

见生树生→《吕氏春秋·五时》：“见生而树生，见死而获死。”

言候农也。见生树生，谓望杏敦耕，瞻蒲劝穡也。见死获死，谓靡草死而麦秋至，草木黄落，禾乃登也。

浮丘→《罗浮记》云：“浮丘即罗山，朱明之门户。先在水中若浮丘然，四面篙痕宛然。末初，有陈崇艺者，年百二十岁，自言儿时见山根有船数十，今去海已四里矣。

盐→海盐凡六路。池则陕西解州，解与安邑两池；井则川陕四路。胡中出于木石，色青、白、红、紫、黑皆有。东方曰斥，西方曰盐，河内曰咸。《王裒传》：“甜者曰饴。”

虾蟆→虾蟆，百粤以为上味，疥者皮最佳，云不可脱去此锦袄子。

五漏→夜漏五五相递，为二十五。唐李郢诗云，“二十五声秋点长”是也。至宋世，国祚长短讖，有寒在五更头之忌。宫掖及州县更漏，皆去五更后二点，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，首尾止二十一点，非古也，今犹沿之。

御史滩→滩在嵩县，前临大溪，每僚佐有入台者，即水中滩出。唐牛僧孺为县尉，忽报滩出，左右曰：“若是西台，当有鸂鶒一双。”未几，双鸂鶒飞下，僧孺果拜西台。客有举此事者，余曰：“滩是验其官耳。若奇章入西台，当以鸂鶒应之。”坐客皆笑。

护门草→王筠《寓直诗》：“霜披守宫槐，风惊护门草。”

《特类志》曰：“护门草出常山，取置户下，或有过其门者，草必叱之。一名百灵草。”

扶竹→武林山西，旧有双竹院。中所产修篁嫩条，皆对抽并胤。王子敬《竹谱》所谓扶竹，譬犹海上之桑，两两相比，谓之扶桑也。

君迁树→《文选·蜀都赋》：“平仲、君迁皆木名”注缺。按司马温公名苑，云：“君迁、子如、马你，俗云牛你柿是也。”今之造扇用此柿油。(可补选注)

隹→篆文二鸟曰{隹隹}，三鸟曰{隹隹隹}，音戢。三鸟相聚，其音戢戢也。

白鸟→《水经注》：江陵古岸有李姥浦，浦中偏无蚊蚋之患。梁元帝《金楼子

》云：“荆州高斋，夏月无白鸟，余亟寝处其中。及移他斋，则蚊声如雷。数丈之间，如此之异。”白鸟，蚊也。

庾杲之→杲之清贫自励。王俭领吏部，用为长史。萧缅遗俭书曰：“庾景行泛绿水依芙蓉，何其丽也。”时人以俭府为莲花池，故云。其用事僻逸可爱。

玄的→释名云：“天子诸侯姬妾，以次进御。有月事，更不口说，以丹注而的为识，令女史见之。”王粲《神女赋》：“脱桂棠，免簪笄，施玄的，结羽钗。”即释名所云也。玄的，《艺文类聚》作华的。

萧子云→晋陵萧子云正隶，初学大令，晚摹钟太常。子云出麾东阳，百济国使人望舟落膝正书，停舟书三日而去。

金枷→唐吐蕃作金枷，欲必得浑瑊。

轻容→《齐东野语》云：“纱之至轻薄者，曰轻容。”即今之银条纱是也。王建宫词“嫌罗不着爱轻容”，李贺诗“蜀烟飞重锦，峡雨测轻容”是也。

刺闺→梁戴暹《从军行》云：“长安夜刺闺。”夜有急投刺于宫门。

木偶→王弼注《易》，刻木偶为郑玄象，见其所误，辄呵叱之。

李阳冰→阳冰，字少温，见于宣和《书谱》，或以为阳冰，即李潮之字。

李白→杜子美诗“汝与东山李白好”，盖白尝客游，以声妓自随，效安石风流，自号东山李白，故杜云。然世作《大明一统志》，遂以白入《东山人物考》，而引杜诗为证，寡陋甚矣。

太白生于蜀之昌明县青莲乡，昌明即今之彰明也，读书县南之匡山。郑谷《送人人蜀诗》，“雪下文君沽酒市，云藏李白读书山”是也。后竟终于采石，病革犹以诗草托友人。捉月之说，流传误矣。

苏绰服制→后周皇帝后服制，受蜚则服鹩衣，听女教则服鶡(音罩)衣，归宁则服鵠(音秩)衣。盖苏绰所制，而鶡鵠亦惟此见之。

精凿粹→舂米一石，得四斗曰精，得三斗曰凿，得二斗曰粹。

流苏→五彩同心而下垂者，曰流苏。《晋书》“割流苏为马褰”，皆后世帟帐间所悬耳。盖古者乐器之节，而后世用为帟帐之饰，自晋以后始也。

餐玉法→李预羨古人餐玉法，乃采访蓝田，得若环碧杂器形者，大小百余，皆光润可玩。预乃椎七十枚为屑，食之经年，云有效验。及死，体色不变，其妻以玉珠二枚含之，口闭，谓曰：“君自云餐玉有神验，何不受含？”言讫，齿启纳珠。因嘘其口，都无秽气。

越纽→《越绝书》后篇《隐语》云：“以去为姓，得衣乃成。”(谓袁也)又曰：“厥姓有口，承之以天。”(吴也)《论衡·按书篇》云：“临安袁太伯、袁文术、会稽吴君高，岂即其人乎？”又曰：“高君之《越纽书》，绝与纽相近，疑即越绝字。”

万岁夜→姚宽注《战国策》：楚王游云梦，谓安陵君曰：“乐矣，今日之游。千秋万岁后，谁与乐此矣。”安陵君泣下数行，曰：“万岁夜，愿以身试黄泉。”夜，如《左传》注窀穸厚夜之夜，最见人臣不敢斥言之意。今本改夜作后，不见古人立言之妙。

摘瓜手→唐太宗瀛洲十八人，许敬宗乃得与。如摘瓜手耳，取之既多，其中不容无滥。

灭明→李龙眠所画《七十二弟子像》，灭明猛毅甚于子路，则夫子所谓失之子羽者，谓其貌武行儒耳。又按渡河投璧斩蛟，则勇又不下季路也。

读书→董仲舒读书，三年不窥园。法真、赵里皆历年，桓荣十五年，何休十七年。

醒酒石→李文饶《平泉草木记》：“以吾平泉一草一木与人者，非吾子孙也。”后读《五代史》至张全义监军，与其孙延古争醒酒石，全义杀之。延古守祖戒，因以杀身，亦何足贵焉！

苦乐龙→福龙优乐过逾于人。薄福诸龙，日苦热沙搏身，为诸小虫之所啖食。又如人间畜生，驱策鞭打，担轻负重，驰骋走使，不得自在。

外国乞文→梁使臣至吐谷浑，见床头数卷，乃《刘孝标集》。大历中，秋罗国上书，请以萧夫子颖为师。元和中，鸡林贾人鬻元白诗，云：“东国宰相以百金易一篇，伪者辄能辨。”元丰中，契丹使人，俱能诵苏子瞻文。洪武中，日本、安南俱上书，以金币乞宋景濂碑文。嘉靖初，朝鲜上言，愿颁示关西吕某文以为式。所谓一解不如一解。

山→东坡歌云：“青山偃蹇如高人，常时不肯入官府。高人自与山有素，不待招邀满庭户。”太白歌云：“犹人张网罟，不能挂龙虎。所以青云人，高歌在岩户。”

枳椇子→枳椇子，美如饴，能令酒味薄。若以其木为屋柱，屋中酒俱薄。

相思子→相思子，有蔓生者，与龙脑相宜，能令香不耗。《搜神记》云：“韩朋墓木也。”

禽经→《禽经》云：“风翔则风，风鸢类也。雨舞则雨，雨商羊也。霜飞则霜，霜鹑鹑也。露翥则露，露鹤也。”四名甚奇。又以肫讖风，以翬讖雨。肫江猪也。鹄知风，蚁知雨。

鸟有知→陈所敏云：“鸛鷀能敕水，故水宿之物莫能害。啄木遇蠹穴，能以嘴画字成符，蠹鱼自出。鸦有隐巢，故鸢鸟莫能见。燕衔泥常避戊巳，故巢不倾。鹤有长水石，能于巢中养鱼，而水不涸。燕恶艾，雀欲夺其巢，即衔艾置巢中，燕遂避去。此皆鸟之有智者也。”

九福→天下有九福，京师钱福、眼福、屏帷福，吴越口福，洛阳花福，蜀川药

福，秦陇案马福，燕赵衣裳福、美女福。

刀笔铭槩→上古结绳而治。二帝以来，始有简策。以竹为之，而书以漆，或用版以铅画之，故有刀笔铅槩之说。

荒朝→《陈情表》，有“少仕伪朝”之句，责备者谓其笃于孝而妨于忠。尝见佛书引此文，伪朝作荒朝，盖密之初文也。伪字，盖史改之以入史耳。刘静修诗，“若将文字论心术，恐有无边受屈人。”指此类耳。近世赵弘道作《令伯祠记》，辨“伪朝”字，惜未见此。

平楚→谢眺诗，“寒城一以眺，平楚正苍然。”楚，丛木也。登高望远，见木杪如平地，故云云。即诗所谓平林也。

宰我子贱→《史记》：宰我为齐相，作乱夷其宗。韩非《难言篇》：宰予不免于田常。又云：宓子贱、西门豹，不斗而死人手。则二君亦不良死。

百兽鞞→唐中宗朝，安乐公主令尚方采一百兽毛为鞞，视之各见本兽形。

张去疾→《荀子》：“韩之张去疾，篡臣也。”按去疾乃张良之祖，然则去疾乱韩，而良为韩，克盖前愆者也。

不夜城→《齐地记》云：“不夜城，在阳廷东南。古有日夜出此城，以不夜名，异之也。”按班史云，有如日夜出此城，是时城方成耳。

润家钱→南溪地狭力弱，州县时会僚属，不设席而分馈阿堵，号润家钱。

吴钩→吴人杀二子，衅成二钩。二子名吴鸿、扈稽。

四皓→东园公，姓唐，名秉，字宣明。绮里季，姓吴，名宝，字子景。夏黄公，姓崔，名广，字少通。角里先生，姓周，名术，字元道。隐商洛山，为四皓。

杨秉→杨秉，震中子，官太尉，有直声。性不饮酒，早丧夫人，不复娶，所在以廉称。秉尝曰：“我有三不惑，酒色财也。”震畏四知，秉去三惑，亦杨氏佳对。

鳄鱼→鳄鱼四足，黄身修尾，其形如鼉，举止趨疾，口沓锯齿，往往为人害。

鹿行崖山，群鳄鸣吼，鹿必怖惧落崖，为鳄所得。

水梭花→僧家谓鱼为水梭花。

朱丝栏→李白尝召入赋宫体诗，下笔醉甚，上令官人张朱丝以栏。

记里鼓→记里鼓，《宋书》不著作，刘宋高祖平姚泓所得。每一里，木人击鼓一槌。

龙颌髯所织→李羸遇神女，遗以疋素，云蛟须所织。后胡人以三百万易之，曰：“此龙颌髯所织，三十小劫方断一综。”

驷马→车二马为𨋖，三马为驂，四马为驷。

挝鼓→鼓三百三十三槌为一通，鼓止角动，十二声为一叠。昏鼓四通为大鼗

，半夜三通为晨戒，旦明三通为发煦。

运斤→木匠总号运斤之艺，又曰手货、手民。

韦绶→韦绶官翰林学士。德宗尝幸其院，绶方寝，学士郑絪欲驰告之，上不许。时适天寒，以从妃蜀缬袍覆之而去。其宠渥如此。

外色→太康以后，人颀外色，至多怨女，五行占以为灾。汉哀几于禅位，符主竟成敌国，季龙为之杀妻，僧达遂将坑侄。

百里洲→《梁史》：陆法和有异术，隐百里洲。旧传枝江县有九十九洲，不满百，故不出王者。宋文帝在藩，忽生一洲，未几嗣位。

海棠香国→海棠故无香，独昌地产者香，故号海棠香国，有香霏亭。

勿报小纸书→何曾性奢豪，人以小纸为书，敕记室勿报。

执金吾→执金吾，鸟名，主辟不祥。故以名官，辟除非类。

洞庭渔人→卓彦恭尝过洞庭，月下有渔舟棹其旁，卓问：“有鱼否？”答曰：“无鱼，有诗。”乃鼓枻而歌曰：“八十沧浪一老翁，芦花江水碧连空。世间多少乘除事，良夜月明收钓筒。”问其姓氏不答。

侵牟→侵牟，言如牟贼之食苗也。

三泉→结恨三泉。三泉者，小数之终，言深也。极深为九泉。

果下马→濊国出果下马，高三尺，乘之，可以果树下行。

要害→要害，于我为要，于敌为害。

祈嗣→蜀江津有天水池，邑人青月游此，竟于池中摸石祈嗣。得石者生男，得瓦者生女，颇验。故知毛诗弄瓦事，非诬也。

晁文元→晁文元公，晚年常自见其形在前。既久渐小，八十后，每在眉睫之间。

酒海→苻坚拔襄阳，获道安。安，貌俯而姿黑，喜谈论，故谚“漆道人，惊四邻”。左臂有肉方寸，隆起如印，世号酒海。

麋弧箕服→麋弧，山桑之有文者，以为弓也。箕服，草似荻而细，织之以盛箭也。

卷下

梁萧思话→思话少好骑屋栋，打腰鼓。晚好读书，学书于羊欣，名不在欣下。少子惠基善隶。

不动尊→宣武刘，钱民也，铸铁为算子。其子薄游娼家，妓求钗奁，刘辞之。

姥曰：“郎君家库里，许多青铜，教做不动尊，可惜烂了。风流抛散，能使几何？”刘子云：“我爷唤算子作长生铁，况钱乎！彼日夜烧香祷祝，要钱生儿，绢生孙，金银千万亿化身，岂止不动尊而已！”

与霹雳斗→薛孤延少骁果，尝从神武阅马于北牧，道逢暴雨，大雷震地，火烧

浮图。神武令延视之。延案稍直前，大呼，绕浮图走，火遂灭。延还，须及马鬃尾皆焦。

神武叹其勇决，曰：“延乃能与霹雳斗之。”（《北史》）

筇竹杖→筇竹杖，蜀中无之，乃出徼外蛮峒。蛮人持至泸叙间卖之，一枝才四五钱，以坚润、细瘦、九节而直者为上品。

班竹杖→陆务观云：“拄杖班竹为上，竹欲老瘦而坚劲，班欲微赤而点疏。

”贾长江诗云：“拣得林中最细枝，结根石上长身迟。莫嫌滴沥红班少，恰是湘妃泪尽时。”善言拄杖者也，然非余有此癖，亦未易赏音。

画记→东坡不喜韩退之《画记》，谓之甲乙帐簿。此老千古卓识，不随人观场者也。

萧结→萧结尝令祁阳，方暮春时，有州符下，取急渡船。结怒，批其符曰：“秧开五叶，蚕长三眠，人皆忙迫，划甚闲船。”守惭而止，其风力如此。

管子注→《管子》，旧有注，翻刻者删去之，而不知有不可去者，试举一二于此：鞬革，重革当心，着之所以御兵（《小匡篇》）；緌纁，古袞冕字（《君臣篇》）；城中积粮曰无委（《事语篇》）；{鸟包}，古鸨字；猎而火曰烧（去声，同上）；{金桀}，时橘反。长锐也（同上）；崢丘，即葵丘。

珠子树→熊太古在广时，立珠子提举司，专掌蛋人入海取珠。得珠子树数担，置宪司公厅，众人聚观，如柳枝。珠生于蚌，蚌生于树，不可上下。树生于石，昼人凿石得树，树上求蚌，采珠甚多。蛋人不惧，可为异也。

谦→谦之卦曰：“君子有终，吉。”言其久也。谦之道，众人不能久，而君子能终之也。夫少事长，贱事贵，不肖之事贤，烛至起，食至起，射则三揖，酒则百拜，谁不知之？一临利害，巧为趋避，语曰：“饥马在厩，漠然无声，投刍其傍，争心乃生。”由是言之，小人乌能谦哉！故张毅之走县泊，王莽之下白屋，一则谦之美，一则谦之贼也，何终之有？

文字→程去华云：“清一执中，无俟皇极之烦言。钦恤两字，何至吕刑之腾口。世变不同，而文字之繁简因之。孔子曰：“夏道未渎词。”推而言之，则殷周之词已渎矣。韩退之云：“周公而下，其说长。”

义帝→《乐器图》，有义嘴笛，谓笛上别安嘴也。《深衣图》，有义褙，谓衣外别安褙也。唐人称假髻曰义髻，又妓女弹筝银甲曰义甲。东坡义尊、义墨，盖本于此。张鲁据汉中，以鬼道教民，自号师君，其来学道者号祭酒，皆作义舍，置义米肉，悬之行路。

跳出→魏晋仪注，写章表别起行头者，谓之跳出，今曰抬头。

四季荷花→清水池，在儋州城东，其中四季荷花不绝，腊月尤盛。

亥子之交→亥子之交，两鼻俱通，丹家谓玉洞双开是也。此处不得放过。

泥孩儿→宋时鄜州田氏，作泥孩儿，名天下，态度无穷。虽京师工效，莫之能及。陆务观家藏一对卧者，有小字，云：“鄜畦田圮制。”虞学士伯生亦有记，言其精绝今古。

庞安常→庞安常，名安时，蕲水人，宋神哲间名医也。于书无所不读，而尤精于伤寒，妙得长沙遗旨。性豪侈，每应人延请，必驾四巨舟，一声伎，一厨传，一宾客，一杂色工艺之人，日费不貲。

昆蹄→昆蹄，好马名。注：蹄研，善升甌。研，平也。甌，山如甌者也。

弓隆执明→甲子神名弓隆，呼之入水不濡。甲戌神名执明，呼之入火不烧。

琵琶峰→琵琶峰，与蜀江相对，形似琵琶。北乡妇女多晓音律。

寿逸群→嵩山神姓寿，名逸群，呼之令人不病。

黄腰兽→黄巢乱，有太白山人谒州刺史崔尧封，云：“掘破牛山，贼自败。”崔遂发卒掘之。得一石桶，中有黄腰兽一，剑一，兽见剑自扑而死。巢至秋果败。

大劫→十方三世，所有一切世界，皆悉具四种相劫，谓成住坏空。成而即住，住而续坏，坏而复空，空而又成，连环无端，都将成住坏空八十轳轳结算。一十三万四千四百万年为始终之极数，所为一大劫也。

山水→陆俨山云：“登山涉水之间，专事赋诗，则反碍真乐。叶石林记：陈后山每登览得句，即急归卧一榻，于被蒙首。家人知之，即猫犬皆逐去，婴儿稚子亦皆抱持寄邻家，徐待其起，就笔砚，即诗已成，乃敢复常。大是为诗所苦。大抵江山既胜，风日又佳，从以良朋韵士，便当极跻攀眺望之兴。罢，从灯下或月夕，追忆所遇，历历在目，然后发之诗文。庶几各极其惬，而无累矣。”

温公→《资治通鉴》草，虽数百卷，颠倒涂抹，讫无一字作草。其行己之度，盖如此。

秦结了→蜀叙州有鸟，名秦结了，能言。一日，夷人买去，秦结了曰：“我汉禽，不入夷地。”遂惊死。

面缚→《史记·宋世家》：武王克商，微子肉袒面缚，左牵羊，右把茅。然则微子有四手乎？不然，何以既面缚，而又有牵羊、把茅之手乎？史云：微子抱祭器归周。又岂待周师至而后面缚乎？究言之，抱祭器归周，亦必无之事。刘敞曰：“古者同姓虽危不去国，论云去之者，去纣都也，斯仁耳。”

花九锡→罗虬作花九锡：一曰重顶幄幃风，二金错刀剪折，三甘泉浸，四玉缸贮，五雕文台安置，六书画写，七艳曲翻，八美醕赏，九新诗咏。且曰：“亦须兰蕙、梅莲，乃可披襟。若芙蓉、踯躅、水仙、石榴之类，何锡之有？”（虬为郡州从事，作《比红诗》百首）

盘古氏→《九域志》谓广陵有盘古冢。《述异记》谓南海有盘古冢，亘三百余里。《录异记》谓成都盘古庙，有三郎之名。《荆风土记》谓十月十六日，为盘古生辰，可占冬时之阴霁。湘乡有盘古村，赣之会昌有盘古山，或以湘赣为盘古氏显化之所。

黄拨沙→闽越黄拨沙善视墓，画地为图，即知休咎，因号黄拨沙。婺人有世患左目者，问之，曰：“祖坟木根，伤葬者左目。”发墓果然，出之即愈。

养花天→越中牡丹开，多有轻阴微雨，谓之养花天。诗云：“野水短芜调马地，淡云微雨养花天”

耗磨日→正月十六，谓之耗磨日。张说诗云：“磨耗传兹日，纵横道未宣。”

三浣→俗以上浣、中浣、下浣，为上中下三旬。盖本唐制，十日一休沐，而今犹袭之也。

张李诗辨→张子容“海气朝成雨，江天晚作霞”，李嘉祐“朝霞晴作雨，湿气晚生寒”，二诗语极相似，而盛唐、中唐分焉。

瓜芋→洪迈《老圃赋》云：“织女耀而瓜荐，大昂中而芋食。”《春秋元命苞》云：“织女星主瓜果。”《孝经援神契》云：“仲冬昂星中，收芋莒。”正用此二事。

调水符→整屋有玉女洞飞(恐是泉甘)冽，苏子瞻过此，汲两瓶去。恐后复取，为从者所给，乃破竹作券，使寺僧藏之，以为往来之信，戏名曰调水符。

君主→《史记·年表》：“秦始以君主妻河。”君之女曰君主，犹公主也。妻河，沈河水，即河伯娶妻故事，盖戎俗也。吕东莱作大事，不达君主之义，改主为生，失之远矣。

遵题格→牛峤杨《柳枝词》：“吴王宫里色偏深，一簇烟条万缕金。不忿钱塘苏小小，引郎松下结同心。”按《古乐府·小小歌》有云：“妾乘油壁车，郎乘青骢马。

何处结同心，西陵松柏下。”牛诗用此意，咏柳而贬松，唐人所谓遵题格也。后人改松作枝，语意索然矣。

李吉甫→德宗以来，姑息藩镇，有终身不易地者。吉甫为相岁余，凡易三十六镇，殿最分明。

成均→古无韵字，均即韵也。五帝之学，曰成均，亦音韵。周人立太学，兼五帝二代之名，东学为东序，西学为瞽宗，北学为上庠，南学为成均。《鸛冠子》：“五音不同均，可喜一也。”均，古韵字。

须女→天文有织女主贵女，须女主贱女。贵则嫡也；贱则诸侯之副宫九嫔，大夫之侧室三归也。妾之于礼久矣，有媵而妾者，有卜而妾者。卜而妾者，闻命而趋，不待六礼，故谓之奔。

廌→廌，(许金切)《尔雅》：“廌兴也。”《周礼·笙师职》云：“大丧，廌其乐器。”盖谓陈而不作之义也。独孤及《墓铭》：“廌衣楚挽，徘徊墓田。”

明驼→《木兰词》：“愿借明驼千里足，送儿还故乡。”或改明作鸣，谬也。按驼卧腹不帖地，屈足漏明，则走千里，故曰明驼。唐制驿有驼，使非边塞军机，不得擅发。杨妃私发明驼，赐禄山荔枝。

华岩洞→灵川县西南二十里，高数仞，可容数榻，泉绕洞前，又名华岩洞。世传昔有桃花片，阔寸许，从洞中流出。石壁有诗：“岩前流水无人渡，洞口碧桃花正开。东望蓬莱三万里，等闲归去等闲来。”

博物→管子知俞儿(卑耳溪神)，东方朔知毕方(独足雀)，刘向知貳负(上郡山中械一足尸)，诸葛恪知侯囊(山精如小儿)，陆敬叔知彭侯(黑狗无尾)，张华知铜澡盘(晨夕鸣，与洛中宫钟相应)，又知然石(以水灌之便热)，陆澄识服匿(单于赐苏武酒器)。

汶南→汶南无鸛鹄，江南无狐，粤无老虎，庐山人见驼以为山精，润州人见蝎以为主簿。

枣昏→宋人书启自叙云：“性本枣昏，质惟木讷。”按范蔚宗《和香方》云：“枣膏昏蒙，甲煎浅俗。”

乡里→俗语有“乡里夫妻，步步相随。”言乡不离里，如夫不离妻也。古人称妻曰乡里，沈约《山阴柳家女诗》曰：“还家问乡里，讵堪持作夫。”《南史·张彪传》曰：“我不忍令乡里落他处。”

橘黄→唐李伯珍《兴医帖》云：“白金一挺，奉备橘黄之需。”始不晓所谓，及观《续世说》，有“枇杷黄，医者忙，橘子黄，医者藏。”乃知时使然耳。

梦命→“痴人前不可说梦，达人前不可言命。”宋人《就月录》以为陶渊明语，不知何据。

买石碑→唐郑璠，在岭南象江得怪石，绀冰(去声)而平理，弹之有好声，辇归荥阳，费钱六十万。宋荣咨道，尝以钱二百万，买虞世南夫子庙初刻碑。或谈此二事，有应声曰：“这两个痴人，好一捧打杀。何不买百弓上水田，九品入流官乎？”

空桑→人知伊尹生于空桑。按《春秋孔演图》，孔子亦生于空桑。

宠礼→宋君崇礼儒臣，过于汉唐。正史所遗有二：其一，真宗临杨砺之丧，降辇步吊，重其清介也。其一，富弼母卒，仁宗为之罢春宴。虽三代令主，不过此也。其后徽宗之待蔡京、王黼，南宋之待秦桧、侂冑、似道，恩礼倍此。然前之如荡子之交狎客，后之则如弱主之畏豪奴，书之只辱耳！

容头过身→《汉书》虞诩疏：“公卿巽懦，容头过身。”按猫犬钻穴，头可容身即过矣。诩盖以猫犬喻之也。

鹿→胡居士云：“鹿性惊烈，多别良草，恒食九物，余则不尝。群处必依山冈，产归下泽。享神用其肉者，以其性烈，清净故也。凡饵药者勿食鹿肉，服药必不得力，以鹿尝啖解毒之草，是故能制毒，散诸药也。九草者，葛叶及花、鹿葱、鹿药、白蒿、水芹、甘草、齐头蒿、山耳、荠苎。

结须→江西铅山县三清山，俗传晋李尚书与葛洪修炼时，尚书结须渡此岩，因名。

六鹤堂→蔡京赐第，有六鹤堂，高四丈九尺，人行其下，望之如蚁。

极庙→秦始皇更命信宫为极庙。注：为宫庙象天极，故曰极庙。

驰道→《始皇纪》：“赐爵一级，治驰道。”应劭曰：“天子驰道也。”

汉寿→汉寿，本蜀郡县名。云长初为汉寿亭侯，即亭长也。后人不读书，遂以为汉之寿亭侯，不知寿义何据，可笑殊甚。

芙蓉香→宋元嘉六年，贾道子行荆上，明见芙蓉方发，聊取还家。闻花有声，怪，寻得一舍利。白如真珠，焰照梁栋。敬之，擎以箱，案悬于屋壁。

花妖→宣和七年，牡丹皆开作金色，又变黑色。柳皆生黄花，大如林檎。靖康元年，梨树生豆荚，木香架生蒲桃，可食。又王殿直家笼中贮松花，及起笼之际，每一片中雪白小松一小株。又宝篆宫前柱，忽生松一枝。童贯轿中木板，上生杂草，斫剗复生。

盆水如画→绍兴七年，建康府寓旅家盆水，有纹如画，佳卉茂木，华叶敷芬。数日，易以他水，愈出愈奇。尽春暄乃止。

化益→《世本》云：“化益作并。”宋衷曰：“化益，伯益也。”《荀子·成相篇》传：“禹平天下，躬亲为民行劳苦，得益、皋陶、横革、真成为辅。

”《吕氏春秋》云：“得皋陶、化益、真成、横革之交，五人为位。”化益即伯益，真成即直成也。

骏狼冬至→郭璞《客傲》云：“青阳之翠秀，龙豹之委颖，骏狼之长晖，玄陆之短景。”言著生于微，盛生于衰也。骏狼长晖，言冬至之日也。《淮南子》“冬至，日在骏狼山。”余不可晓。

潮→《寰宇》记琼州潮候不同。凡江浙、钦廉之潮，皆有定候。琼海之潮，半月东流，半月西流。潮之大小，随长短星，不系月之盛衰，此又不可晓也。然则历家之著长短星，盖海中占潮候也。谬者乃以为交易裁衣之用，可笑。

左担→杜少陵《愁坐诗》云：“葭萌氏种回，左担犬羊屯。”葭萌、左担，皆地名。葭萌，人皆知之。左担，解者俱不得其详。《太平御览》引李充蜀云：“蜀山自绵谷葭萌道径险窄，北来担负者，不容易肩，谓之左担道。”

壻务[音权旄]→柏人城东北，有一孤山，阚骃《十三州志》以为舜纳于大麓，即此山也。城西有碑，汉桓帝时徐整所立，铭曰：“上有壻务山，王乔所仙。”魏收为庄严寺碑：骃务之精，即用此事。

华不注→《左传》：“成公二年，晋郤克战于鞍，师败绩，逐之三周华不注。”言此山孤秀，如华附之注于水。其说甚异而有征。《九域志》云：“大明湖，望华不注山如在水中。”

邦→呼奴为邦者，盖僮仆未冠曰竖，东魏高欢讳树，因以奴为邦，义取“邦君树塞门”句。

山名→昆仑，一名昆岑。君山，一名娲宫。武当，一名寥岭。普陀，一名梅岑。青城山一名天谷。大复山，一名胎簪。衡山，一名芝冈。东海，一名岱渊。

律召调阳→智永居长安西明寺，写真草《千字文》八百本。《律召调阳》为真本也。俗称律吕为误，盖以草圣召字似吕字，其义以闰余对律召耳。

殿试→武后载初元年二月，策问贡人于洛城殿，数日方了。殿前试人自此始。长庆二年，太后自制《臣轨》两篇。

胡苑→张良对高祖言长安形胜，曰：“南有巴蜀之饶，北有胡苑之利。”史汉书多不解胡苑之义。按胡人歌曰：“失我燕支山，妇女无颜色。失我祁连山，六畜不蕃息。”所谓胡苑之利，当是此义。

刘锜善射→刘锜善射。水斛满以箭射，拔箭水注，随以一矢室之。人服其精。

四和香→山林穷居四和香，以荔枝壳、甘蔗滓、乾柏叶、黄连和焚，又加松球、枣核、梨核皆妙。

功德水→《佛经》：大仙彼界有池，随月增减，其水有八功德：一清，二冷，三香，四柔，五甘，六净，七不噎，八除病。西山有寺，名功德，正取此义。作记者以神功至德敷衍，可笑。

知风草→南海有草，丛生如藤蔓。土人视其节以占一岁之风，每一节则一风，无节则无风，名曰知风草。

{面-目+^|^}→贾谊《新书》：“大禹鬻河而导之九牧。”《吕氏春秋》：“禹身执鬻{面-目+^|^}以为民先，剔河而导九岐。”鬻，本发名，义取环曲。剔本梳剔，取义疏通。鬻即插字。

涂林→陆机《与弟书》：“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，得涂林。”涂林，安石榴也。

汉隶→汉隶，岁久风雨剥蚀，其字无复锋芒。宋杜仲微，乃故用秃笔作隶，自谓得汉刻遗法，岂其然乎？

王宴→王宴为员外郎，父普曜斋前柏树，忽成梧桐。论者以为梧桐虽有栖凤之美，而失后凋之节。宴后果不能终。

忠州木莲→白乐天有《忠州木莲诗》。余游临邛白鹤山寺，佛殿前有两株，其高数丈，叶坚厚如桂，以中夏发花，状如芙蕖，香亦酷似。寺僧云：“花折时有声如破竹，然一郡止此二株，不知何自至也。”成都多奇花，亦未尝见。世有木芙蓉，而不知有木莲花也。

龙钟竹→罗浮山第三十一岭，半是巨竹，皆七八围，长一二丈。

枝官→《书》曰尸位，《诗》曰素餐，商君谓之荒饱，吴起谓之枝官，史云冗食，又云游手，螻蝗蝥贼，不在下矣。

草木→铁马鞭，长庆二年义成君节度使曹华进献。且曰：“得之汴水，有字刻云‘贞观四年尉迟敬德，’字尚在。”

聒帐→太宗尝谓侍臣曰：“后唐庄宗湛饮，以郑声与胡部合奏，谓之聒帐，息昏达日不悉。”

勾漏洞→容州有勾漏洞天，四面石山围绕，其中平野数里。洞在平地，不烦登涉，外略敞豁，中一暗溪穿入，因同北流。令结小桴，秉烛坐其上，命篙师撑入，诘屈而行。水清无底，两岸石如虎豹獠獍，森然欲转。行一里许，仰见一大星炯然，细视，乃石穿一孔，透天光。洞对面高崖上，夏间望见荷叶田田，然峻绝不可到。土人云：“或见荷花，则岁必大。”

八芳草→宋良岳八芳草，曰金蛾，曰玉蝉，曰虎耳，曰凤尾，曰素馨，曰渠那，曰茉莉，曰含笑。

三叶→《吕氏春秋·任地篇》：“孟夏之昔，杀三叶而获大麦。”三叶，荠苳也，葶苈也，荻蓂也。见三叶之死，则大麦可获之候。

桐知正闰→桐知日月正闰，生十二叶，边有六叶，从下数，一叶为一个月，闰则十三。叶小者，即知闰何月也，不生则九州异君。

月昔→“月昔靡草死”，按《吕氏春秋》“孟夏之昔”，注：昔，终也。

地犬→晋元康中，吴郡娄县怀瑶家，忽闻地中有犬子声。掘视之，得犬子雌雄各一，目犹未开，形大于常犬也。哺之而食，左右咸往观焉。长老或云：“此名犀犬，得之者令家富昌。”大兴中，吴郡府舍中，又得二枚物如初。尸子曰：“地中有犬名曰地狼。有人名曰无伤。”《夏鼎志》曰：“掘地而得狗名曰贾，掘地而得豚名曰邪，掘地而得人名曰聚。聚无伤也。”

奇偶→天地之数始于一，终于十。圣人虚二以画八卦，八者偶之方也；虚一以叙九畴，九者奇之圆也。卦以偶为用，故有应则吉；畴以奇为用，故有对则凶。

六庚→太公《阴谋》曰：“六庚为白兽，在上为客星，在下为害气。”

竹枝词→元杨廉夫《竹枝词》，和者五十余人。余独爱徐延徽一首，云：“尽说卢家好莫愁，不知天上有牵牛。剩抛万斛胭脂水，溜向银河一色秋。”

鱼米→唐田澄《蜀城》诗：“地富鱼为米，山芳桂是樵。”俗名沃土为鱼米之地。

白题滑→梁天监时，西北远边有白题及滑国，遣使由岷山道入贡。二国历代弗宾，莫知所出。裴子野曰：“汉颖阴侯斩胡白题将一人。服虔注云：白题，胡名也。又汉定远侯击虏入滑。此其后乎？”时服其博识。

三罗→晚唐江东三罗，隐、虬、邙也。邙诗如《闺怨》云：“梦断南窗啼晓鸟，新霜昨夜下庭梧。不知帘外如珪月，还照边庭到晓无。”《南行》云：“腊晴江暖鹭鸶飞，梅雪香沾越女衣。鱼市酒村相识遍，短船歌月醉方归。”二诗，隐、虬不及也。

牵丝→谢灵运诗：“牵丝及元兴，解龟在景平。”李善注：“牵丝，初任也。解龟，去任也。”

读书镜 明 陈继儒撰

序

张云叟云：“顷游京师，常听司马温公、王荆公之论，于行义文史为多，唯欧阳公多谈吏事。余言：‘学者见公，莫不欲闻道德文章，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？’公曰：‘吾子皆时才，异日临事，当自知之。大抵文学止于润身，政事可以及物。吾昔贬官夷陵，方壮年未厌学，欲求汉史一观，公私无有。因取架阁陈年公案，反覆观之，见其枉直垂错，不可胜数；违法徇情，灭亲害义，无所不有。且夷陵荒远褊小尚如此，天下固可知也。当时仰天誓心，自尔遇事不敢忽。’时苏明允父子亦在，共闻此语，莫不叹服。”我朝李康惠公承勋为刑部属，林见素公为金都，谓李曰：“昔三原王公在南都，其志未尝一日不为天下国家，故无一日无贤士大夫往来门下。今吾门寂寥，岂吾不能屈己耶？何贤者之不至也？”李因问曰：“公今所交何人？”曰：“同官张公实、太宰杨应宁、司谏杨文震。”请各问所长，曰某长于某。各问所短，曰某短于某。请问公所长，林逊谢。请问公所短，林悚然。李曰：“承勋每侍教所闻惟节义文章，而未尝及学问。公所长在是，所短亦在是乎？”林亦叹服。夫天下大事，全赖文章节义人担却，然不可不讲明学问与吏事。学问如切脉，吏事如药方，知脉审方，然后国家之沉痾痼疾，应手即除。不然，未识病夫之生死，不辨庸医之是非，或因循以待亡，或执拗以速祸。是果谁之咎哉！故要做天下第一奇男子，须要事理圆融：要事理圆融，须要讲明学问吏事。此愚《读书镜》之所以作也。陈继儒书于漱石斋。

卷一

王昶《戒子》云：“徐伟长不沽高名，不求苟得。淡然自守，惟道是务。其有所是非，则托古人以见意，当时无所褒贬。”欧阳公《归田录跋》曰：“唐李

肇《国史补》序云：‘言报应，叙鬼神，述梦卜，近帷箔，悉去之。纪事实，探物理，辨疑惑，示劝戒，采风俗，助谭笑，则书之。’余之所录，大抵以肇为法，而小异于肇。不书人之过恶，以谓职非史官。而掩恶扬善者，君子之志也。”刘元城先生又曰：“吾友后来未可遽立议论，以褒贬古今。”盖见闻未广而涉世浅故也。且如孔子万世师也，方孟僖子且死，戒其嗣懿子师孔子，时孔子年尚少。又齐景公晏子适鲁问礼，时孔子年三十。其后，孔子之年五十余，方历聘诸国，十四年而归鲁。时孔子年六十三岁，乃始删诗定书，系周易，深矣。故其著述始可为后世法。譬如积水于千仞之源，一日决之，滔滔汨汨，其源深也。若夫潢潦之水，乍流乍涸，终不能有所至者，其源浅也。古人著书，多在暮年，盖为此。大抵著书，上者羽翼世道，次者磨砢身心，又次者淘汰俗气，又次者资辅聪明，又次者摩娑岁月。若簸口皮，眯心目，横索钱米，恣逞胸怀，近触尤悔，远酿奇穷，皆公论失真之罪也。呜呼！士传言，庶人谤，三代盛时则可，若后世则处士横议，小人无忌而已，可不戒与！

韩持国知颖州，时彦以状元及第判州事，每称状元。持国怒曰：“状元无官耶？”自是改呼佾判，彦终身衔之。马涓亦以状元及第判秦州，亦呼状元。秦帅吕晋伯曰：“状元者，及第未除也。既为判官，则勿称之矣。”涓愧谢之。予尝举此以问客，曰：“二事绝类，而一衔之，一谢之，何与？”客曰：“人品不同耳。”予曰：“固然。持国厉声而咤之，故其人多怨。晋伯平心以道之，故其人多悦。程子曰：‘凡为人言者，理胜则事明，气忿则招拂。’此之谓也。”

颜之推云：“人足所履不过数寸，然而咫尺之途，必颠蹶于崖岸；拱抱之梁，必沉溺于川渊者。何哉？为其傍无余地也。君子之立己，抑亦如之。至诚之言，人未必信；至洁之行，物或致疑。皆由言行声名无余地也。”或问吕居仁：“天下归仁如何？”居仁作韵语答之，曰：“面前径路无令窄，窄时无过客。无过客时径益荒，眼前满地生荆棘。”黄山谷云：“面前径路常须令宽，路径窄则无着身处，况能使人行也？”以上三言相符。彼立己于峻，及离人而立于独者，可以警矣。

赵抃罢政闲居，一士人以书贽见，公读之终卷，正色谓士人曰：“朝廷有学校，有科举，何不以卒业，却与闲退之人说他朝廷利害。”士人惶恐而退。山人范知璿献所为文于宋璟，璟判之，曰：“观其《良宰论》颇涉谄谀。文章若高，请从举选，不可别奏。”古人云，当官不接异色人。不止巫、祝、尼、媼，礼当疏绝。至于工艺之人，亦不可久留于家，与之亲狎。此辈皆能变易听闻，簸弄是非。又有本非儒者，或假文辞、字画以媒进，一与款洽，即堕术中。如房琯为相，因一琴工黄庭兰出入门下，依倚为非，遂为相业之玷。若此之类

，能审察疏远，亦省事远谤之一助也。

王伯厚云：“元祐诸贤不和，是以为绍圣小人所乘。元符、建中韩曾不和，是以为崇宁小人所陷。绍兴赵张不和，是以为秦氏所挤。古之建官曰三公，公则无私矣。曰三孤，孤则无朋矣。无私无朋，王道荡荡，何乱之有？”

仁宗尝春日步苑中，屡回顾，皆莫测圣意。及还宫中，顾嫔御曰：“渴甚，可速进熟水。”嫔曰：“大家何不外面取水，而致久渴耶？”仁宗曰：“吾屡顾不见銖子，苟问之，即有抵罪者，故忍渴而归。”左右皆稽顙动容，呼万岁。圣性仁慈如此。林翽公位极人臣，尝言：“平生不称意有三：其一为泮州刺史；其二贬司农卿；其三自西川移镇广陵，舟次为骇浪所惊，左右呼不至，渴甚，自泼茶吃也。”以此视仁宗度量，岂非酸措大骨头，天地悬绝。

韩魏公知中山，李清臣谒见其侄，吏报曰：“太祝方寝。”李为绝句曰：“公子乘间卧绛厨，白衣老吏慢寒儒。不知梦见周公否，曾说当年吐哺无？”平曾谒华州李相不遇，吟曰：“老夫三日门前立，珠箔银屏画不开。诗卷却抛书袋里，譬如闲看华山来。”刘鲁风投谒所知，为典谒所阻，吟曰：“万卷书生刘鲁风，烟波万里谒文翁。无钱乞举韩知客，名纸毛生不为通。”自古公卿家专有此病，故古人以将命典谒为重。然为士者宜使王公闻其名而不得见，则前诗又觉多事矣。

东坡云：“余谪居惠州，诸子不闻余耗，忧愁无聊。苏州定惠院学佛者卓契顺谓迈曰：‘子何忧甚，惠州不在天上，行即到耳。’绍圣二年三月二日，契顺涉江渡岭，黥面茧足，以至惠州，得书径还。余问所求，答曰：‘契顺惟无求故来惠州，若有求则在都下矣。’苦问不已，乃曰：‘昔蔡明远鄱阳一校耳，颜鲁公绝粮江淮之间，明远载米周之。鲁公怜其意，遗以尺书，天下至今知有明远也。今契顺虽无米与公，然万里之勤，尚可援明远例，得数字乎？’余欣然许之，为书《归去来兮》词以贻之，庶几契顺托此以不朽也。’庆历中，谏官李兢坐言事谪湖南物务，内殿承制范亢时为黄蔡门都监，念言事坐谪者后多至显官，乃悉倾家物与之办行。兢至湖南，少日遂卒。前辈有言人切不可有意，有意即差，事固不可前料也。余每笑范亢百万家财，不如卓老僧东坡半纸。

崔湜拜中书令，父以吏部尚书致仕，数为请托以干湜，湜每不从，由是父子相失，大为时论所嗤。郗愔忠于王室，而其子超有重名，党桓温，愔疾温而不知其子与之善。超将亡，以一箱书付门生，曰：“本欲焚之，恐翁年尊必以伤愍致疾。吾死后，若捐眠食，可呈此箱。”愔后果哀悼，门人呈之，皆与温往反密计。愔于是大怒，曰：“小子死恨晚矣！”更不复哭。夫湜，太平公主客也。超，桓大司马客也。二君立身草草，然一则宦情重，故逆情于生前。一则名

根轻，故苦心于身后。今矫迹洁身藉乱命者，其将为湜乎，为超乎？

汉陈涉既王，其故人尝与佣耕者叩宫门求见，阍吏不肯为通。会涉出，遮道而呼，乃载归后宫。发舒自恣，言涉故情。涉怒，杀之。公孙弘起家徒步，为丞相，故人高贺诣之。弘食以脱粟饭，覆以布被，贺怨曰：“何用故人富贵为？脱粟布被，我自有之。”弘大惭。贺告人曰：“公孙弘内服貂蝉，外服麻枲。内厨五鼎，外膳一肴。岂可以示天下？”于是朝廷疑其矫焉。弘叹曰：“宁逢恶宾，莫逢故人。”宋向柳与颜竣友善，及竣贵，柳犹素情自许，不推先之。范剧戒柳曰：“名位不同，礼有异数。卿何得作曩时意耶？”柳曰：“我与士逊心期久矣，岂可一旦以势利处之？”及柳以事系狱，屡密请，竣竟不助之，柳遂伏法。今人富贵忘久要，困穷过责望，遂使岁寒之盟，殒越中路。王公高谊，削迹布衣。斯亦末世友道之羞也。

宋太祖一日罢朝，俯首不言者久之。内侍王继恩问其故，上曰：“早来前殿指挥一事，偶有误失，史官必书之，我所以不乐也。”又一日，后苑挟弓弹雀，有臣僚扣殿，称有急事请见。上急出见之，受所闻奏乃常事。太祖曰：“此事何急？”对曰：“亦急于弹雀。”上怒，以钺斧柄撞口，两齿坠焉。徐伏地取齿置怀中，上怒曰：“汝将此齿去讼我也？”对曰：“臣岂敢讼陛下，自有史官书之。”上怒解，赐金帛慰劳而去。乃知宋初史书核实，朝廷尚知畏惮如此。

南齐江泌食菜不食心，以有生意，唯食老叶而已。宋高颙有所乘马老，以糜饲之。曹彬每冬月，禁勿修葺墙壁，谓瓦石间百虫所蛰，动之恐伤其生。伊川在经筵，见哲宗盥漱喷水避蚁。夫王侯将相犹仁心不杀如此，今人驱役奴隶，远致异品，既饱则扬扬自得，少不如意，则怒骂庖者。染习成俗，见闻久惯，以为饮食合当如此，而不以为怪。夫贪生畏死，人物同也。爱恋亲属，人物同也。所以不同者，人有智，物则无智，人能言，物则不能言耳。哀哉！

吕申公二子，谒欧阳公于颍上。人见公，纳拜，出则二子相叹，以为前辈不可及。韩魏公留守北京，李稷以国子博士为漕，颇慢公。公不为校，待之甚礼。俄潞公代为留守，未至，扬言云：“李稷之父绚，我门下士也。闻稷敢慢魏公，必以父死失教至此。吾视稷犹子也，果不悛，将庭训之。”公至北京，李来谒，坐客次久之，公着道服出，徐语曰：“而父，吾客也。只八拜。”稷不获已，如数拜之。尹师鲁以贬死，其子朴方裸裎。既长，韩魏公闻于朝，命官。魏公到北京，荐为属，教育之如子弟。朴少年有才，所为或过举，魏公挂师鲁之像哭之。马援有疾，梁松来候，独拜床下，援不答。诸子问曰：“梁一孙帝婿，贵重，朝廷公卿莫不惮之，大人奈何独不为礼乎？”援曰：“我乃松父友也。”松怀不平，遂因事陷之。帝大怒，追收援印。援藁葬城西，妻子草索诣

阙请罪。帝出松书示之，方知所坐。夫纳拜以定其公，正言以折其傲，泣像以动其心，此三君子之行事，皆古人也。若如援之挟长，当松之挟贵，遂至执友之谊不复可施，而前辈一切执手殷勤之诲，亦从此杜口矣。可叹哉！

北齐安德王延宗，高文襄第五子。母陈氏，魏广王妓也。延宗幼为文宣所养，甚爱之。年十二，犹骑置腹上，令溺己脐中，抱之曰：“可怜止有此一个。”封定州刺史。于上大便，使人在下张口承之。后为周武帝见擒，诬反。以椒塞口而死。宣和间芒山有盗临刑，母来与之诀，盗对母云：“顾如小儿时一吮母乳，死且无憾。”母与之乳，盗啮断乳头，流血满地，母死。盗因告刑者曰：“吾少也，盗一菜一薪，吾母见而喜之。以至不检，遂有今日。故恨杀之。”呜呼！异矣。夫语教子婴孩，不虚也。

侍郎梅溪王公见人礼塔，呼而告之，曰：“汝有在家佛，何不供养？”宋大本圆照禅师，人有饭僧者，必告之曰：“汝先养父母，次办官租。如欲供僧，以有余及之。”徒众在此，岂无望檀那之施？须先为其大者。盖古人透彻佛事，故能为此不作佛事语。乃知通佛法未有不通世法，犯王法未有不犯佛法。仁宗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，诏蔡襄书之。其后命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，又敕公书，则辞不肯书，曰：“此待诏职也。”邹志完第进士，调扬州颖昌府教授，吕公著、范纯仁为守，皆礼遇之。纯仁属撰乐语，浩辞。纯仁曰：“翰林学士亦为之。”浩曰：“翰林学士则可，祭酒、司业则不可。”纯仁敬谢。成化初，章编修懋、黄编修仲昭、庄检讨昶以史官辞撰烟火致词，得罪以去。吁！亦由执政无纯仁，故至此。

卷二

昔武王问五帝之诫于尚父，尚父曰：“黄帝之诫曰：‘吾居民上，摇摇恐夕不至朝。’乃铸金人，三封其口。曰：‘磨兜坚，慎勿言。’”故孔子于《易传》著慎言者十二，于《论语》著慎言者十五，于《戴礼》著慎言者八，亦既拳拳矣。老氏犹讥之曰：“凡今之世，聪明深察，而近于死者，好讥议人者也。博辨闳远而危其身者，好发人之恶者也。”盖言之流祸深，人之发言易。以易发当深祸，嘻，危哉！

田文问其父婴曰：“我闻将门有将，相门有相。君用事齐相，至今三年矣，齐不加广，而君私家富累万金，门下不见一贤者，文切怪之。”黄鲁直云：“人生须辍生事之半，养一佳士教子弟，为十年之计，乃有望。求得佳士，既资其衣食温饱，又当尊敬之。久而不倦，乃可以尽君子之心，而享其功。每见士大夫家，养客略与仆使同耳，如此何缘得佳士，艺麻必不能为粟也。”余观缙绅之家，养士多矣，生前则桃李无阴，死后则蒺藜入室。毋论子弟未得一士之用，而向之谗谄面谀者，且悉转为下石裹甲之人矣。故座有佳宾，家虽贫，吾

知其必兴。门无国士，族虽大，吾知其必败。

卫兹弱冠，与同郡文生俱称盛德。郭林宗与二人共至市。子许买物，随价仇直。文生訾呵，减价乃取。林宗曰：“子许少欲，文生多情。此二人非徒兄弟，乃父子也。”后文生以秽货见捐，兹以烈节垂名。雪峰、岩头、钦山，自湘中入江南。至新吴山之下，钦山濯足涧侧，见菜叶而喜，指以谓二人曰：“此山必有道人，可沿流寻之。”雪峰恚曰：“汝智眼太浊，他日如何辨人？彼不惜福如此，住山何为哉！”后入山，果无名衲。大抵情为欲根，俭为福本。有多情之文生，必不能为一掷百万之刘毅。有惜福之雪峰，然后能为竹头木屑之陶荆州。

东坡在嘉祐立论务在更变，在熙宁立论务在安静。在熙宁力排募役，在元祐乃主免役。盖惟是之从，而不徇时之好恶，此其所以为君子。杨畏在宁则从熙宁，在元祐则从元祐，在绍圣、元符则从绍圣、元符，时人目之曰杨三变。不顾是非而惟时是徇，此其所以为小人。昔卫鞅徙木之后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，有来言令便者，卫鞅曰：“此皆乱化之民，尽迁之于边城。”夫立法之时，不难徒言不便者，而难徒言便者，鞅一切不顾，直是有豪杰胸胆，要亦厌其变迁不情耳。若使杨畏当之，其在首斥之列必矣。故君子宁为独立鹤，毋为两端鼠。宁昂昂若千里之驹，毋泛泛若水中之鳧。

宋郭进造宅既成，以酒席犒工，令子弟之席设于诸工之下，指工人曰：“此造宅者。”指诸子曰：“此卖屋者。”进死未几，果为资政殿学士陈彦升所得。苏掖仕至监司，家富甚嗇。每置产，吝不与直，争一文至失色，尤喜乘人窘急。尝置别墅，与售者反覆甚苦，其子在傍曰：“大人可增少金，吾辈他日卖之亦得善价也。”父愕然，自是少悟。夫世有如此父子，可以免营造。初刘温叟之生也，其父岳曰：“吾老矣，他无所欲，但冀世治民和，与此儿皆为温洛之叟，耕钓烟月，酣咏太平之化足矣。”温叟忆父语，遂为名臣。庆历中，张宗晦以秘书监致仕居洛阳。一日谒留守，其子唐言：“唐贺监知章以道上服归会稽，明皇锡以鉴湖。今洛中嵩少虽非朝廷所赐，大人可衣羽暇，优游其间，何必事请谒。”夫世有如此父子，可以免攀缘。顾顗之子绰，私财甚丰，乡里士庶多负其责，顗之禁不能止。及为本郡，诱绰出诸券书一厨，顗之悉焚烧。宣语远近：负三郎责，皆不须还。王殉好积聚，及死，其子弘悉燔烧券书，一不收责。夫世有如此父子，可以免积财。

梁祖既有移鼎之意，求宾客直言之士。一日忽出大梁门外数十里，憩于高柳树下。树可数围，柯干甚大。梁祖独语曰：“好大柳树。”徐遍视宾客，注目久之，坐客各各避席，对曰：“好大柳树。”祖又曰：“此大柳树可作车头。”

末坐五六人起对：“好作车头。”祖厉声曰：“柳树岂可作车头？我见人说

秦时指鹿为马，有甚难事？”悉擒言作车头者，扑杀之。杨愿与秦桧善，至饮食、动作悉效之。桧尝食因喷嚏失笑，愿亦阳喷嚏而笑，左右哂焉。桧亦厌之，讽御史排击而去。吴颐雍为人寡言，动静特当，孙权亦叹服之。每饮晏，左右尝恐酒失，为雍所见，不敢肆情。权亦曰：“顾公在坐，使人不乐。”其见惮如此。张昭容貌矜岩有威风，吴主尝曰：“孤与张公言，不敢妄也。”余谓丈夫处世，谈笑言论，尝防识者在傍。如顾与张，原自使人心畏，杨愿及树下五六人，原自使人心鄙。至于取讥君子，而反不见容于小人，尤可怜也。

隐士赵逸述晋人云：“自永嘉以来三百余年，建国称王者十六君，目睹其事。国亡之后，史书皆非实录。”天后时，有献三足鸟者，左右或言一足伪，后笑曰：“但史册书，安用察其伪乎？”周公瑾云：“定哀多微词，有所避也。牛李有异议，有所党也。国史凡几修，则是非凡几易矣。”元刘静修诗云：“纪载从来已失真，纷纷轻重在词臣。若将字字论心术，恐有无边受屈人。”故史不可轻读，古人亦不可轻论。

冯瀛王云：“吾三入相，每不如前，以擢任亲故知之。初入能用至丞郎，再入能用至遗补，三入不过州县。是宰辅之权日轻也。”桑维翰常谓交亲曰：“凡居宰相职位，有似着新鞋袜。外望虽好，其中甚不快活。大抵宰相权重，固非好消息。若权轻，则叔向所谓国将亡必多制，可不畏与？”

高宗曰：“台谏论事，虽许风闻，要须审实。如排击人才，岂无好恶？若果务大体，不指摘纤瑕细务，强置人于过，岂惟阴德不浅，亦可以销刻薄之风，成忠厚之俗。”赵鼎曰：“圣训广大如此，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。”王缙时为监察御史，擢口御史，迁左司谏，时在言路，知无不言。每谓人才实难，多事之际，宜为朝廷爱惜。以故不专弹击，而惟论安危利害大计，与所以启沃君心者。高宗尝称其中正不阿，得谏臣体。他日，言事者有不称，帝曰：“王缙论事可思。”庆历中，余靖、欧阳修、蔡襄、王素在台中，力引石介为谏官，执政亦欲从其请。时文正为参政，语同列曰：“石介刚正，天下所闻，然性亦好异。若使为谏官，必以难行之事责人主以必行。少拂其意，则引裾折槛，叩头流血，无不为矣。”人皆服其言。夫忧盛危明，辟邪镇恶，此皆臣子一念忠义所发，诚不可已。然或过于痛哭流涕，而其事未必至此。过于嬉笑怒骂，而其人未必至此。故其势人主必以言为轻，而其渐人臣亦必以言为讳。他日虽有积薪之隐祸，滔天之巨奸，无复开口着手处矣。

谢上蔡云：“透得名利关，方是小歇处。今之士大夫，真能言之鸚鵡也。”朱晦翁曰：“今时秀才，直会说廉说义。及到做起来，只是不廉不义。”此即能言鸚鵡也。而或者见能言之鸚鵡，乃指为凤凰鸾鷟，唯恐其不在灵囿间，不亦异乎？虽然，鸚鵡可也。谗言烦兴，交乱四国，哢哢为百舌鸟，则不可也。

司马光入相时，差役之复，为期五日，同列病其太迫。知开封府蔡京独如约，悉改畿县雇役，无一违者。诣政事堂白光，光喜曰：“使人人奉法如君，何不可之有？”张浚始与赵鼎相得甚，浚先达，力引鼎。尝论人才，浚剧谈桧善，鼎曰：“此人得志，吾辈无所措足矣。”浚不以为然。及引桧共政，方知其暗。浚之被论也，鼎约同列救解，桧见帝独无一语，浚遂谪远州。桧在枢府惟听鼎，鼎反深信之，卒为所倾。鼎与浚晚遇于闽，言及此，始知皆为桧所卖。客有读此者，曰：“小人难知如此。”余笑曰：“小人何尝难知，只缘君子未到难悦地位耳。”

元朔中，徐偃为齐相。至齐，偏召昆弟宾客，散五百金予之，数曰：“吾始贫时，昆弟不我衣食，宾客不我内门。今吾相齐，诸君迎我或千里，吾与诸君绝矣，毋复入我之门。”义熙中，何叔度子尚之为吏部郎，告定省，倾朝送之。叔度谓曰：“闻汝来，送别可有几客？”答曰：“殆数百人。”叔度笑曰：“此是送吏部，非送何彦德也。”势在则群蚁聚膻，势去则饱鹰飏汉。悠悠浊世，今古皆然，何足怪者！有识之士，不必露徐偃之刚肠，但请拭何叔度之冷眼。

秦桧尝语王葆曰：“桧欲告老如何？”葆曰：“此事不当问葆。”桧曰：“他人不敢言，以公有直气故问尔。”葆曰：“果欲告老，不问亲仇，择可任国家之事者使居相位，诚天下生民之福。”桧默然。正德初，关中盛传朝议欲起三原王端毅公，秦左史汝南强景明晟上诗曰：“八十耆年一品官，归来清节雪霜寒。虽然海内归心在，可奈君前下拜难。鸥鹭恐疑威风起，风云长护老龙蟠。三公事业三槐传，留取完名久远看。”王公得诗大悦。夫大臣去就出处，上系社稷安危，下系士林瞻表。故荐得数辈贤才，乃可弛乾坤之负担，养得百年名节，方能傲风月之全身。

李沆为丞相，秉政日，狂生叩马献书，历诋其短，公逊谢，曰：“俟归详览。”生讪怒，随马后肆言曰：“居大位而不能康济天下，又不能引退以谢人言，久妨贤路，宁无愧乎？”公于马上蹶蹢再三，曰：“某屡求退，奈上未允，不敢去耳。”终无忤意。富弼，字彦国，少有骂者如不闻，人曰：“骂汝”。彦国曰：“恐骂他人。”又曰：“呼姓名而骂，岂骂他人？”彦国曰：“天下无同姓名者乎？”告者大惭。及为相，尝语子孙曰：“忍之一字，众妙之门。睦族处事，尤为先务。若清俭之外，更加一忍，则何事不便。”夫朝廷用人，专论才德，而独于辅臣，又责以相度二字。盖相，地道也，妇道也。地欲耐物，妇欲耐家。不然，佛氏所谓虾蟆禅，一跳即倒耳。

萧颖士恃才傲物，尝携壶逐胜，憩于逆旅。风雨暴至，有紫衣翁领二童子避雨于此，颖士颇侮之。雨止，老人上马呵殿而去。颖士始知为吏部侍郎王丘也。

明日造门谢罪，引至庑下，坐而责之。复曰：“子负名傲忽，其止于一第乎？”果终于扬州工曹。此前辈不可轻也。张嘉正始为中书舍人，崔湜轻之。后与议事，正出其上，湜惊曰：“此终君座耳。”后年为中书令。此后辈不可轻也。吕文穆公未第时，薄游一县，胡旦方随其父宰是邑，遇吕甚薄。客有誉吕曰：“吕君工于诗，宜少加礼。”胡问诗之警句，客举一篇，其卒章云：“挑尽寒灯梦不成。”胡笑曰：“乃是一渴睡汉尔。”吕闻之，甚恨而去。明年首中甲科，使人寄语胡曰：“渴睡汉状元及第矣。”胡答曰：“待我明第二人及第，输君一筹。”既而次榜亦首选。两人相见俱甚赧，此同辈不可轻也。

叶石林出蔡元长门下。所著尚有《避暑录》。中间纪蔡元长事，多称为鲁公而不名。此虽近于私，然亦见古人用心忠厚，有始终处。今之失足权门，自甘厮养者，一遇其败，辄反戈攻之，冀文其丑，其又石林之罪人哉。然叶公文人也，犹不足异。独陆放翁所载包明事，则又士大夫所不如者。包明者，不知其乡里。少为兵，事汤岐公，自枢密至左相，明常在府。绍兴末，岐公以御史论罢，故例一府之人皆罢，遇拜执政，则往事焉。久之，御史中丞汪公澈拜参知政事，一府皆往。汪公，盖前日劾岐公者也。于是明独不肯往。曰：“是常论击吾公者，持何面目事之。”虽妻子饥寒不之顾，未几以病死。方岐公贵时，所荐士大夫多矣。至其失势，不反噬以媚权门者几人？且岐公平日待明非有异于众人也。汪公之拜，一府俱往，非独明也，明而往事汪公，非有负也。泥涂贱隶，又非清议所及。而其自信，毅然不移如此，盖有古烈士之风矣。书其始末，使读者有感焉。

卷三

宋王素为谏官，言人材难得，无事之时，当为朝廷爱惜。程明道为御史，告君曰：“使臣拾遗补过则可，若搜索臣下短长以沽直名，臣不能也。”我朝陈尚书寿，性孤特，不矫讦，在谏垣指陈时政得失无隐，然尝曰：“吾父戒弗作刑官，刑官枉人，言官枉人尤甚，顾可轻耶？”故公虽敢言而不搜士大夫之短长，以沽直名。余读子瞻为司马温公神道碑，言上即位之三年，人人自重，耻言人过。夫公当熙宁构党之时也，而人犹若此。今聚讼纷然，酿成一片骂世界，可惧哉！然则弹劾可已乎？罗豫章曰：“朝廷大奸不可容，朋友小过不可不容。若容大奸，必乱天下。不容小过，则无全人。”

苏易简特受宋太宗顾遇，性特躁进，罢参政，知邓州，年才逾壮，有不胜闲冷叹，赠老僧诗曰：“憔悴二郎三十六，与师气味不争多。”又移书亲旧，曰：“退位菩萨难做。”竟不登疆仕而卒。世言躁进，有夏侯嘉正为馆职，平生好烧银，常曰：“吾得水银银一钱，知制诰一日，无恨矣。”俱不谐而卒。钱僖公惟演，自枢密使为使相，叹曰：“使我于黄纸尽处押一个字，足矣。”寇

准年三十余，太宗欲不用，尚以其少，准遽服地黄，兼饵芦菔以歹之，未几皓白。宋李宗谔云：“先公少多病，炙灼殆无完肤。”故从伯赵相国谓曰：“太凡壮年宦仕忌于太速，肌体患在太丰。观子气实神深，虽体中多疾，无足虑也。”范镇东《齐记事》云：“嘉陵江上见二鹞未成，跃出巢穴，往往堕崖下死。其天性俊勇，是躁进之类也。”吁！可畏哉。

明道先生尝至禅寺，僧方饭，见趋进揖逊之盛，叹曰：“三代威仪，尽在是矣。”尹和靖在平江累年，凡百严整有常，遇饮酒听乐，但拱手安足处，终日未尝动。平江有僧见之，曰：“吾不知儒家所谓周孔为如何，恐亦只如此也。”

夫儒者威仪扫地，遂使明道先生亦赞叹佛氏，赖有个庄严尹和靖先生，始得向波罗门吐气。乃知吾曹不必以言胜佛，要以躬行胜之耳。

孟郊《落第诗》云：“题诗怨还怨，问易蒙还蒙。本望文字达，今因文字穷。”至登科后，诗则云：“昔日龌龊不足夸，今朝放荡思无涯。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议者以此诗验郊非远器。曹邴及第诗云：“故衣未及换，尚有去年泪。”肩吾云：“忆昔将贡年，把愁此江边。”二子所作，皆以今年之喜，而思昔日之愁，犹未能忘情于得丧也。杜荀鹤老而未第，诗云：“知己虽然切，春官未必私。”李方叔省试不得第，而东坡领贡举，赠之云：“平生谩说古战场，过眼终迷日五色。”山谷和云：“今年持橐佐春官，遂失此人难塞责。”座主归于己，门生归命于天，其贤矣乎！

陈绎晚为敦朴之状，时谓之热熟颜回。熙宁中，台州推官孔文仲举制科庭试对策，言时事有可痛哭太息者，执政恶而黜之。绎时为翰林学士，语于众曰：“文仲狂躁，乃杜园贾谊也。”客有举此以告余者，曰：“今狂躁之士，进不得于朝，则退而禹行舜趋，以踽踽于乡。是杜园贾谊，又欲作热熟颜回，何其不易简也？”余曰：“此语不详，就中亦大有天下第一等人。”

曾子丧妻，终身不娶。其子元请焉，曰：“高宗以后妻杀孝己，尹吉甫以后妻杀伯奇。吾上不及高宗，中不比吉甫，庸知其免于非乎？”汉王吉之子骏，丧妻不复娶，或问之，骏曰：“德非曾参，子非华元，亦何敢娶！”魏管宁妻丧，知故劝其再娶，宁曰：“每省曾参、王骏之言，意尝嘉之。岂违其本心哉！”予观今之继娶，多惨酷孤遗，甚至亡人之家，亦不少矣。不读陶学士载《黑心符》乎？其略云：“讲再醮，备继室，既无结发之情，常有扶筐之志，安得福祥，免祸幸矣！闵家以芦絮示薄，许氏以铁杵表酷，历历可见。为夫者耽少姿，入巧言，缠爱纽情，牢不可拔。妻计日行，夫势日削。寒热饥饱，出入起居，在彼不在我。有家国则妻擅其家国，有天下则妻指麾其天下。令一县则小君映帘，守一州则夫人并坐。论道经邦，奋庸熙载，则于飞对内殿，连理入都堂，粉黛判赏罚，裙襦执生杀矣。甚者杀夫首子，祸绵刀锯，冤著市朝，祭

祀绝而门庭芜，而怪且畏者曾无也。”莱州右长史于义方《黑心符略》：黑心者，继妇之名也。嘻！危哉。

元兵入闽，执建宁朱浚，欲降之，曰：“岂有朱晦翁孙而失节者？”遂自杀。朝奉郎张唐，南轩诸孙也，起兵复湘潭等县，及败被执，曰：“若降，何面见魏公地下？”遂遇害。二公家教能熏习子孙如此。后世少年无识，辄以道学为卖平天冠者，其诚未之思耳。

陈后山携所作谒南丰，一见爱之，因留款语。适欲作一文字，因托后山为之。后山穷日力方成，仅数百言，明日以呈南丰。南丰云：“大略也好，只是冗字多。不知可略删动否？”后山因请改窜，南丰就坐，取笔抹处，连一两行，便以授后山。凡削去一二百字，后山读之，则其意尤完。因叹服，遂以为法，所以后山文字简洁如此。牛僧孺赴举之秋，常投贄于刘补阙禹锡，对客展卷，飞笔涂窜其文。历二十余岁，刘转汝州，牛出镇汉南，枉道汝州，驻旌信宿，酒酣赋诗，刘方悟往年改公文卷。僧孺诗曰：“粉署为郎四十春，今来名辈更无人。休论世上升沉事，且斗尊前见在身。珠玉会应成咳唾，山川犹觉露精神。莫嫌恃酒轻言语，曾把文章谒后尘。”禹锡和云：“昔年曾忝汉朝臣，晚岁空余老病身。初见相如成赋日，后为丞相扫门人。追思往事咨嗟久，幸喜清光笑语频。犹有当时旧冠剑，待公三日拂埃尘。”牛公吟和诗，前意稍解，曰：“三日之事，何敢当焉。”宰相三朝后主印，可以升降百司也。于是移晷竟夕，方整前驱。刘乃戒其子咸、久、丞、雍曰：“吾成人之志，岂料为非。汝辈进修，守中为上。夫文字之交，本是净缘，而常结恶业。故虚心者，宜待之以曾南丰；盛气者，不宜待之以刘禹锡。”

锱孟熙云：“至正兵燹后，吾家图籍一空，予从祖兄炳文家，遗书尚有存者。其官板《荀子》七帙，余尝就观焉。累欲惠予，以其口许而非手授，终不忍取，后为他人所匿。”及观张宾护却卢家郎窃卖其家藏王内史《借船帖》，黄太史不受宋元寿之子吉长所惠阎右相《校书图》，仁者处心，古今一律。近世持玩好之物以视人者，贪忍之辈，一目而觊觎之心萌焉，力者挟以势，巧者钩以计，是诚何心哉！

宋哲宗朝，范纯夫为谏官，东邻宦官陈衍园亭在焉。衍每至园中，不敢高声，谓其徒曰：“范谏议一言到上前，吾辈不知死所矣。”此其所以为纯夫也，此其所以为元祐也。王黼为宰相，与宦者梁师成邻居，密开后户往来。徽宗幸黼第，徘徊观览，偶见之，大不乐。此其所谓王黼也，此其所以为崇观、政宣也。

李卫公德裕在珠崖，郡北有望阙亭，公题诗云：“独上江亭望帝京，鸟飞犹是半年程。碧山也恐人归去，百匝千遭绕郡城。”南有小禅院，因步游之。见老

僧壁内，挂十余葫芦，公指曰：“中有药物乎？”僧曰：“皆人骨灰耳。太尉当轴朝列，为私憾出于此者。贫道悯之，为收其骸焚之，贮其灰，俟其子孙来访耳。”公惕然返走，心痛而死。然公颇为寒进开路，及南迁，或有诗云：“八百孤寒齐下泪，一时南望李崖州。”公太和七年自西川回，入相，上问王涯：“今日除德裕，人情怕否？”曰：“忠良甚喜，小人亦有怕者。”此公只是恩仇分明，恩者不足令人德，而仇者适足令人畏。故王旦亦曰：“好人怀惠，又欲人畏威，皆大臣所宜避。而寇准自以为己任，此其短也。”

庞士元性好人伦，勤于长养。每所称述，多过其才。时人或问之，士元曰：“当今雅道陵迟，善人常少，方欲兴风俗，长道业，不美其谭，即声名不足企慕；不足企慕，而为善者少矣。今拔十失五，犹得其半，而可以崇迈世教，使有志者自励，不亦可乎？”时人服其言。富丞相一日于坟寺剃度一僧，刘贡父放闻知，笑曰：“彦国坏了几个人才度得一人。”问之，曰：“彦国每与人对语，往往奖予太过。其人恃此傲慢，反以致祸者，放目击数人矣。岂非坏了乎？”余以为誉人者，不可不闻庞士元此言。见誉于人者，不可不闻刘贡父此言。

唐河东节度使王锬，赂权近，求兼宰相，密诏中书门下曰：“锬可兼宰相。”李藩遽取笔灭宰相字，署其左曰：“不可。”还奏之。宰相权德舆失色曰：“有不可，应别为奏，可以笔涂诏耶？”藩曰：“势迫矣，出今日便不可止。”既而事得寝。仁宗一夕遣使持手诏，欲以刘氏为贵妃。李沆对使者引烛焚诏，附奏曰：“但道臣沆以为不可。”其议遂寝。三代君臣面相可否，后世则遣黄门下密命而已。故旋乾挥日之手，全在中书。或曰：“得无过乎？”余曰：“此已输格心大臣一着矣。虽然，以今日之时势度之，即藩、沆在，要自难行。然正人立朝，常使人主动必有所畏，此意自不可少。”

昔人有欲之官而恶其地之瘴者，或释之曰：“瘴之为害，不特地也，仕亦有瘴也。急催暴敛，剥下奉上，此租赋之瘴。深文以逞，良恶不白，此刑狱之瘴。侵牟民利，以实私储，此货财之瘴。攻金攻木，崇饰车服，此工役之瘴。盛拣妾姬，以娱声色，此帷簿之瘴也。一有于此，无问远迩，民怨神怒，无疾者必有疾，而有疾者必死也。昔元城刘先生处瘴，而神观愈强，是知地之瘴者，未必能死人；而能死人者，常在乎仕瘴也。虑彼而不虑此，不亦左乎？”此可为授官惮远避难者之戒。

曾布以翰林学士权三司使，坐言事落职，知饶州，舍人许当知颇多斥词。制下，将往见曾，曰：“始得词头，深欲激纳。又思之，衅隙如此，不过同贬耳，于公无所益已。遂龟勉为之，然其中语言颇经改易，公他日当自知也。”曾曰：“君不闻宋子京之事乎？昔晏元献公当国，宋子京为翰苑，怜宋之才，雅

欲旦夕相见，遂税一地于旁近，延居之。其亲密如此。遇中秋启晏，召宋，出妓，饮酒赋诗，达旦方罢。翼日罢相，宋当草制，颇极诋斥，至有‘广营产以植私，多役兵而规利’之语。方子京挥毫之际，余醒犹在，观者亦骇叹。盖此事由来久矣，何足较耶？”许亦赧然而去。林希子中，在元祐作从官，与东坡为侪辈，在杭则为交承，东坡入翰苑，林以启贺曰：“父子以文章名世，盖渊云司马之才。兄弟以方正决科，迈晁董公孙之学。”后东坡谪惠州，林草制，词极其诋訾，云：“轼罪恶甚众，论法当死。先皇帝赦而不诛，于轼恩德厚矣。朕初即位，政出权臣，引轼兄弟以为己助。自谓得计，罔有悛心。若讥朕之过失，何所不容？乃代予言，诬诋圣考，乖父子之亲，害君臣之义。在于行路，犹不戴天；顾视士民，复何面目？至交通阉寺，矜谄幸恩，市井不为，缙绅共耻。尚屈彝典，止从降黜。今言者谓轼指斥宗庙，罪大罚轻。国有常刑，朕非可赦。宥尔万死，窜之远方。虽轼辨足以饰非，言足以惑众，自绝君亲，又将奚憖？保尔余息，毋重后愆。可责授宁远军度副使，惠州安置。”林草制时，投笔曰：“坏了一生名节。”夫一人之身，而乍贤乍佞，乍炎乍凉，人情闪倏，一至于此。不闻欧阳子之待陈恭公乎？陈恭公素不喜欧阳，其知陈州时，公自颖移南京，过陈，拒而不见。后公还朝作学士，陈为首相，公遂不造其门。已而陈出知亳州，罢使相，换观文，公当草制，陈自谓必不得其美辞，至云：“杜门却扫，善避权势以远嫌；处事执心，不为毁誉而更变。”陈大惊喜曰：“使与吾相知深者，不能道此。此得我之实也。”手录一本，寄其门下客李中郎曰：“吾恨不早识此人。”吁！三子闻欧阳之风，可以愧死矣。

卷四

司马温公为相，每询士大夫私计足否，人怪而问之，公曰：“倘衣食不足，安肯为朝廷而轻去就耶？”内翰贾公廷试第一，往谢杜祁公。公独以生事有无为问，贾退谓祁公门下士曰：“黯以鄙文冠天下而谢于公，公不问，而独问生事，岂以黯为不足魁乎？”公闻而言曰：“凡人无生事，虽为显官，不能无俯仰依违。今贾居名在第一，则其学不问可知。其为显官，则又不问可知。衍独惧其生事不足，以致进退皆为廩禄所拘管耳。”贾为之叹服。唐王起扬历省寺，三任节镇，而昧于理家，俸入尽为仆妾所有。耆年寒馁，至于伶人分月俸以自给。议者曰：“禄仕之士不能撙节，稍丰则饫及狗彘，稍歉则困彼妻孥。晚节苟得，尽弃其平生者多矣。以王相国德望名品而有此累，人可不思俭以足用乎？”呜呼！若认作求田问舍，则前语醍醐番成毒药。

王荆公亦有痛快处。公当国时，郭祥正知邵州武冈县，附递奏书，乞以天下之计，专听王安石区画。凡议论有异者，虽大吏亦当屏黜。表词亦甚畅辨，上览而异之。一日，问荆公曰：“卿识郭祥正否？其才似可用。”荆公曰：“臣顷

在江东，尝识其为人。才近纵横，言近押阁，而薄于行。不知引荐者何人，而圣聪闻知也。”上出其章以示公。公耻为所荐，因极口陈其不可用而止，祥正遂以本官中丞致仕。李师中平日讲论，多与荆公违戾。及公权盛，李欲合之。乃于舒州作待岩亭，盖以公尝倅舒，而始封又在舒也。吴孝宗对策，方诋熙宁法，既而复为《巷议》十篇，其开卷皆议新法之善，写以投公。公薄其翻复，尤不礼之。此数君者，所为枉了做小人也。

宋谢泌谏议，居官不妄荐士。或荐一人，则焚香捧表，望再拜而遣之。其所荐虽少，而无不显者。正献公既荐常秩，后差改节，尝对伯淳有悔荐之意。伯淳曰：“愿侍郎宁百受人欺，不可使好贤之心少替。”公敬纳焉。余尝谓人臣荐士与荐医同，然医误特杀一人，官误几杀万姓。今荐者不复慎，误者不复悔，至于悔而复荐，益又罕矣。此非特为国家举劾无连坐法，亦由为国之念不及古人也。

有士人贗作韩魏公书，谒蔡君谟。蔡心疑之，然士颇豪，与三千缗。因回书遣四兵送之，并致果物于魏公。士至京谒公，以其故请罪。公徐曰：“君谟手段小，恐未足以了公事。”因作书令见夏太尉，子弟有不然者，公曰：“士能为我书，又能动君谟，其才器亦不凡矣。”至关中，夏竟官之。范文正在睢阳掌学，有孙秀才者，索游上谒，文正赠钱一千。明年复谒，公又赠一千。因问何为汲汲道路，孙戚然曰：“老母无养”。公见孙词气，甚非乞客，因为补学职，以《春秋》月得三千供养。孙笃学，公甚爱之。明年领解去。后十年，闻太山下有孙明复先生，以《春秋》教授，道德高迈。朝廷召至太学，即昔日索游孙秀才也。公叹曰：“贫累大矣，倘因循索米至老，虽人才如明复者，将犹汨没而不见也。”语云缓急人之所时有也，今富贵人不知贫贱痛痒，亦是一过。况贫贱中往往有豪杰，须是大着眼，宽拄腹可也。

赵子昂《老态诗》云：“老态年来日日添，黑花飞眼雪生髯。扶衰每藉过头杖，食肉先寻剔齿签。右臂拘挛巾不裹，中肠惨凄泪常淹。移床独就南窗坐，畏冷思亲爱日檐。”箬冠徐延之云：“非身处老境，真知灼见者，不能谙此，悲夫！”洪浩熙宁中游太学，十年不归，其父作诗寄浩，曰：“太学何蕃且一归，十年甘旨误庭闱。休辞客路三千远，须念人生七十稀。腰下虽无苏子印，篋中幸有老莱衣。归时定约春前后，免使高堂赋式微。”浩得诗即归养。钱塘吴慥，洪武间官四川，其父敬夫思之，作诗云：“剑阁凌云鸟道边，路难闻说上青天。山川万里身如寄，鸿雁三秋信不传。落叶打窗风似雨，孤灯背壁夜如年。老怀一掬钟情泪，几度沾衣独泫然。”敬夫卒，而慥始以丁忧还家。嗟呼！世之宦游者多矣。衔命千里，亲老不获从，甚则倚庐陟屺，目穷心折，终不敢少露于宾客笑语及邮筒笔楮之间。而子或浮沉宦辙，垂五载十载，出而裾绝

，入而室虚者，岂少哉！则前诗可念也。

宋钱明逸，久在禁林，不满意出为泰州，居常怏怏不事事，韩魏公闻之，语人曰：“己虽不足，独不思所部十万生灵耶？”我朝刘忠宣公大夏、张简肃公敷华，二公皆天顺甲申进士，选庶吉士。李文达公、彭文宪公时在内阁，欲留二公官翰林，二公力辞不就。后二公皆以政事遂为名臣。夫钱明逸以翰林为重，故见得民事轻；刘忠宣、张简肃以民事为重，故见得翰林轻。今新郎君胸中，若使具此公案，则未入馆选者，请托之心自消；而已出秘书者，怨尤之念自泯。

吐谷浑阿柴，有子二十人。疾病，命诸子各献一箭。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，使折之，利延折之。又取十九箭，使折之，利延不能折。阿柴喻之曰：“汝曹知之乎？孤则易折，众所难摧。戮力同心，社稷可固。”言毕而卒。袁绍遣人招张绣，绣欲许之。贾翊于绣坐上，谓绍使曰：“归谢袁本初，兄弟不能相容，而能容天下士乎？”绍二子谭、尚俱未立，绍卒，二子治兵相攻。王修谓谭曰：“兄弟者，手足也。辟人将斗而断其右臂，曰我必胜，可乎？”二子不从，卒为操所灭。法昭禅师偈云：“同气连枝各自荣，些些言语莫伤情。一回相见一回老，能得几时为弟兄。”古人谓人伦有五，而兄弟相处之日最长。君臣遇合，朋友会萃，久速固难必也。父生子，妻配夫，其蚤者皆以二十岁为率。惟兄弟或一二年、四三年相继而生，自竹马游戏，以至骀背鹤发，其相与周旋，多至七八十年之久，恩意浹洽，猜忌不生，其乐宁有涯哉！乃有不相往来，不通耗问，遇于途则耻下车，阅于墙则思角讼。结异姓为兄弟，迎谗夫为上宾。家众操戈，野鬼瞰室。此非佛经所谓第一颠倒相者乎？”

桓玄尝诣王忱，通人未出，乘輦直进。忱对玄便鞭门子，玄怒去之，忱亦不留。时苗，字德胄，为寿春令，蒋济为治中。苗初至谒济，济素嗜酒，适会其醉不能见。苗恨，刻木为人，书曰“酒徒蒋济”，置之墙下，旦夕射之。于峤往见赵凤，凤辞以沐发。峤诟直吏，又溺于从者，直庐而去。吁！何其甚也。昔胡存齐参政折节下士，南北士大夫皆愿见之。公每患阍人不为通，是日不出，即悬一牌于门，曰：“胡存齐在家。”然则三君子之诟詈，公其见夫？

唐肃宗为太子，上使割羊臠，以饌餽刃徐啖之，上喜曰：“福祿当如是惜。”此李德裕载天宝十七事中语。乃李每食一杯羹，其费约钱三万。杂珠玉、宝具、雄黄、朱砂煎汁，过三沸即弃其滓。公之侈汰如此，何也？崖州之行，岂可专咎牛奇章来？

赵韩王宅园，谋画侔于禁省。韩王以太师归第，百日而薨。子孙皆家京师，罕居之。故园地亦以扃钥为常，岁时惟厮养、拥畚负锸者于其间而已。宋丞相陈秀公治第于润州，极为閼壮，池馆绵亘数百步。宅成，公已疾甚，惟肩輿一登

西楼而已。人谓之三不得：居不得，修不得，卖不得。善乎黄山谷之言曰：“余谪处宜州半载，官司谓余不当居关城中，乃抱被出宿于城南。余所僦舍虽上，两旁风无有盖障，市声喧杂，人不堪其忧。余以谓家木农桑，使不从进士，则田中庐舍如是，又何不堪其忧耶？”

人主宫闱之中，少有偏昵，臣子不可妄有攀援，亦不可过为排击。如汉高文时，常欲易太子，张子房惟安太子则已耳，不能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。袁盎惟止慎夫人不与后并坐则已耳，不能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。盖内阍燕私，人臣之分，自有不敢与者。若使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，亦岂人臣之福乎？孔子不止鲁之女乐，管仲不去齐桓之六嬖四姬，古之圣贤，皆有深见。而少年喜事者，形之章奏，刻之书帙，至遍于辇毂市肆之间，此在布衣交友不能堪，而天子能容之乎？不曰立党，则曰离间；不曰树功，则曰挟制。吾惧国本因之而动摇也。

韩退之与凤翔邢尚书书云：“阁下之财，不可以遍施于天下。在择其人之贤愚，而厚薄等级之可也。假如贤者至，阁下乃一见之，愚者至，不得见焉，则贤者莫不至，而愚者日远矣。假如愚者至，阁下以千金与之，贤者至，亦以千金与之，则愚者莫不至，而贤者日远矣。”杜祁公衍，性好施，张环曰：“公之好施，人所能及也。其不妄施，人之所不能及也。”吁！今之施者，半及于沙门弟子止矣。余以为此不惟施之三宝，而当并施之三教；不惟施之三教，而当首施之三族。

昔诸葛孔明为相，惟城都八百桑。唐元载为相，及其败也，籍其家，胡椒八百斛。呜呼！夫人以百年之身，天假以年，不过八十、九十，姑以八十为率，计其得志不过三十四年而已，岂有三四十年之间，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？亦愚矣哉。自古居相位者，何尝死于饥寒，而常死于财货，可笑也。

张子房欲辞封爵，第曰：“昔与陛下遇于留，封臣留侯足矣。”薛包与子弟分产，奴婢引其老者，曰：“与我共事久，若不能使也。”田庐取其荒颓者，曰：“吾少时所理，意所恋也。”器物取朽败者，曰：“吾素所服食，身口所安也。”夫谢赏则辞尊居卑，逊产则舍肥就瘠，犹且委曲其词，名迹俱掩，不惟使让者无名，且使受者无愧。古人至德如此。

樊伷叛吴，吴主召问潘浚。浚请五千兵往，足可擒伷。吴主曰：“卿何以轻之？”浚曰：“伷昔尝为州人设饌，比至日中，食不可得，而十余自起。此亦侏儒一节之验也。”权遣浚往，果斩之。宋时御史有閤吏，隶台中，事二十余中丞矣，善评官之优劣。每声诺时，视中丞贤则横其挺，中丞不贤则直其挺。此语传于缙绅，范讽为中丞，閤吏适报事，范视之，其挺直矣。立召问，曰：“尔挺忽直，岂睹我之失耶？”吏初讳之，苦问，乃言曰：“昨日见中丞召客，亲论庖人以造食，中丞指挥者数四。庖人去，又呼之，复叮咛教诫者又数

四。大凡役人者，授以法而睹其成；苟不如法，有常刑矣。何事喋喋之繁？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，不止一庖人之任，皆欲如此喋喋，不亦劳而可厌乎？某心鄙之，不知其挺之直也。”范大笑惭谢。夫小事得，大事尚会错。闲时得，忙时尚会错。今饌客设食且如此，况其他乎？故于潘浚之笑樊伷，可以知将。于闾隶之笑范讽，可以知相。

蔡襄自给事中、三司使，除礼部侍郎、端明殿学士，知杭州。初英宗入为皇子，中外相庆，知大计已定矣。既而稍稍传言有异议者，指蔡襄一人。及即位，始亲政，每语及三司事，有忿然不乐之意。蔡公终以此疑惧请出。既有除命，韩琦因为上言：“蔡襄事出流言，难以必信。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，害及忠良。可以为鉴。”欧阳修亦启曰：“或闻蔡襄文字，尚在禁中，陛下曾观之否？”上曰：“文字即不曾见，无则不可知其必无。”修奏曰：“若无文字，则事未可知。就使陛下曾见文字，犹须更辨真伪。往时夏竦欲陷富弼，乃先令婢子学石介书字。岁余学成，乃伪作介与弼书，谋废立事。书未及上，为言者廉知而发之。赖仁宗圣明，弼得免祸。至如臣丁母忧服阕，初还朝，有嫉忌臣者，乃为撰臣一札子，言乞沙汰内官，欲以激怒群阉。是时家家有本，中外喧传，亦赖仁宗保全，得至今日。由是而言，陛下曾见文字，犹须更辨真伪，何况止是传闻，疑似之言，何可为信？”上曰：“官家若信传闻，蔡襄岂有此命。”真庙时，有卜者上封事，言干宫禁。上怒，令捕之，系狱，坐以法。因籍其家，得朝士往还书牋。上曰：“此人狂妄，果臣僚与之过从，尽可付御史狱案劾。”王旦得之以归，明日独对曰：“臣看卜者家藏文字，皆与之算命选日草本，即无言及朝廷事。臣托往来，亦曾令推步星辰，其状尚存。”因出以奏曰：“果行，乞以臣此状同问。”上曰：“卿意如何？”旦曰：“臣不欲因此卜祝贱流，累及朝廷。”上乃解。公至政府，即时焚却，继有大臣力言乞行，欲因而挤之，上令中使再取其状，旦曰：“得旨已尽焚之。”事乃寝。余尝谓古今文字之祸，其端有三：或君子以此攻击小人，而为背城一战之举；或小人以此排陷君子，而为打尽一网之谋；或有山人游客，搅乱于小人、君子之间，而为快心报复之计。国家若遇此事，执政从中调停，而谏臣不得从旁过为穷究，则庶乎群涣而党解矣。且一切私揭冤单，歌谣谤帖，皆不必论其真伪是非，但俱付之祝融一炬，岂不为天地间洁净，了无数齷齪公案？

卷五

仁宗朝，谏官累言：“陈执中不学无术，非宰相器。陛下眷意不替者，得非执中尝于先朝乞立陛下为太子耶？先帝二子，而周王已薨，立嗣非陛下而谁？”上曰：“非为是。但执中不欺朕耳。”嘉祐中，文潞公、富郑公为相，刘公沆、王公尧臣为参政，议立皇嗣，事秘不传。永丰中，三公已薨，独潞公留

守西京。召赴阙，恩礼隆厚。及还，上作诗送行，有“报在不言功”之句。乃知丙吉而后，如潞公者，非特谨厚得体，可格九重，亦恐谗间小人如阴螫执中者，借以为口实耳。

杜舍人弱冠成名，制策登科，名振京邑。常与同辈城南游览，至一寺，禅僧拥褐独坐，与之语，玄言妙旨，咸出意表。问杜姓字，又问修何业，傍人以累捷夸之，顾而笑曰：“皆不知也。”杜叹讶，因题诗曰：“家在城南杜曲傍，两枝仙桂一时芳。禅师都未知名姓，始觉空门意味长。”郑礼臣初入内庭，矜夸不已，同席诸人皆不能对，甚减欢笑。有妓下筹指礼臣曰：“学士言语，毋乃得色。然学士一时清贵，亦在人耳。至如李隙、刘承雍亦常为之，又岂能增其声价耶？”诸人跃起，喜不自胜。礼臣因引满自饮，更不复言。韩退之三子，绾、袞皆擢第，袞为状元。退之名若山斗，而不闻世有状元袞者，史亦缺之。以此知科名难恃也，而况不足以惊黄面头陀、红颜女子乎？

绍兴二年，虏寇谢达陷惠州，民居官舍焚荡无遗，独留东坡白鹤故居，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，烹羊致奠而去。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，悉毁城堞，且纵火至吴子野近居。盛登开元寺塔见之，问左右曰：“是非苏内翰藏图书处否？”麾兵救之。吴氏岁寒堂民屋附近者，赖以不毁甚众。王荣老尝官于观州龙官，渡观江，七日风作不得济。父老曰：“公舟中必有奇异，此江神极灵，当献之得济。”荣老顾无有，止有黄麈尾以献之，风如故。又以端石砚献之，风愈作。又以宣包、虎帐献之，皆不验。夜卧念曰：有鲁直草书扇头子，题韦应物诗曰：“为怜幽草涧边行，上有黄鹂绕树鸣。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”公取视，恍惚之势，曰：“我犹不识，鬼宁识之乎？”持以献之。香火未收，天水相照，如两镜对展，南风徐来，帆一饱而济。夫文人翰墨，即盗贼、鬼神且不能忘情如此，后世嫉贤如仇，讳文若崇，岂别具一肺肠耶？

邵伯温少时，读《文中子》，至“使诸葛武侯无死，礼乐其有兴乎？”因著论，以谓武侯霸者之佐，恐于礼乐未能兴也。康节先生见之，怒曰：“汝如武侯，犹不可妄论，况万万相远乎？以武侯之贤，安知不能兴礼乐也？”伯温自此于先达不敢妄论。刘壮舆尝摘欧阳公《五代史》之讹误为纠缪，以示东坡，东坡曰：“往岁欧阳公著此书初成，王荆公谓余曰：‘欧阳公修《五代史》，而不修《三国志》非也，子盍为之？’余固辞不敢当。夫为史者，网罗数十百年之事，以成一书，其间岂能无小得失？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，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后耳。”余闻之师云：“未读尽天下书，不可轻议古人。”然余谓真能读尽天下书者，益知古人不可轻议。后生哓哓，只为不遇苏邵两先生垆锤，然究竟坐胸中书少耳。

白乐天一帖云：“庐山自陶谢泊十八贤已还，儒风绵绵，相续不绝。贞元初

，有符载、杨衡辈隐焉，亦出为文人。今其读书属文，结草庐于岩谷间者，犹一二十人。即其中秀出者，有彭城人刘轸。轸开卷慕孟轲为人，秉笔慕扬雄、司马迁为文，故著《翼孟》三卷、《豢龙子》十卷，杂文百余篇。而圣人之旨，作者之风，虽未臻极，往往而得。予佐浔阳三年，轸每著文，辄来示予，知轸志不息，异日必能跨符杨而攀陶谢。轸一旦尽赍所著书及所为文，访予告行，欲举进士。予方沦落江海，不足以发轸事业，又羸病无心力，不能遍致书于台省故人，因援纸引笔，写胸中事授轸。且曰：‘子到长安，持此札为予谒集贤庾三十二补阙、翰林杜十四拾遗、金部元八员外、监察牛二侍御、秘省萧正字、蓝田杨主簿兄弟。彼七八君子，皆予文友。以予愚直，尝信其言，苟于今不我欺，则子之道庶几光明矣。又欲使平生故人，知我形体已悴，志气已惫，独好善喜才之心未死。去矣去矣，特此代书。三月三日乐天白。’蒋侍郎家有杨文公与王魏公一帖，用半幅纸，有折痕。其略云：“昨夜有进士蒋堂，携所作文来，极可喜，不敢不布闻，谨封拜呈。”苏子瞻曰：“夜得一士，旦而告人，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。”世言文公为魏公客，公经国大谋，人所不知者，独文公得与。观此帖，不特见文公好贤乐士之意，且得一士，必亟告之，其补于公者亦多矣。吁！王公不下士久矣，有耳不闻，有目不转，有口不嘘，有手不援，此詎可令香山、眉山两长者见也。

中黄先生云：“明不触物。”此言极有味。若洞然烛他人之恶，不随他转而已。此外，不宜发明太尽，恶讐为直是也。但当生大慈怜悯心，方便譬喻，引之归于正道。不可则止，毋自辱焉。若忿嫉于顽，极口攻之，则是与之修怨，何取其为明哉！玉真先生云：“大凡人自己本来福积不厚，肆口又无忌惮，愈见薄福。”要见薄福证验，若平生数奇多忤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也。故潜人翩翩，嗇夫喋喋，非有冥祸，则有奇穷。而吕公著约识精言，孙奭议论有根底，韩琦明足以照人之奸，未尝形诸词色。真大人相也。

吴文肃公子璟，素以坚挺有气节，韩魏公亦称之。及幕府有阙，门下有以璟为贤者，公曰：“此人气虽壮，然包蓄不深，发必暴，且不中节，当以此败。

”置而不言。不逾年璟败，皆如其言。杜正献公，有门生为县令者，公戒之曰：“子之材器，一县令不足施，然切当韬晦，无露圭角。不然，无益于事，徒取祸耳。”门生曰：“公平生以直亮忠信，取重天下，今反诲某以此，何也？”公曰：“衍历任多，历年久，上为帝王所知，次为朝野所信，故得以伸其志。今子为县令，卷舒休戚，系之长吏。长吏之贤者固不易得，若不见知，子乌得以伸其志，徒取祸耳。予非欲子毁方瓦合，盖欲求和于中也。”余谓子弟曰：“此言味做涉世语，便是老乡愿；味做用世语，便是古大臣。”

胡忠简贬谪，李弥远赠以十事，其最警策者曰：“名节之士，犹未及道，宜更

进步。”又曰：“子厚居柳筑愚溪，东坡居惠筑鹤观，若将终身焉。”又曰：“有天命，有君命，不择地而安。”夫万里投荒，孤身御瘴，人生至此，那复可堪。今圣朝宽大，被谪命则讨差而归，闻除书则投袂而出，此亦士大夫不幸中之幸也。然古人则反有以此锻炼一生者。黄鲁直《答刘文学诗》云：“人鲊瓮中危万死，鬼门关外更千岑。问君底事向前去，要试平生铁石心。”王定国岭外归，出歌者劝东坡酒。歌儿曰柔奴，姓宇文氏，眉目媚丽，家世住京师。定国南迁归，坡问柔：“广南风土应是不好。”柔对曰：“此心安处便是吾乡。”夫山谷天生铁汉，若柔奴儿女子，乃能如是，使羁人迁客闻其言，真可谓炎海变清凉也。

白居易云：“古人云，名者公器，不可以多取。仆以向者窃时之名已多，又欲窃时之富贵，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？”陈抟尝戒种放曰：“子他日遭逢明主，名动天阙。名者，古今美器，造物所惜。名之将成，有物败之。”放晚节果以侈饰，遂丧令闻。甚矣！名之可畏也，名盛则责望备，实不副则訾咎深。甚且无疾而早衰，非罪而得谤，角摧齿缺，骨竭翠销，孰非名为的而招之射哉！故啖名不如逃名，逃名不如无名。

汉马武为苏茂、周建所败，奔过王霸营，大呼求救。霸乃闭营坚壁，军吏皆争之，霸曰：“茂兵精锐，其众又多，吾吏士心恐，而马将军与吾相恃，两军不一，此败道也。今闭营固守，示不相援，贼必乘势轻进，马将军无救，其战自倍。如此，茂众疲劳，吾乘其敝，乃可克也。”已而果然。鞠咏受知于王化基，及王公知杭州，咏擢第，知仁和县，公属吏也。将之官，先以书及所作诗寄王公，以谢平昔奖进，今复为吏，得以文字相乐之意。王公不答。及至任，略不加礼，课其职事甚急，鞠大失望。于是不复冀其相知，而专修吏干矣。其后王公人为参知政事，首以咏荐，人或问其故，答曰：“鞠咏之才，不患不奋，所忧者气俊而骄。我故抑之，以成其德耳。”嗟乎！此二事，为人最彻，知己最深。悠悠道路，其谁解者？

李德裕平泉山居，戒子孙云：“吾百年之后，为权势所夺，则以先人所命，泣而告之：此吾志也。”后经世变，余胤竟不能守，花卉芜绝，怪石名品，俱为洛城有力取去。记所云者，只足贻达人笑。范文正公在杭州时，子弟以公有退志，乘间请治第洛阳，树园圃以为逸老地。公曰：“人苟有道义之乐，形骸可外，况吾屋也。吾今年逾六十，来日无几，乃谋治第树圃，顾何时而居乎？吾之所患，在位高而难退，不患退而无居也。居固易得，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，为主人者莫得常游，而谁独障吾游者，岂有诸已而后为乐耶？”张叔夏过钱塘西湖庆乐园，赋《高阳台》，词序云：“庆乐园，韩平原之南园也。戊寅岁过之，但有碑石在荆棘中耳。”词云：“古木迷鸦，虚堂起燕，欢游转眼惊心

。南圃东窗，酸风扫尽芳尘，鬓貂飞入平原草。最可怜，浑是秋阴，夜沉沉，不信归魂，不到花深。吹箫踏叶幽寻去，任船依断石，袖裹寒云。老桂悬香，珊瑚碎击无声，故园已是愁如许。抚残碑，又却伤今，更关情。秋水人家，斜照西林。”嘻！读叔夏词，要知有园者，仍未尝有园。读文正语，要知无园者，仍未尝无园。如李卫公平泉痴泪，正不必如霰矣。故王珣舍虎丘为院，王维舍辋川为守寺，真可谓具身后眼者。

胡端敏云：“信而未孚者，多言也。正而未谅者，多戏也。”余检点多戏之病，又往往从多言中来。此不惟不见谅于君子，而甚且有重得罪于小人者。刘攽、刘恕同在馆中，刘攽一日问恕曰：“前日闻君猛雨中往州西，何耶？”恕曰：“我访丁君。闲冷，无人过从，我冒雨往见也。”攽曰：“丁方判刑部，子得非有所请求耶？”恕勃然大怒，至于诟骂。攽曰：“我偶与子戏耳，何忿之深也？”然终不解，同列亦惘然莫测。异时方知，是日恕实有请求于丁，攽初不知，误中其讳耳。元祐中，黄鲁直先生与赵挺之俱在馆阁，先生意常轻之。赵尝曰：“乡中最重润笔，每一志文成，则太平车中载以赠之。”先生曰：“想俱是萝卜与瓜齏尔。”赵衔之切骨。其后挤排不遗余力，卒致宜州之贬。夫士大夫在庙堂之上，言模行楷，岂宜以嫖语抵罅人，如刘攽、黄鲁直可鉴也。卫武公之诗曰：“善戏谑兮，不为虐兮。”余谓即善谑二字，亦可抹杀去。东坡好戏谑，语言或稍过，范祖禹必戒之。东坡每与人戏，必祝曰：“勿令范十三知。”然则未能抹去戏谑者，得一二畏友束之，足矣。

唐穆宗时，崔发殴曳中人，因系狱，不以郊赦原。台谏李勃、张仲、方伦申救，皆不听。李逢吉从容言曰：“崔发殴曳中人，诚大不恭。然其母年八十，因发下狱，积忧成疾，陛下方以孝治天下，所宜矜。”上愍然曰：“比谏官但言发冤，未尝言不恭，亦不言其有老母，如卿所言，朕何为不赦之。”即释其罪。东坡下御史狱，张安道上书救之，令其子恕至登闻鼓院投进，恕徘徊不敢投。久之，东坡出狱，见其副本，吐舌色动。人询其故，不答。其后子由见之，云：“宜吾兄之吐舌也。此事正得张恕力。”或问之，子由曰：“独不见郑昌之救盖宽饶乎？其疏云：‘上无许史之属，下无金张之托。’正是激宣帝之怒尔。宽饶以犯许史辈有此祸，乃再讦之，是益怒也。东坡何罪？独以名太高，与朝廷争胜耳。安道之疏，乃云：‘其实天下之奇材也。’独不激人主怒乎？”刘器之尝云：“是时救东坡者，宜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。今乃方开端，则是杀士大夫自陛下始。而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，必援陛下以为例。神宗好名畏义，疑可止之。”余曰：“此谓止骂所以助骂，助骂所以止骂。凡家庭乡党皆然，不独谏法也。”

宣子赵盾举韩厥，其仆乘车于行，厥执而戮之。宣子谓诸大夫曰：“二三子贺

我矣。吾举厥也忠，吾乃今知免于罪矣。”晋崔洪为左丞，荐危洗以自代，后洗劾奏洪曰：“惟官自视，各明至公。”洪闻其言而重之。呜呼！此宣子、崔洪之所以旷绝一世也。虽然，门生之于举主，大过则绝之，小过则掩之可也。挽逢蒙之弓，射含沙之矢，安乎，不安乎？东汉郑弘，字巨君。为太尉时，举主第五伦为司空，班次在下。每正朔朝见，弘曲躬自卑，帝问其故，遂听置云母屏风，分隔其间。由此以为故事。萧遘与王铎并居相位，帝尝召宰相，铎年高，升阶足跌，踣勾陈中，遘旁掖起。帝目之，喜曰：“辅弼之臣和，予之幸也。”谓遘曰：“适见卿扶王铎，予喜卿善事长矣。”遘对曰：“臣扶王铎，不独事长。臣应举时，铎为主司，臣亦中选门生也。”上笑曰：“王铎选进士，朕选宰相，于卿无负矣。”遘谢而退。夫古人之待举主如此。柳子厚云：“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，非人也。”白乐天云：“商山老皓虽休去，终是留侯门下人。”世道之薄久矣，士大夫当日诵此言。

刘器之谪潞州时，小人有为部使者，郡中事无巨细皆详考，竟不得其纤毫。至过往驿券，亦无法外者。部使者亦叹服之。东坡告王定国，薄俗好检点人，小疵不可不留意。东坡曾伤于虎，老更事变，遂能为人言之。从来士夫以小疵累大德者多矣，若使日慎一日，岂怕有人来点检耶？

唐德宗时，张涉以儒学入侍，薛邕以文雅登朝，继以赃败。而帝心始疑，不复倚仗文臣。周世宗违众破北汉，自是政无大小皆亲决。夫用人听言，自古帝王之治天下，惟此二着。不信人，则颠倒在手，而忠佞不分。不信言，则裁夺任心，而利害莫决。此天下之大害也。然此当责之君乎，臣乎？品格不重，朝廷安得而不轻？议论不确，圣明安得而不厌？

卷六

朝廷之辱，莫大于大臣交诟，而其故有三：一则为名位不相下而起者。刘文静自以才略功勋，在裴寂之右，而位居其下，意甚不平。酒酣怨望，拔刀击柱，曰：“会当斩裴首。”是也。一则为议论不相入而起者。郑略、卢携同在中书，因议政喧竞，扑碎砚。王铎叹曰：“不意中书有瓦解之事。”是也。一则为奸人挑之，以速其斗而起者。唐李绅为御史中丞，宰相李逢吉忌其刚，而韩愈劲直，乃以愈为京兆尹兼大夫，免台参以激绅。绅、愈果不相下，诋讦纷然，于是两罢之。是也。独韩魏公与范希文、韩彦国同在西府，上前争事，下殿不失和气。当时三人正如推车子，盖其心主于车可行而已，岂为己哉！

王旦从东封车驾回，过陕，魏野寄以诗云：“圣朝宰相十年出，公在中书十二秋。西祀东封俱已了，好来相伴赤松游。”旦袖此诗求退，就得谢。寇准自永兴被召，野亦以诗送之，云：“好去上天辞富贵，却来平地作神仙。”公得诗不悦。后二年贬通州，每题前诗于窗，朝夕吟哦之。说者谓寇莱公之南迁，不

如王文正之早退。然公题驿亭诗，未必不晚悟于魏处士者，其诗云：“沙堤筑处迎丞相，驿使催时送逐臣。到了输他林下客，无荣无辱自由身。”夫荣辱犹自小事，若夫一朝綰印，千里輿棺，此又更输牖下老人一着也。

东谷云：“造化之于人，不靳于功名富贵，而独靳于闲。天地之间，几发轮转，无一息停焉。天地且不得闲，而闲岂人之所易哉！高爵厚禄，清资显秩，不知其机，其问乐恬退者甚鲜。日惟买田营第，不获一见而先身殒者有矣。又有筑舍返耕，高洁自许。一入私室，作摇尾乞怜之言。于干时求进之牒，裹篋锁钥，惴惴于手。收支簿书，介介于怀。一日十二时，无一隙得暇。所谓好山好水，清风明月，何尝见此风景，何尝识此旨趣。劳劳扰扰，死而后已。若夫富家翁，守钱虏，又不足道也。中峰禅师云：“人世间则忠于君，孝于亲，以尽其义，不可不忙。出世间则亲师择友，朝参暮扣，以尽其道，又不可不忙。惟孜孜以安闲不扰为务，而不肯斯须就劳者。故圣人斥之为无惭人。”夫此二语，皆非定论。但当极忙时，宜省东谷之言，以涤俗情。当极闲时，又宜省中峰之言，以翦惰习。

大尉韦隼为领军于忠所害，叹曰：“吾一生为善，未蒙善报。常不为恶，今为恶终。”又宋詹事刘湛以义康党被收，谓弟素曰：“相劝为恶，恶不可为。相劝为善，正见今日。”此即范滂临刑时语其子之言也。惟陆务观云：“为善自是士人常事，今乃邀身后福报，若市道，吾实耻之。”吁！二子闻此言，可以瞑目矣。

王太尉问眉子云：“汝叔澄名士，何以不相推重？”眉子曰：“何有名士终日妄语？”黄廷坚鲁直作艳语，人争传之，秀铁面呵之曰：“翰墨之妙，甘施于此乎？”鲁直笑曰：“又当置我于马腹中耶？”秀曰：“汝以艳语动天下人淫心，不止马腹。正恐生泥犁中耳。”夫吾党戒口头妄语易，戒笔头艳语难。直至两处皆刊削得去，方是打成一片的三针人也。

宋万归宋，宋公靳之，曰：“始吾爱子，今子鲁囚也，吾不爱子矣。”万病之，遂杀宋公。晋孝武帝耽于酒色，张贵人有宠，年及三十，帝戏之曰：“汝以年当废矣，吾已属诸姝少矣。”贵人潜怒，帝醉卧，贵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，暴崩。呜呼！幸臣如万，女宠如张，而其君以一言取杀身之祸，人情可恃乎哉！

申屠嘉以蹶张武夫为相，能辱邓通。张禹以经学儒者为帝师，而谄奉董贤。留梦炎以状元宰相降元，丁好礼以小吏致公卿死节。人品无定分至此，而甚则有父子之间，迥然相绝者。唐来文济父护儿，本隋骁将，而济以学行称，知政事。时虞世南子昶无才术，历将作少匠，许敬宗曰：“护儿儿作相，世南男作匠，文武岂有种耶？”然如敬宗奸邪，而其孙许远以忠节著，则忠邪又岂有种耶

？顾子孙何如耳。

王右军谏殷浩北伐书，事理通畅，深中当时之弊。劝其辑和朝廷，又见明识远略。赵子昂论至元钞法，与脱彻里论桑哥罪恶，亦深中事宜。宋杞尝曰：“世独以善书称之，何待羲之之浅也。”杨载称子昂曰：“知其书画者，未知其文章。知其文章者，未知其经济。”然则孰谓翰墨人不晓事耶？

宋仁宗性宽容，言者务讦以为名，或诬人阴私。范文忠公独引大体，略细故。时陈执中为相，公尝论其无学术，非宰相器。及执中嬖妾笞杀婢，御史劾奏，欲逐去之。公言：“今阴阳不和，财匱民困，盗贼滋炽，狱犴充斥，执中当任其咎。闺门之私，非所以责宰相。”识者韪之。赵叔平与欧阳公同在馆，赵重厚寡言，公意轻之。公知制诰日，韩范在中书，以赵为不文，除天章阁待制，赵不以屑意。会公甥女淫乱事觉，语连公，时疾归。韩范者皆欲文致公罪，云与甥乱。上怒，狱急，群臣无敢言，赵乃上言：“修以文章为近臣，不可以闺房暧昧之事轻加污蔑。臣与修踪迹素疏，修之待臣亦薄，所惜者朝廷大体耳。”傅献简公言：“以帷箔之罪加于人，最为暗昧。万一非辜，则令终身受其恶名。至使君臣父子之间，难施面目，言之得无忍乎？”余尝谓人有好谈闺门者，吾曹当引而避之。况摭无影之事，形于奏牒之间，媒褒至尊，点辱士类，此小辈恬刃，只自伤耳。一刻三洗耳，一日三易肠，惟恐不及，况可褰裳而蹈之哉！

欧阳文公玄，归于乡省墓。交谒公，应接纷纷。一日令勒马入隘巷，问某人家，访之，乃治履者所居。左右惊问，公以其人亦尝谒见，故答其意耳。江西甘矮梅先生，通五经，四方从学者甚众。一日其徒有行台御史者，谒先生于家，先生款语久之。求退，先生曰：“能少留蔬食否？”及设饌，唯葱汤、麦饭而已。先生曰：“御史岂啖此者？第老夫易办耳。”口占一诗畀之，云：“葱汤麦饭丹田暖，麦饭葱汤也可怜。试向城楼高处望，人家几处未炊烟。”先生之意深矣。前辈重风谊而忘贵贱如此。吁！今亡已夫。

牛僧孺与李德裕交恶，李氏客不敢言及牛丞相门户。柳仲郢先为牛公所辟，后李卫公奏为京兆，仲郢谢曰：“不期太尉恩奖及此，仰报盛德，敢不如奇章公门馆。”卫公深叹其无苟同。杨绾以清俭在位。天下之士多以敝衣为俭，以求合于绾。惟武元衡素好鲜美，不改所为，绾甚重之。夫大丈夫不将不迎，不诡不随，每事自断于心足矣。若依阿附会，以取怜于世者，非妇人，则佞客也。徐节孝尝问崔子方何如人，江端礼曰：“与人不苟合，议论亦如此。”节孝曰：“不必论其他，只不苟合三字，可知其所守之正。”

章子厚尝延太学生在门下，适至书室，见其讲易，略问其说，其人纵以性命荒忽之言为对。子厚大怒，曰：“何敢对吾乱道！”亟取杖，命左右擒，欲击足

。其人哀鸣，乃得释。魏昭者，陈国童子也，师事郭泰。泰命作粥，呵曰：“高明为长者作粥，使沙不可食。”掷杯于地。昭复进之，泰复呵之。如是者三，泰喜曰：“吾乃知子之心矣。”余观佛氏所呵者，人我山，骄慢幢。故王生结鞶，黄石进履，古之至人皆有深意。如郭林宗陶铸少年，正所谓以嗔作佛事。若章丞相，便是风堕罗刹鬼国耳。

蔡京专政日久，子攸权势既与父相轧，浮薄者复问焉。由是父子各立门户，遂为仇敌。攸别居赐第，一日诣京，甫入，起握父手，为切脉状，曰：“大人脉势舒缓，体中得无有不适乎？”京曰：“无之。”攸即辞去。客窃窥见以问京，京曰：“君固不解此耶？此儿欲以为吾疾而罢我耳。”越数日，果以太师鲁国公致仕。长州之相城一丐儿，每诣沈孟渊所请丐，凡所得多不食，沈异之，令人嗣其所往。至野岸，一舟虽陋，颇洁，有老妪处其中。丐出物另陈母前，倾酒跪奉，伺母持杯方起，跳舞唱山歌嬉戏以娱母。常日如之。母死，丐不复见。夫攸亦人子也，丐亦人子也，与其为攸也父，孰若为丐也母。呜呼！然则人子何常之有？

以功名为心，贪军旅之寄，此自将帅习气，虽古来贤卿大夫有未能知止自敛者也。廉颇既老，饭斗米，肉十斤，被甲上马以示可用，致困郭开之口，终不得召。汉武帝大击匈奴，李广数自请行，上以为老不许，良久乃许之，卒有东道失军之罪。宣帝时先零羌反，赵充国年七十余，上老之。使丙吉问：“谁可将？”曰：“亡逾于老臣者。”即驰至金城，图上方略。虽全师制胜，而祸及其子邛。光武时五溪蛮夷畔，马援请行，帝愍其老，未许。援自请曰：“臣尚能被甲上马。”帝令试之，援据鞍顾盼以示可用。帝曰：“矍铄哉！是翁也。”遂用为将，果有壶头之厄。李靖为相，以足疾就第。会吐谷浑寇边，即往见房乔曰：“吾虽老，尚可一行。”既平其国，而有高甑生诬罔之事，几乎不免。太宗将伐辽，召入谓曰：“高丽未复，公亦有意乎？”对曰：“今疾虽衰，陛下诚不弃，病且瘳矣。”帝悯其老不许。郭子仪年八十余，犹为关内副元帅，朔方、河中节度，不求退身，竟为德宗册罢。此诸公皆人杰也，犹不免此，况其下者乎？

欧公与尹师鲁、苏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门，欧公虽贵，犹不替门生之礼，和祁公诗云：“公斋每偷暇，师席屡攻坚。善诲常无倦，余谈亦可编。”又云：“昔日青衫遇知己，今来白首再升堂。”盖未尝一日忘祁公也。张芸叟有荆公哀词，有“恸哭一声惟有涕，故时宾客合何如。”又云：“今日江湖从学者，人人讳道是门生。”盖当时已病人情之薄如此，若今则弁髦蒙师，弯弓座主，吾不知欧阳、芸叟见之，当何如叹息也。

诗文小技耳，然深沉则力劲，综博则泽鲜。由浅而达，由达而老，由老而化

，而绚烂生焉。以此行世，即百赏誉，未必得我之骨髓；百弹射，未必损我之皮肤。若素无包畜深往之致，而挥毫对客，行卷贽人，且甚有哀刻以希遇者，此欲迫得名耳，而反为有识拾作笑端，不可不慎。郑光业兄弟每柄文，有一巨皮箱，凡同人投献词句，有可嗤者，即投其中，号曰苦海，用资谐戏。每有宴集，即命二仆舁苦海于前，共阅一编，靡不极欢而罢。韩熙载性好谑浪，有投贽大荒恶者，熙载使妓炷艾熏之。俟来即归之，出乃嗅之，曰：“子之卷轴，何多艾气？”闻者大笑。如此事，余尝自爱，亦往往以此爱人，曰：“何不文明以止，何不白贲无咎。”而少年辈鲜有省余语者，苦海波烂，艾丸熏焰，何时是息。

卷七

唐太宗泛游春苑，爱奇鸟，阁内传呼画师，阎立本应旨毕，退戒其子曰：“吾少好读书属词，今以丹青见知，躬厮役之务，辱莫大焉。尔宜深戒。”蔡允恭工诗，隋炀帝有所赋，必令吟讽，遣教官人。恭甚耻之。韦诞奉帝命书匾，以笼盛之，辘轳而上，去地二十五丈。写竟，须眉尽白，戒子孙勿学此法。因思古人不以书画显，一则惧伎艺见称，一则惧同侪贾忌，一则惧中官权幸，以此渐嫫。又甚则人奴贱隶，展转暗托，溷落名号，遂为终身白璧之瑕。故唐湜善丹青，以绘事非急务，自晦其能。而鲍昭多累句，王僧虔多拙笔，良有味也。李若谷为长社令，日悬百钱于壁，用尽即止。东坡谪齐安，日用不过百五十。每月朔，取钱四千五百，断为三十块，挂屋梁上。平旦用尽，又挑取一块，即藏去。又以竹筒贮用不尽者，以待宾客。云：“此贾耘老法也。”又与李公择书云：“口腹之欲，何穷之有？每加节俭，亦是惜福延寿之道。”张无垢云：“余平生贫困，处之亦自有法。每日用度，不过数十钱，亦自有足。至今不易也。”有客自来阳来，言：“郑亨仲日以数十金悬壁间，椒桂葱姜皆约以一二金，曰：‘吾平生贫苦，晚年登第。稍觉快意，便成奇祸。今学张子韶法，要见旧时齑盐风味，甚长久也。’仇泰然守四明，与一幕官极相得，一日问及公家日用多少，对以十口之家，日用一千。泰然曰：‘何用许多钱？’曰：‘早具少肉，晚菜羹。’泰然惊曰：‘某为太守，居常不敢食肉，只是吃菜。公为小官，乃敢食肉，定非廉士。’自尔见疏。余尝谓节俭之益，非止一端。大凡贪淫之过，未有不生于奢侈者。俭则不贪不淫，是可以养德也。人之受用，自有剂量。省啬淡泊，有久长之理，是可以养寿也。醉醴饱鲜，昏人神志。若疏食菜羹，则肠胃清虚，无滓无秽，是可以养神也。奢而妄取苟求，志气卑辱，一从俭约，则于人无求，于己无闷，是可以养气也。故老氏以为一宝。王文正公，凡于用人，不以名誉，必求其实。张忠定公有清鉴，善臧否人物，凡所荐辟，皆方廉恬退之士。尝曰：‘彼骛名奔竞者，将自得之，何假吾举

？”韩魏公屡荐欧阳公，而仁宗不用也。他日复荐之，曰：“韩愈唐之名士，天下望以为相，而竟不用。使愈为之，未必有补于唐，而谈者至今以为谤。欧阳修今之韩愈也，而陛下不用，臣恐后之谈者，谤必及国，不特臣辈而已。陛下何惜不一试之，以晓天下后世也。”上从之。夫有文正、忠定之用人，则真才不为虚名所夺。然以知名之故，而一切以奔竞待之，所谓虽不能使之在人上，其能抑之在人下乎？惟试以政事而名实立见矣，此又待名士法也。

开元间，刺史杨浚，坐赃当死。上命杖之六十，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云：“决杖赎死，恩则甚优。解体受笞，事颇为辱，止可施之徒隶，不当及于士人。”上从之。唐明皇时，监察御史蒋挺坐法，敕令朝堂杖之。张守珪奏曰：“御史宪司清望，耳目之官，有犯当杀即杀，当流则流，不可决杖。士可杀而不可辱也。”我朝秦襄毅公纘，总督两广军务，时因发总兵官安远侯柳景赃，反为所诬。朝廷命锦衣卫官校，逮公至京讯之。官校至，公治事自若，凡兵食军务，检处既毕，然后就道。军容驺从，略不少损。官校以其大臣重望，不敢肆言。及度岭，公乃谓官校曰：“吾今可以就逮矣。”遂白衣囚首，坚请自系，曰：“顷者吾非故违朝廷旨，不就囚服，顾两广总制，其责任甚重，军民之所承奉，蛮夷之所具瞻。一旦至此，吾一身焉足惜，苟囚首就系，正自恐损朝廷威，故优游至此者，存大体耳。”乃就系而去。正德间，朝官有罪，辄命锦衣卫官校擒拿，霍文敏上疏曰：“天下刑狱，付三法司足矣。锦衣卫复兼刑狱，横挠之。越介冑之职，侵刀笔之权。脱冠裳以就锁梏，屈礼貌以听武夫。朝列清班，暮幽污狱，刚气由此折尽矣。或又暮脱污狱，朝立清班，解下拘挛，便披冠带，使武夫悍卒指之曰：某也吾辱之矣，某也吾得辱之矣。小人遂无忌惮，君子遂昧良心，豪杰所以多山林之思，变故所以少节概之士也。”余尝谓国家忠厚立国，久无此事。如有之，当如何？已发在台省力争，未发在阁臣密救。至于平日调养圣心，尤在士大夫奏疏间，勿得轻易动称某可拿、某可斩耳。张浚自淮西归，与鼎同在相位，以招采贤才为急务。从列要津，多一时之望，人号为小元祐。吕颐浩与桧同秉政，桧知公不为时论所与，乃多引知名之士为助，欲顷颐浩，夺其朝权。上颇觉之，乃下诏戒朋党。大丈夫要须于此处见得分明，其人是浚是桧，其意是推轂是牢笼。不然藏舟于山，夜半为有力者负之而去，安用名为也。

范文正公《淮上遇风诗》云：“一棹危于叶，傍观欲损神。他年在平地，无忍险中人。”又李文靖公乞去，《题六和塔》云：“经从塔下几春秋，每恨无因到上头。今日始知高处险，不如归去卧林丘。”余尝闻前辈言，世庙朝通州虜急，怒大司马丁公汝夔，置之辟。当时缙绅见而叹曰：“仕途之险如此，有何宦情？”其中一士夫笑曰：“若使兵部尚书一日杀一个，我只索抛却。若使一

月杀一个，还须做也。”吁！若此人，虽日以文正、文靖之诗告之，亦复何益？富贵之能迷人如此。

慈觉禅师云：“饮食于人日月长，精粗随分塞饥仓。才过三寸成何物，不用将心细较量。”若能如是思省，自可省口腹矣。务实野夫云：“皮包骨肉并尿粪，强作娇娆诳惑人。千古英雄皆坐此，百年同作一坑尘。”若能如是思省，自可省淫欲矣。

皎然以诗名于唐，有僧袖诗谒之。皎然指其《御沟诗》云：“此波涵圣泽，波字未稳，当改。”僧艷然作色而去。僧亦能诗者也，皎然度其去必复来，乃取笔作中字于掌中，握之以待。僧果复来，云：“欲更为中字如何？”皎然展手视之，遂定交。吕氏《童蒙训》云：“杜云：‘新诗改罢自长吟。’文字频改，工夫自出。近世欧公作文，先贴于壁，时加窜定，有终篇不留一字者。鲁直长年多改定前作。”韩子苍云：“今集本东坡《蜜酒歌》，少两句，改数字。苏公下笔奇伟，尚窜定如此。”张文潜云：“世以乐天诗为得于容易而来，尝于洛中一士人家，见白公诗草数纸，点窜涂之。及其成篇，殆与初作不侔。

”唐子西《语录》云：“诗语最难事也，吾于他文，不至蹇涩，惟作诗甚苦。悲吟累日，仅能成篇。初读时未见可羞处，姑置之。明日取读，瑕疵百出，辄复悲吟累日，反覆改正，比之前时稍稍有加焉。复数日取出读之，疵病复出。凡如此数四，方敢示人，然终不能奇。”李贺母责贺曰：“是儿必欲呕出心乃已。”非过论也。今之君子，动辄千百言，略不轻意，真可愧哉！

宋李昉为相，有求进用者，虽知其材可取，必正色拒之。已而擢用，或不足用，必和颜温语待之。子弟问故，答曰：“用贤，人主之事。我若受其请，是市私恩也。故峻绝之，使恩归于上。若不用者，既失所望，又无美辞，此取怨之道也。”秦桧千鬼万怪，如不乐这人，贬窜将去，却与他殷勤不绝。一日忽招胡和仲饭，意极拳拳，比其还家，则台章已下，又送白金为赆。如欲论其人，章疏多是自为，以授言者，做得甚好。傅安道诸公，往往认得，曰：“此秦老笔也。”夫昉贤相也，纯是一团生意。桧奸相也，纯是一团杀机。桧固不足论已，昉亦未免少涉机权，何也？王者不令人怒，亦不令人喜。

为吏最忌作俑，自古有以土物献贡，遂貽地方无穷之害者。东京：交趾七郡，贡生荔枝，十里一置，五里一候，昼夜奔腾，有毒虫猛兽之害。临武长唐羌上书言状，和帝诏太官省之。我朝各镇戍镇内官，竞以所在土物进奉，谓之孝顺。陕西有木实名显梲，肉色似桃，而上下平正如柿，其气甚香，其味酸涩，以蜜制之，岁进贡，然终非佳味也。太监王敏镇守陕西时，始奏罢之，省费颇多。常熟知县郭南，上虞人，虞山出软栗，民有献南者，南亟命种者悉拔去，云：“异日必有以此殃害常熟之民。”其为民远虑如此。东坡《荔枝叹》注

云：“大小龙茶，始于丁晋公，而成于蔡君谟。”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，惊叹曰：“君谟士人也，何至作此事。”乃知始作俑者，不特兴厉阶，且至坏人品。故曰无为福先，无为祸始。

范镇劾王安石，落职去，苏轼往贺之，曰：“公虽退而名益重矣。”公愀然曰：“君子言听计从，消患未萌，使天下阴受其赐，无智名勇功。吾独不得为此，命也夫。使天下受其害，而吾享其名，吾何心哉！”开元末，寿皇瑁以母宠，欲立为太子，裴稹陈申生戾园祸以谏，玄宗改容谢之，诏授给事中。稹曰：“陛下绝招谏之路，为日滋久，今臣一言而荷殊宠，则言者将众，何以锡之？”帝善其让，止不拜。夫古之谏官，退不求名，进不求荣如此。后世乃有一言而自谓九鼎，一日而屡望九迁者，吾不知其何心也。

曹州于令仪，市井人也，长厚，晚年家颇丰。一夕盗入，诸子擒之。乃邻舍子也。令仪曰：“尔素寡过，何苦为盗。”因诘所欲，遂予十干，以资衣食。又恐为逦者所获，留至明使去。盗感愧，卒为良民。孔寺丞牧，以文行推。在汝州，仆有执盗竹木者，牧释之。问所欲之数，俾如其意，盗愧谢。所居园圃近水，有夜涉水盗蔬果者，孔曰：“晦夜涉水，或有陷溺。”即为制桥，盗惭不复渡。魏公一日至诸子读书堂，枕边有一剑，公问仪公何用，仪公云：“夜间以备缓急。”公笑曰：“使汝果能击贼，贼死于此，何以处之？万一夺入贼手，汝不得为完人矣。古人青囊之说不记乎？”尝闻前辈云：“夜行切不可带刃物自随。”吾辈安能害人，徒起恶心耳。司马君实新第，一日步行，见墙外暗埋竹签，问之，曰：“此非人行之地，将防盗也。”公曰：“吾篋中所有几何？且盗亦人也。”命去之。君子以善服人，不如以善养人。养人至于盗贼使之改过，真是一具大洪炉也。

崔湜仁师之子弟澄、液，从兄莅，并有文翰，列居清要。每私宴，自比王、谢，曰：“吾门户及出身历官，未尝不为第一丈夫。”湜时执政，年三十六，尝暮出端门下天津，马上赋诗曰：“春还上林苑，花满洛阳城。”张说见之，叹曰：“文与位可致，其年不可及也。”然湜附韦后，作相又附太平公主。门下客献《海鸥赋》以讽，湜称善而不自悛。帝诛萧至忠，湜流岭外，后知湜本谋，赐死荆州。夫进取不已，卒罕令终。文章、富贵、门第、少年，四者亦何足恃。

列子谓孔子废心而用形，谓心不着于物而废之矣，唯用形以应物。而经又有天人礼枯骨者，偈云：“汝是前生我，我今天眼开。宝衣随念至，玉食自然来。谢汝昔勤苦，令吾今快哉。散花时再拜，人世莫惊猜。”又有饿鬼鞭死尸者，偈云：“因这臭皮囊，波波劫劫忙。只知贪快乐，不肯暂回光。白业锱铢少，黄泉岁月长。直须痛棒打，此恨猝难忘。”此言化俗则可，以为诚然则不可

。何则？人神托于形骸之中，所以用形骸者，皆神也。譬如匠人用斧斤，用之而善，则为善器。用之不善，则为恶器。故为天人者，善用形骸者也。为饿鬼者，不善用形骸者也。其得其失，皆在一心。及其受报，而礼之鞭之亦何益。若吾孔子之废心而用形，又并形骸俱化矣。

韩歆事光武，指天画地，帝不能容，至于自杀。白乐天谏宪宗，尝曰：“陛下错矣。”帝大怒，贬之。陈执中罢相，荐吴育自代，召之赴阙，因侍宴，醉而坐睡，忽惊顾拊床，呼其从者。仁宗愕然，遂斥之勿用。曹利用在帘前，每以手指击腰带，太后不悦，后亦贬死。兹四臣者，皆一时名士也，言动之间，偶失检点，遂致得罪君父，身名俱损。诗曰：“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。”终身诵之可也。

陈屡常居都下逾年，未尝一至贵人之门。章子厚欲一见，终不可得。范忠文公既退居，有园第在京师，客至无贵贱，皆野服见之。故人或为具召，虽权贵不拒也。大抵处权贵之道，在朝则踪迹宜疏远，所以避嫌。在乡则交际宜往来，所以敦旧。

卷八

宋萧惠开，尝为益州刺史。及明帝即位，惠开因四方反叛，后虽归顺，负才不得志。每谓人曰：“人生不得行胸臆，虽百岁犹为天。”未几发病，殴血吐物如肺肝而死。萧楚方知溧阳县时，张乖崖作牧。一日召食，见公几案有一绝云：“独恨太平无一事，江南闲杀老尚书。”萧改恨作幸字，公出视稿，曰：“谁改吾诗？”左右以实对。萧曰：“与公全身。公功高位重，奸人侧目之秋。且天下一统，公独恨太平，何也？”公曰：“萧楚，一字师也。”唐人诗云：“劝君莫话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”昆山俞仲蔚《咏剑》云：“天下常令万事平，匣中不惜千年死。”读此诗，则负雄心猛气者化为冰霰矣。

元帝优游不断，暗懦不武。恭显擅权，许史恃势。萧太傅之死，刘向、周堪之下狱，宗社几危。主德日损，不可不谏也。薛广德以御史大夫之贵，而不闻以死争之，徒循默保位而已。至于从船从桥，相去几何，乃欲自刎，以颈血溅帝。刘元城言：“哲宗皇帝，尝因春日常筵讲罢，移坐小轩中赐茶，自起折一柳枝。程颐为说书，遽起谏曰：“方春万物生荣，不可无故摧折。”哲宗色不平，因掷弃之。温公闻之不乐，谓门人曰：“遂使人主不欲亲近儒生，正为此辈。”夫薛大夫、程伯子意非不善，而人主厌以为琐，惧以为迂，则不若小处放他一路，大处可以邀其必听，此亦谏臣所当知也。

汉吏部侍郎张允，家费万计而性吝，不委妻子，自系众钥于衣下，如环佩声。郭威入京师，允匿佛殿藻井之上，板坏而坠，冻馁而卒。陈朝沈众性吝啬，内治产业，财帛以亿计，无所分遗。其自奉养甚薄，每于朝会之中，衣裳破裂

，或躬提冠履。永定二年，兼起部尚书，监造太极殿。恒服布袍芒屨，以麻绳为带。又携干鱼、蔬菜、饭，独啖之，朝士共诮其所为。众性狷急，于是忿恨，遂历诋公卿，非毁朝廷。高祖大怒，因其休假还康，遂于吴中赐死。夫俭，美德也，为国家守分，为子孙惜福，此何不可？若纤啬伤雅道，刻薄斫元气，此老氏所谓多藏厚亡，可鉴也。东坡云：“仆行年五十，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。而文以美名，谓之曰俭。然吾侪为之，自与俗人不同。”

山涛晚与尚书和逌过交，又与钟会、裴秀等并申款昵，以二人居势争权，涛平心处中，各得其所，而俱无恨焉。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，而不累于虞卿。与元稹、牛僧孺相厚善，而不党于元稹、僧孺。为裴晋公所爱重，而不因晋公以进。李文饶素不乐，而不为文饶所深害。处世如二公，亦足矣。然余尝考山涛一心求退，表疏数十上，久乃见听。乐天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，时年才五十八，自是盖不复出。中间一为河南尹，期年辄去，再除同知、刺史不拜。二公功名心淡，故能翱翔容与于去就爱憎之间。以此意推之，虽入虎狼穴可也，况士大夫之同朝者乎！

陆象山曰：“往时充员敕局，浮食是惭。惟是四方奏请、廷臣面对，有所建置更革，多方看详。或书生贵游，不谙民事，轻于献计，不知一旦施行，片纸之出，兆姓蒙害。每与同官悉意论驳，朝廷清明，当时寝罢。偏摩之事，稽考之勤，顾何足以当大官之膳？或庶几者，仅此可以偿万一耳。”富弼素荐王安石，后为赵济言弼沮革新法，落职判汝州。过南京，见张安道，门下客私相谓曰：“二公天下伟人，其议论何如？”立屏后听之，张、富相对，屹如山岳。富公徐曰：“人固难知也。”张公曰：“谓王安石乎？亦岂难知者。仁宗皇祐间，集知贡举院，盛荐安石有文学，宜辟以考校，姑从之。安石既来，凡一院之事，皆欲纷更。某恶其人，檄以出。自此未尝与之语也。”富公俯首有愧色。大抵祖宗所立法度，极是稳便。老医看病多，故用药不至孟浪杀人。其法虽不无小害，要之择其利多而害少者，则为之耳。后人不知，遂欲轻改，滋弊纷纷，此刘元城之言不可不读也。

宋真宗宫火灾，王旦驰入对，上惊惶语公曰：“两朝所积，朕不妄费，一朝殆尽，诚可惜也。”公对曰：“陛下富有天下，财帛不足忧。所虑者，政令赏罚有不当。臣备位宰相，天灾如此，臣当罢免。”继上表待罪，帝乃降诏罪己，许中外上封事，言朝政得失。后有大臣言非天灾，乃荣王宫失于火禁，请置狱。出其状，当斩决者数百人。旦持以归，翼日乞独对，曰：“初火灾，陛下降诏罪己，臣上表待罪。今反归咎于人，何以示信？且火虽有迹，宁知非天谴耶？果欲行法，愿罪臣以明无状。”帝欣然听纳，减死者数百辈。归融，唐文宗开成初拜御史中丞。时湖南观察使卢周仁，以南方屡灾，取羨钱亿万进京师

。融劾奏：“天下一家，中外之财，皆陛下府库。周仁陈小利，假异端，公违诏书，徇私希恩。恐海内效之，因缘渔利，生人受弊。罪始周仁，请重责，还所进。”帝乃诏置其钱于何阴院，以虞水旱。吁！后世有如此宰相、台谏，则旱魃之说，捐俸之例，尚可止也。

杨用修云：“人君之愚暗柔弱，不足以亡其国。亡国者，必刚愎明察之君也。譬之人家，不肖之子，不足以破家。其破家，必轻俊而无检者也。在人臣，则真小人不足以乱国。其乱国者，必伪君子也。”盖真小人，其名不美，其肆恶有限。伪君子则既窃美名，而其流恶无穷矣。是故唐之亡，不在僖、昭而在德宗。宋之乱，不在京、卞而在王安石。或曰：“子何以恕真小人？”余曰：“子不观白乐天诗乎？‘狐假女妖害犹浅，一朝一夕迷人眼。女为狐媚害即深，朝朝夕夕迷人心。’乐天岂恕狐哉！”

东坡上韩魏公《乞葬董传书》：“轼再拜。近得秦中故人书，报进士董传三月中病死。轼往岁官岐下，始识传。至今七八年，知之熟矣。其为人不通晓世事，然酷嗜读书。其文字萧然有出尘之姿。至诗与楚词，则求之于世，可与传比者，不过数人。此固不待轼言，公自知之。然传尝望公不为力致一官，轼私心以为公非有所爱也，知传所禀付至薄，不任官耳。今年正月，轼过岐下，而传居丧二曲，使人问讯其家。而传径至长安，见轼于传舍，道其饥寒穷苦之状，以为几死者数矣，赖以存。‘又且荐我于朝，吾平生无妻，近有彭驾部者，闻公荐我，许嫁我其妹。若勉得一官，又且有妻，不虚作一世人。’皆公之赐。轼既为传喜，且私忧之。此二事，生人之常理，而在传则为非常之福。恐不能就，今传果死。悲夫！书生之穷薄，至于如此其极耶？夫传之才器，恐不通于世用，然譬之象犀、珠玉，虽无补于饥寒，要不可使在泥涂中。此公所以终荐传也。今父子暴骨僧寺中，孀妇弱弟，自谋口腹不暇，决不能葬。轼与之故旧在京师者数人，相与出钱赙其家，而气力微薄，不能有所济，甚可悯笑。公若犹怜之，不敢望其他，度可以葬传者足矣。陈绎学士当往泾州，而宋迪度支在岐下，公若有以赐之，轼且敛众人之赙，并以予陈而致之宋，使葬之有余以予其家。传平生所为文，当使人就其家取之，若获，当献诸公。上冒左右，无任战越。”又《与孙叔静书》，云：“眉山人有巢谷者，字元修，曾应进士、武举，皆无成。笃于风义，已七十余矣。闻某谪海南，徒步百里，来相劳问。至新兴病亡，官为藁殓，录其遗物于官库。元修有子蒙，在里中，某已使人呼蒙来迎丧，颇助其路费。仍约过永而南，当更资之，但未到耳。旅殡无人照管，或毁坏暴露，愿公愍其不幸，因巡检至其所，特为一言于彼守令，得稍修治其殓，常戒主者保护之，以须其子之至，则恩及存亡耳。死罪死罪。”夫世人但知有范氏之麦舟，而不知苏公之急死者至此。文人无行，托言狂简，如

此事其可简耶？

自来山人词客，与达官贵人，出文视客，动称之曰：“此咸阳、东西京。”出诗视客，客亦称之，曰：“此开元、大历。”夫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而游夏不能赞一辞。柳下惠之妻谏其夫，门人不能窜一字。其他如吕不韦置千金悬之国门，而卒莫敢一人损益也。嘻！岂其书果不可以损益乎哉？故词赋家去盈气远誉人则可，不然，其不为吕、贾之书者几希。

陈执中在中书，不欲外闻差除。每退朝，即闭省东门，说者讥其不知相体。李迪为相，丁谓擅权，至除吏不以闻，迪甚不平。唐元宗疑吏部选试不公，分为十铨，召入禁中决定，即尚侍皆不得与。吴兢表言：“陛下曲爱谗言，不信有司。非居上临人，推诚感物之道也。夫宰相以知人用人为职，故吏部与阁臣斟酌天下贤不肖，以候朝廷处分。其体执固难逊避，亦难异同。而后世阁臣惧威福之名，不复问吏部，吏部惧权贵之名，不复问阁臣。遂至互相水火，而朝亦不复信部阁矣。是权也，其将安归乎？此不可不为深长思也。

王莽遣使者奉玺书印绶迎龚胜，胜称病笃。使者以印绶就加胜身，胜辄推不受，遂绝饮食，积十四日死。公孙述征李业为博士，业固称疾不起。述羞不能致，使大鸿胪尹融奉诏令以劫业，若起则受公侯之位，不起赐以毒酒。融譬旨曰：“方今天下分崩，孰知是非？而以区区之身，试于不测之渊乎？今宜上奉知己，下为子孙，身名俱全，不亦优乎？”业乃叹曰：“古人危邦不入，乱邦不居，为此故也。”融曰：“宣呼室家计之。”业曰：“丈夫断之于心久矣，何妻子之为。”遂饮毒而死。又聘譙玄，玄不诣，亦遣使者以毒药劫之。太守自诣玄庐劝之行，玄欲遂受毒药。其子瑛叩头于太守，愿奉家钱十万，以赎父死。太守为请，述许之。述又征王皓、王嘉，恐其不至，先系其妻子，使者谓嘉曰：“速装，妻子可全。”王皓先自刎，以首付使者。述怒，遂诛皓家属。王嘉闻而叹曰：“后之哉。”谓死迟于王皓也。乃对使者仗剑而死。费贻不肯仕述，漆身为癞，阳狂以避之。任永、冯信，皆托青盲以辞征命。夫君子伏于岩林之下，平日露光耀采，韬养不密，或为乡曲见推，或为邪人横劫，从之则违曩心，抗之则撓奇祸。至于漆身抉眼，亦良苦矣。语有之，色斯举矣，翔而后集，其唯几先乎？

汉窦宪纳妻，郡国皆有礼庆。汉中郡当遣吏，户曹李郃谏曰：“窦宪不修德礼，而专权骄恣，危亡可翘足而待。顾明府一心王室，勿与交通。”太守固遣之。郃请自行，遂所在迟留，至扶风而宪就执。凡交通者皆坐免，太守独不与焉。唐张九龄，见朝士趋附杨国忠以求官，语人曰：“此曹皆向火乞儿，一旦火尽灰冷，当冻裂肌肤，暴骨沟中矣。”邵尧夫云：“盗之窃物也，方其盗也，唯恐其不多也。及其露也，惟恐其多也。”此言极可为阿附权门之戒。九龄

先见，故自不易。独李邕所在迟留，犹称高手。

诸葛孔明无论相业，即苟全性命于乱世七字，不知当时有何奇策。及观王铎尽忠唐室，奋讨贼巢，功垂就，令孜间之于内，解其都统，铎诗云：“二尘上相逢明主，九合诸侯愧昔贤。”可谓慨然有志者。然铎当国家板荡之际，居将相袞钺之任，乃携妓妾辎重，慢藏冶容，行于虎狼之都，三百口遂并命于高鸡泊。惟孔明躬耕薄田，丑女寡欲，其虑深矣。乃知居乱世要须十分清苦，庶可自全，甚则古佣保髡奴，皆此意耳。

司马温公为西京留台，每出，前驱不过三节。后官宫祠，乘马或不张盖，自持扇障日。程伊川谓曰：“公出无从骑，市人或不识，有未便者。”公曰：“某惟求人不识耳。”国朝史良佐，南京人，为御史，巡西城，而家住东城。每出入，怒其里人不为起。一日执数辈送东城御史，御史诘之，其居首者对曰：“民等总被倪尚书误却。”曰：“倪尚书何如？”曰：“尚书亦南京人，其在兵部时，每肩舆过里门，众或走匿，辄使人谕止。曰：‘与尔曹同乡里，吾不能过里门下车，乃劳尔曹起耶？’民等愚，意史公犹倪公，是以无避，不虞其怒也。”御史内善其言，悉解遣之。倪尚书，谓文毅也。大抵居朝廷，则为公卿，归则原是乡里中一措大耳。特以冠服装成贵贱，不知其故吾犹在也。乃拥簇童仆，呵叱父老，闻倪文毅、司马温公之风，得无颜汗乎？

范文正用人取气节，然阔略细故，为帅府多辟置，故相牵谪。人或以问公，公曰：“人之有才能无瑕类者，自应用于宰相。惟实有可用，不幸陷于过失者，不因事起之，则遂为废人矣。”温公在朝，欲尽去元丰间人，程子曰：“作新人才难，变化人才易。今诸人之才皆可用，且人岂肯甘为小人？在君相变化如何耳。若宰相用之，则为君子。”沈忠敏公与求，再居言路，或疑其悉出范宗尹之党，公曰：“近世人才，视宰相出处为进退，盖习以成风。今当别人之正邪能否而公言之，岂可谓一时所用皆不贤，而使视宰相为进退哉！”嘻！古今脱此局者罕矣。余故谓党之一字，宜论于宰相当路之时，不宜太分别于宰相捐印之后。

魏明帝时，刘放、孙资制断时政，大臣莫不交好，而辛毗不与往来。毗子{肖父}谏曰：“刘、孙用事，众皆影附。大人小降意，不然必有谤言。”毗正色曰：“吾之立身，自有本末。就与孙、刘不平，不过不为三公。大丈夫欲为公而毁其高节耶？”宋孔琳之为御史中丞，劾奏尚书令徐羨之，弟璩之解释琳之，使停其事。琳之不许，曰：“我触连宰相，政当罪止一身。汝必不应从坐，何须勤勤耶？”孝武时，戴法兴、戴明宝、巢尚之三人权重当时，凡所荐达，言无不行。天下辐辏，门外成市。顾顗之独不降意，常以为禀命有定分，非智力可移，唯应恭己守道。而暗者不达，妄意侥幸，徒亏雅道，无关得丧。乃

以其意命弟子原著《定命论》以释之。吕东莱公又言：“凡治事有涉，须平心看理之所在。若其有理，固不可避嫌，故使之无理。若其无理，亦不可畏祸，曲使之有理，政自见得无理。只须作寻常公事看断，过后不须拈出。”说寻常犯权贵取祸者，多是张大其事，邀不畏强御之名，所以彼不能平。若处得平稳妥帖，彼虽不乐，视前则有间矣。然所以不欲拈出者，本非以避祸，盖此乃职分之常。若特然看做一件事，则发处已自不是矣。夫士君子功名淡，祸福轻，知命确，自然不落权贵泥滓中。而更于处权贵之事，心气平，形迹泯，是真不为权贵所动也。

卷九

陆务观云：“吾闻淫畋渔者，谓之暴天物。天物不可暴，又可抉摘刻削，露其情状乎？”文人发露，至于槁死，不能隐伏，天能不致罚也？长吉夭，东野穷，玉川生官不挂朝藉而死，正坐此耳。华阴县民，有以甘露降告县者，县令因出自接之。有道人笑焉，县令怒，械系之。道人曰：“譬如人身，精液流通，可至六七十年。若其寿短促，则漏迸于未死之前矣。此木盖将槁故耳。官人不信，请留我以待明春，此松必不复荣也。”县令如其说，果验焉。然则后生词彩绚烂，宣泄太尽者，盖甘露之类也。客曰：“功名亦然。”

《复斋漫录》云：韩子苍言：“作诗文，当得文人许可，乃自不疑。所以前辈汲汲于求知也。”杜工部云：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”老子云：“知我者希，则我贵。”以此观之，乃知子苍尚未能自信，故匍匐焉求信于人。所谓问津吏过关者，必非曾过关者也。若二老胸中，何曾有如此闹事。

张九龄奖爱李泌，常引至卧内。九龄与严挺之、萧诚善，挺之恶诚好佞，劝九龄绝之。九龄独念严太苦劲，不若萧软美可喜，方命左右召萧，泌在旁率尔曰：“公起布衣，以直道至宰相，顾喜软美者乎？”九龄改容惊谢，因呼小友。范祖禹除右正言，客有言于温公。以公在言路，必能协济事。温公正色曰：“子谓淳夫见光有过不言乎？殆不然也。”夫故人位尊名高，谓之不幸。若使身至宰相，何不幸之有？其病专在不闻过耳。诵莽功德，遂移汉祚。积渐之势，夫岂在多软美之士？可不惧哉！

唐人功名富贵之盛，未有出郭汾阳之上者，然三四传而支胄不复振。及宋庆历四年，访求厥后，得裔孙元亨于布衣中，仅为永兴军助教而已。狄梁公曾孙，飘泊岷汉，干谒王侯。宋相三李，文正公昉、文靖公沆、文定公迪，皆一时名宰，子孙亦相继达宦。乃数世后，渐益萧条。南渡转徙，三裔并居余干，无一人仕版者。而文正、文靖寂绝无闻，尤可太息。至于靖康之变，帝子王孙，官门仕族之家，陷入金虏，没为奴婢，使供作务。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，令自舂米，米得一斗八升，用为糒粮。岁支麻五把，令缉为裘。此外不闻一钱一

帛之入矣。男子不能缉者，终岁裸体。虏或哀之，使之执爨。虽微有暖气，旋出取柴，归坐火边，皮肉脱落。惟喜医人、绣工之类，寻常团坐地上，衬以败席。客至开筵，引能乐者，环列奏技。酒阑客散，各复其初，依旧环坐刺绣，往往馁病，相枕而死。嗟乎！此皆帝王之苗裔，将相之名胄耳，逢时不辰，颠越至此。今遭际太平，生长乐土，虽家徒壁立，而书富五车，白衣一裘，黄齏半瓮。天付儿曹，可谓多矣，我复尚安求哉！其各书一通，以置座隅，以代击壤之乐。

元结刺道州，承兵赋之后，征率烦重，民不堪命。作《舂陵行》，其末云：“何人采国风，吾欲献此诗。”以传考之，结以人困甚，不忍加赋。尝奏免税租，及和市杂物十三万缗。又奏免租庸十余万缗，困乏流亡尽归。乃知贤者所存，不特空言而已。杜子美称之云：“今盗贼未息，得结辈数十公，落落然参错，为天下邦伯，天下少安，可立待已。”夫文人作吏，非厌其烦，则厌其俗。使摘章之士，尽如元次山，孰谓词赋家不可入《循良传》耶？

诸葛亮所与友善者，徐庶。庶本名福，单家子。少好任侠击剑，尝为人报仇，白垩突面，披发而走，为吏所得，问其姓字，闭口不言。吏乃于车上拉柱维磔之，击鼓以令于市廛，莫敢识者。而其党伍，共篡解之，得脱。于是感激，弃其刀戟，更练布单衣，折节学问。始诣精舍，诸生闻其前作贼，不肯与共止。乃卑躬早起，常独扫除，动静先意。听习经业，义理精熟。与石韬、广元相亲爱。熹平中中州兵起，乃与韬南客荆州，因与亮交焉。周处少孤，好驰骋田猎，不修细行，州里患之。处自知为人所恶，有改行之志，谓父老曰：“今岁丰乐否？”答曰：“三害未除。”曰：“何也？”曰：“南山白额虎，长桥下蛟，并子为三。”曰：“若此，吾能除之。”乃入山射虎，没水搏蛟，入吴寻二陆，厉志为善，筑台以读书。任为御史大夫，后死难，谥孝侯。夫千里之驹，性必啍蹶。千人之英，性必趺弛。今轻俊少年，一扞文网，遂为乡愚所嗤骂。然少能折节就规矩，居然便成名士。如不信者，徐元直、周孝侯故是榜样。

冯当世，庆历中以鄂中荐至江，风涛汹涌，几至沉没。春来廷试第一，还过大江，风微浪稳，舟楫安然。公题诗江亭云：“江神也世情，为我风色好。”向敏中拜相，门庭悄然无一人。昌武，向亲也。径入见之，徐贺曰：“今日闻降麻，士大夫莫不欢慰，朝野相庆。”公但唯唯。又曰：“自上即位，未尝降端揆。此非常之命，自非勋德隆重，眷倚殊越，何以至此？”公复唯唯，未测其意。又历陈前世为仆射者，动劳德业之盛，礼命之重。公亦唯唯，卒无一言。既退，复使人至庖厨中，问今日有无亲戚宾客，饮食宴会，亦寂无一人。明日再对，上问：“昨日见敏中否？”对曰：“见之。”“敏中之意何如？”乃以

其所见对，上笑曰：“向敏中大耐官职。”夫向敏中能耐宰相，而冯当世不能耐第一，要是识量不足。若使第一时不夸在人前，则为宰相时定不落人后。宋田况知制诰，因奏事论及政体，仁宗颇以好名为非。况退而著论曰：“人主为社稷计，惟恐士不好名。诚人人好名畏义，何事不立？夫上之取下，亦在作其好名之实而已。好名则畏义，人臣好名，虽未能一一诚于尽忠，亦决不为不忠之事。”蔡襄告其君曰：“忠臣引君当道，论事惟恐不至。若避好名之嫌，则土木之人，皆可为矣。”张忠恕言：“近世险佞之徒，于凡直言正论，率指为好名归过。”夫好名归过，其自为者非也，若首萌逆意厌恶之心，则是今言者望风见疑，此为国之鸩毒也。范纯仁贬武安军永州安置时，因疾失明，闻命怡然就道。或亦谓其好名，纯仁曰：“七十之年，两目俱丧，万里之行，岂其欲哉！但区区爱君有怀不尽，若避好名之嫌，则为无善之路矣。”故曰君子之论人也，当于无过中求有过，不可于有过中求无过。且谏臣拚一死，掷一官，忍谓之过也乎哉！

邵伯温尝论元祐、绍圣之政，曰：“公卿大夫，当知国体。以蔡确奸邪，投之死地何足惜！然既为宰相，当以宰相待之。”哲宗朝，章惇得罪去，朝廷以其父老，欲畀使郡。既中止，范纯仁请置往咎而念及私情。徽宗朝吕惠卿告老，执政欲罪之。纯礼曰：“惠卿尝辅政，其人固不足重，然当存国体。”王安石薨，温公方作相，病中闻之，简吕申公曰：“介甫无他，但执拗耳。凡一切赠恤之典宜厚。”人以为不惟盛德，而且知大体。后世呵詈故相，几等儿童，欲镌秩夺诰，没产发尸。当太平不讳之朝，加以臣子必不忍言之罪，置网弥天，卓锥无地，得无甚乎？昔李公巽奏窦参交结藩镇，上大怒，欲杀参。陆贽曰：“参之贪纵，天下共知。至于潜怀异图，事迹暧昧，若据加重辟，骇动不细。”乃更贬参司马。呜呼！得之矣。

哲宗问：“近相陈升之外议云何？”司马光曰：“升之才智，恐不能临大节而不可夺耳。”昔汉高祖论相，以王陵少戇，陈平可以辅之。平智有余，然难独任。凡才智之士，必得忠直之人，从旁制之。此明主用人之法也。王文正公常与杨文公评品人物，文公曰：“丁谓久远果如何？”对曰：“才则才矣，语道则未。他日在上位，使有德者助之，庶得终吉。若独当权，必为身累。”后谓果被流窜。夫海内才士，诚国家药笼中所不可无。然必如调鹰者，纵之九霄之间，而绦镞在臂。鞚马者，逸之百步之外，而绳络在手。如是而可以御士矣。不然，乌头重堇，苟无以制其性，其不至于杀人者几希。

自古有盛名之士，一为宰相，遂失令闻者。此何以故？曰：“或以廉秽，判若两人。或以恩怨，横遭两舌故也。”崔烈尝问其子钧曰：“吾居三公，于议者何如？”钧曰：“大人少有英称。历位卿寺，论者皆谓当为三公。今登其位

，天下失望。”烈曰：“何为然也？”钧曰：“论者嫌其铜臭。”宋神宗新用文、富为相，自以为得人，谓庞庄敏曰：“富弼万口同词，皆云贤相也。”公曰：“富弼顷为枢密副使，未执大政，朝士大夫未有与之为怨者。故交口誉之，冀其进用，而已有所利焉。稍拂之，则向之誉者，将转而为谤矣。此陛下所宜深察也。”然则宜何如？斥苞苴，则人服无私，而位望自重。避权势，则人不归恩，而怨讟亦轻。

司马温公作相日，亲书榜揭于客位曰：“访及诸君，若都朝政阙遗，庶民疾苦，欲进忠言者，请以奏牒闻于朝廷。光得与同僚商议，择可行者进呈，取旨行之。若但以私书宠喻，终无所益。若光身有过失，欲赐规正，即以通封书简，分付吏人令传入，光得内自省讼，佩服改行。至于整会官职差遣，理雪罪名，凡干身计，并请一面进状，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。若在私第垂访，不核语及。光再拜咨白。”宋初执政，私接宾客有数，庶官几不复可进。自王荆公欲广收人材，于是请以品秩高卑皆得进谒，然自是不无夤缘干求之私。进见者既不敢广坐明言其情，往往皆以送客时罗列于庑下，以次留身叙陈而退，遂以成风。蔡鲁公喜接宾客，终日酬酢不倦。宾客少间，则必至子弟学舍，与其门客从容燕笑。蔡元度禀气弱，畏见宾客。每不得已，一再见，则啜茶多，退必呕吐。尝云：“家兄一日无客则病，某一日见客则病。”夫宰相弹压百辟，平章万几，朝参而后，冲冲往来，却与宾客书札，分他一半，疲精神，褻体统。满门车骑，则太浓，寻常寒暄，则太淡。若欲相业光明，必须痛除俗套。盖士风正，则宜有吐哺之周公。私谒多，则宜有谢客之司马。

滕达道为范文正公门客，文正奇其才，谓他日必能为帅，乃以将略授之。达道亦不辞，然任气使酒，颀颀公前，无所顾避。久之，犹遨游无度，侵夜归，必备酒。文正虽意不甚乐，终不禁也。一日伺其出，先坐书室中，荧然一灯，取《汉书》默读，意将以愧之。有顷，达道自外至，已大醉，见公长揖，曰：“读何书？”公曰：“《汉书》。”即举手攘袂曰：“高皇帝何如人也？”公微笑，徐引去。然爱之如故。陕西豪士刘易，多游边，喜谈兵。宝元、康定间，韩公宣抚五路，荐之，赐处士号。易善作诗，韩公为书石。或不可其意，则发怒洗去，魏公欣然再书不惮。狄青每燕设，易喜食苦马菜。不得之，即叫怒无礼。边城无之，狄为求于内郡。后每燕集，终日唯以此菜啗之。易不能堪，方设常馔。夫狄武襄出于口，不若范文正公出于诚。要之，驾驭英雄，为将相者如此，俱少不得。

宣和时，傅忠肃公察，为接伴使。时金人已渝盟，公至燕山，闻干离不入寇，或劝其毋遽行，公曰：“衔命而行，闻难而止。若君命何？”遂去不顾。陈忠肃公过庭，当金人再犯京师，议割两河，须大臣皆行。聂昌、耿南仲皆以事

辞，公曰：“主忧臣辱，臣愿效死。”钦宗挥涕叹息，遣之。壮哉！两忠肃也。苟有闻二公之风者，则奉使渡海，必不捐印而还。遣勘出关，自当膏车而去。庶几所谓东西南北，惟上所使者欤？

杨升庵云：“大抵人自情中生，焉能无情？但不过甚而已。”宋儒云：“禅家有为绝欲之说者，欲之所以益炽也。道家有为忘情之说者，情之所以益荡也。圣贤但云寡欲养心，约情合中而已。”朱良矩尝云：“天之风月，地之花柳，与人之歌舞，无此不成三才。”戏语亦有理也。

靖安李少师，虽居贵位，不以威重隔物。与宾僚饮宴谈笑，曲尽布衣之欢，亦不记人过失。尝一日宴散，有人言：“昨饮大欢。”公曰：“今日言欢，则明前之不欢。无好恶，一不得言。”吕晦叔平章军国时，门下因语次，或曰：“嘉问败坏家法可惜。”公不答，客愧而退，一客少留，曰：“司空尚能容吕惠卿，何况族党。此人妄意迎合，可恶也。”公又不答。既归，子弟请问二客之言何如，公亦不答。夫大臣顰笑，所系不浅。宾客探听于外，仆隶窥伺于内。甚则子孙亲族，窥其议论之是非，意旨之好恶，以因缘为奸者。故藏垢纳瑕，特其一事。若器宇深沉，终身不见喜怒之色，尤宰相所当练习也。岂特宰相，凡居要路者，皆当以李少师、吕晦叔为法。

卷十

《宋史》云：“苏轼喜谐戏，程颐以礼法自持。轼谓程颐不近人情，每加玩侮，以至成隙，立党交章互诋。”《世说》：高座道人，在丞相坐，恒偃卧。见卞壶，肃然改容，曰：“彼是礼法人。”壶不贤于颐，而能以礼法使人见重。刘整恃才纵诞，服饰诡异，无所拘忌。尝行造人，遇蔡克在坐，整终席惭不自安。整不贤于东坡也，而能以礼法重人。此二事可以定程、苏两先生之是非矣。司马君实、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，子厚每以谗侮困君实。君实苦之，求助于苏公。公见子厚曰：“司马君实时望甚重。昔许靖以虚名无实，见鄙于蜀先主。法正曰：‘靖之浮誉，播流四海。若不加礼，必以贱贤为累。’先主纳之，乃以靖为司徒。许靖且不可慢，况君实乎？”公知处君实而不知处程先生，岂程先生疾公无礼法，亦无处公地耶？东坡与伊川，犹温峤之于卞壶也。《晋书》云：“温喜慢语，壶以礼法自居。”而二人各相得也。当时恨无以此告之者，告之则苏罢输攻，程弛墨守。

司马温公在洛下，与诸故老时游集，相约酒行、果实、食品皆不得过五，谓之真率会。子瞻在黄州，与邻里往还。子瞻既绝俸，而往还者亦多贫，自言有三养，曰安分以养福，宽胃以养气，省费以养财。叶石林云：“山居饌具不时得，吾又不能多饮，乃兼取二者而参行之。”戏以语客曰：“古者行宾客之礼，有燕有享，而享其杀也，施之各有宜。今邂逅而集者，用子瞻以当享。非时

而特会者，用温公以当燕。遇所当用，必先举以告客。虽无不笑，然亦莫吾夺也。”近如吴越之俗，水陆餽飧，至客散而饌不止。使司马、东坡见之，当推案不食矣。

管宁、华歆锄菜见金，管挥锄，与瓦石不异。华捉而掷去之。时议以此定其优劣。浮屠师宗杲，宛陵人。法一，汴人。相与为友资，皆豪杰，负气好游，出入市里自若。已乃折节，同师蜀僧克勤。相与磨礲浸灌，至忘寝食。遇中原乱，同舟下汴，杲数视其笠。一怪之，伺杲起去，亟视笠中，杲有一金钗，取投水中。杲还，色颇动。一叱之曰：“吾期汝了生死，乃为一金动耶？吾已投之水矣。”杲起，整衣作礼曰：“兄真宗杲师也。”交益密，于戏！世多诋浮屠者，然今之士，有如一之能规其友者乎？藉有之，有如杲之能受者乎？且功名之事，亦菜中金、笠中钗也。世情扰扰，我不敢望以管宁。若回首风尘，豪杰自命，则华歆之掷，法一之投，尚可救得一半。

今边鄙多事，则苦兵不足；不足，则调客兵；客兵不驯，则又转思他募。兵愈多，而其性愈横而不可制。此不知驾驭客兵之头领耳。《献帝记》曰：“李傕时召羌胡数千人，先以御物缯彩与之，又许以宫人妇女，欲令攻郭汜。羌胡数来窥省门，曰：‘天子在中邪？李将军许我宫人美女，今皆安在？’帝患之，使贾诩为之方计。诩乃密呼羌胡大帅饮食之，许以封爵重宝，于是皆引去。今由此衰弱。”唐回纥还国，恃功恣睢，所过皆剽伤。州县供饩，不称辄杀人。李抱玉将馈劳，宾介无敢往。马燧自请丰办具，乃先赂其酋，与约得其旗章为信，犯令者得杀之。燧又取死囚给役左右，小违令，辄戮死。虏大骇，至出境无敢暴者。此二事可为驾驭客兵之法。

房太尉家无半臂。崔枢夫人，妇妾不许时世妆。刘丞相摯，家法俭素，闺门雍睦。凡冠巾衣服制度，自其先世以来，常守一法，不随时增损。故承平时，其子弟杂处士大夫间，望而知其为刘氏也。数十年来，衣冠诡异，虽故老达官，亦不免从俗，与市井谖浮略同，而不以为非，此何理耶？

常袞辞赐饌，时议以为袞自知不能，当辞位而不当辞禄。张文瓘在禁近，同列以堂饌丰余，欲少损。文瓘曰：“此天子所以重枢务，待贤才也。若不任职，当自引避，不宜节减，以自取名。”近年两宫三殿火灾，阁部而下，无不预捐一年俸者。有一大臣云：“本职去志已决，无俸可捐。”是为得体。

荀攸深密，有智防。自从太祖征伐，常谋幕帷幄，时人及子弟，莫知其所言。攸姑子辛韬，曾问攸说太祖取冀州时事，攸曰：“佐治为袁谭乞降，王师自往平之。吾何知焉？”自是韬及内外，莫敢复问军国事。晏公殊，既以道德文章佐佑东宫，真宗有所谘访，多以方寸小纸细书问之，由是参与机密。有所对，必以其稿进，示不泄。其后悉阅真宗阁中遗书，得公所进稿，类为八十卷

，藏之禁中，人莫之见也。后世有秉揆大臣，弼赞兵谋，漏泄诏旨，以至为小臣所持，仰干廷威，削籍还里。语曰：“机不密，则祸随之。”其是谓欤？虽然，更有一说。昔郑絪为门下侍郎，朝廷以卢从史与王承宗有连，诏从史归潞。从史辞潞乏粮，请留军山东。李吉甫密谮絪漏言于从史，帝怒，坐浴堂殿，召学士李绛语其故，绛曰：“诚如是，罪当族。然谁以闻陛下？”帝曰：“吉甫为言。”绛曰：“絪任宰相，稍稍识名节，不当如犬彘梟獍，与奸臣外通。恐吉甫势轧内忌，造为丑辞。”帝良久曰：“吉甫几误我。”

刘静修曰：“天生此一世之人，而一世事固能办也。”盖亦足乎己，而无待于外也。岭南多毒，而有金蛇、白药以治毒。湖南多气，而有姜、橘、茱萸以治气。鱼、鳖、螺、蚬，治湿气而生于水；麝香、羚羊，治石毒而生于山。盖不能有以胜彼之气，则不能生于其气之中。而物之于是气生者，夫固必使有用于是气也。犹朱子谓天将降乱，必生弭乱之人以拟其后。以此观之，世固无无用之人，人固无不可处之世也。无论上古，如我朝土木之变，则生于忠肃。宁藩之变，则生王文成。有是病，才有是药。有是乱，才有是人。如今亦不乏贤才，只是庸医多，不能拈着一味好药耳。

明皇开元初，资格未废之际，以苏颋之能，明皇欲大用，必问宰相：“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书，其果宜乎？”宰相以为惟贤是用，何资之计。明皇乃敢从之。李元紘之才，公卿交荐，籍甚，明皇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书，斯未为骤进也。然宰相以其资薄，止拜侍郎。及其惑林甫之奸，欲相牛仙客，则自河湟使典擢班尚书，遂不复计资。而九龄虽惓惓尽忠，援故事而且不听矣。明皇即政之初，其资格虽毫厘必计；及其终也，虽颠倒不恤。岂非资格一废，彼固得以肆情而无忌耶？宋朝李定，以资浅入台事，宋敏求不奉诏，苏颂又不奉诏。盖资格已定，非特臣子无所容其攀缘，即人主不得恣其爱憎。故曰上有道揆，下有法守。虽然，亦非定论。丁文简公度，为学士累年，以元昊叛，仁宗因问：“用人守资格，与擢材能孰先？”丁言：“承平无事，则守资格。缓急有大事、大疑，则先材能。”此又可以救资格一定之弊。

苏峻渡江，司马流之守江滨，忽闻其至，当食，不知口处。人事真有尔者，流何足语此，彼但直畏怯耳。然庾亮本以召峻自任，乃以流当冲，其不亡何待。刘玄德是何等气宇人，与鲁肃议借荆州，忽闻震雷，遂失匕于地。凡此，皆气不足也。尝读陆游札子云：“臣伏读御制苏轼赞，有曰：‘手扶云汉，干造化机。气高天下，乃克之为。’呜呼，陛下之言，典谟也。轼死且九十年，学士大夫徒知尊诵其文，而未有知文之妙，在于气高天下者。今陛下独表而出之，岂惟轼死且不朽，所以遗学者顾不厚哉！然臣窃谓天下万事，皆当以气为主，轼特用之于文尔。赵普气盖诸国，故能成混一之功。寇准气吞丑虏，故能成

却敌之功。范仲淹气压灵夏，故西讨而元昊款伏。狄青气慑岭海，故南征而智高殄灭。至于韩琦、富弼、文彦博之勋劳，唐玠、包拯、孔道辅之风节，大抵以气为主而已。盖气胜事则事举，气胜敌则敌服。勇者之斗，富者之博，非有他也，直以气胜之耳。故文章功业，皆以养气为第一义。”

贾淑性至险害，邑里患之。林宗遭母丧，淑来修吊。既而孙威直后至，见林宗受恶人吊，不进而去。林宗遽追谢曰：“贾子厚诚实凶德，然洗心向善，仲尼不逆互乡，故吾许其进也。”后淑感愧，终成善士。中常侍张让父死，归葬颍川。虽一郡毕至，而名士无往者，让耻之。陈实独吊焉。及诛党人，让以实故，多所矜宥。夫林宗受吊，感悟凶顽。太丘吊人，全活善类。故虺蛇革其毒性，鸱鸢怀以好音，只是看转旋手段何如耳。虽然，未造两先生手段，莫学带水拖泥，且防堕坑落堑。

昔道士侯道华喜读书，或问其意，答曰：“天上无凡俗神仙。”后果腾举而去。吕洞宾、陈抟、驾元、施肩吾皆本书生。近岁有譙定、雍孝闻、尹天民，亦皆以儒士得道。定今百二十余岁，故在青城山中采药。道人有见之者，读《易》尚不辍也。夫身作神仙，尚不废书。乃知住世出世，但少学问不得。不然，凡俗子胸中，数斛俗气，何时净耶？黄山谷云：“子弟诸病皆可医，惟俗不可医。”余谓不然，医俗病者，独有书耳。

陆游《上执政书》，云：“某小人，生无他长，不幸束发有文字之愚。自上世遗文，先秦古书，昼读夜思，开山破荒，以求圣贤致意处。虽才识浅暗，不能如古人迎见逆决，然譬于农夫之辨菽麦，盖亦专且久矣。原委如是，派别如是，机杼如是，边幅如是，自六经左氏离骚以来，历历分明，皆可指数，不附不绝，不诬不紊，正有出于奇，旧或以为新，横骛别驱，层出间见。每考观文词之变，见其雅正，则纓冠肃衽，如对王公大人。得其怪奇，则脱帽大叫，如鱼龙之陈前，梟卢之方胜也。”陆游又《上辛给事书》，云：“某闻前辈以文知人，非必鉅篇大笔，苦心致力之词也。残章断稿，愤讥戏笑，所以娱忧而舒悲者，皆足知之。甚至于邮传之题咏，亲戚之书牋，军旅官府仓卒之间符檄书判，类皆可以洞见其人之心术才能，与夫平生穷达寿夭。前知逆决，毫芒不失，如对棋枰而指白黑，如观人面而见其目鼻，总不待思虑搜索而后得也，何其妙哉！故善观晁错者，不必待东市之诛，然后知其刻深之杀身。善观平津侯者，不必待淮南之谋，然后知其阿谀之易与。方发策决科时，其平生事业，已可望而知之矣。”由前言之，必如此方是诵读文字法。由后言之，必如此方是赏鉴文字法。

吕申公晦叔当国时，尝籍记人才已用未用姓名，事件当行已行条目，谓之掌记。闻之前辈云：“我朝杨文贞公士奇当国时，亦有手摺子，书知府已上名姓

，怀之袖中，暇即展阅。”余尝谓秀才时，不可有帐簿，有则能俗人；治天下不可无帐簿，无则能失人。

御史胡紘，尝谒晦庵朱先生于建阳山中。先生饭以脱粟，紘怒其不近人情，物色经年，条其过失，与太常少卿沈继祖共诋文公十罪。林栗论先生时，其友人止之，谓：“朱待制当今圣贤，何仇而必欲痛诋。”林曰：“吾但见其面貌可憎。”此二事所谓其不善者恶之，于公何损。王文成公，少方太古处士一岁，而以闻道早，处士亦严之。其过钱塘也，处士出脱粟蔬簋，享文成为饱。明日报如处士，处士正色曰：“野人为野具固当，公彻侯也而野具，得无非人情耶？”文成礼谢之。陆放翁作司马温公《布被铭》云：“公孙丞相布被，人曰诈。司马丞相亦布被，人曰俭。”布被可能也，使人曰俭不曰诈，不能也。要知淡泊者，必为浓艳人所疑；检束者，必为放肆子所怒。君子不可以此处变节，亦不可不于此处进一浑融。曰太上，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。其次，黄叔度使人鄙吝尽消。

李琼娶妻有子，而移居母之室，夜常十余起。母每谕之，曰：“汝年来筋力颇惫，盍求婢以给侍我，免汝之劳苦。”琼曰：“凡母之所欲，不亲经手，意如有失。”其母遂不之强。以是家人无敢怠惰。张用闻其至孝，因与之卜邻而居。熙宁初，有朝士集于相蓝之烧院，俄有一人未至，问之，则王元泽也。时荆公方有召命，众人问：“舍人不坚辞否？”泽言：“大人亦不敢不来，然未有一居处。”众言：“居处固不难得。”元泽曰：“不然，大人之意，乃欲与司马十二丈卜邻，以其修身齐家，事事可为子弟法也。”语曰：德不孤，心有邻。